



淺說談因

—佛經故事集—

尤雪行 編著
池中生 翻譯

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

一切佛經，及闡揚佛法諸書，無不令人趨吉避凶，改過遷善。明三世之因果，識本具之佛性。出生死之苦海，生極樂之蓮邦。讀者必須生感恩心，作難遭想。淨手潔案，主敬存誠。如面佛天，如臨師保。則無邊利益，自可親得。若肆無忌憚，任意褻瀆。及固執管見，妄生毀謗，則罪過彌天，苦報無盡。奉勸世人，當遠罪求益，離苦得樂也。



「以人食羊。羊死為人。人死為羊。如是乃至十生之類。死死生生。互來相瞰。惡業俱生。窮未來際。」

「汝負我命，我還債汝。以是因緣。經百千劫。常在生死。」

楞嚴經



心安茅屋穩，性定菜根香。

《淺說談因——佛經故事集》序

「因果」二字，究竟蘊含多少智慧哲理，何以佛教入門，總是先以因果報應勸諫人呢？世人自尋苦惱，總歸看不透因，勘不破果，所以一旦受苦，就知道怨天尤人，而不知反躬自省。如果人人信因果、懂因果，遭遇困境時知道要檢討改過，心生惡念時知道懸崖勒馬，那天下太平的日子還會遠嗎？民國二十一年，演本法師以《談因》一書引導我們掌握因果的脈絡，而本書即是建構在《談因》的基礎上，以所有年齡層民眾為對象所出版的二次翻譯佛經故事。

《談因》的作者演本法師出生於一八七二年，是江蘇無錫人，俗名尤雪行，字惜陰，又稱惜陰居士。法師出生於書香世家，年輕時曾經中過秀才，其後任職於報社，也因此輾轉參與了革命。後來他與友人合夥種植棉花，卻因為不堪蝗蟲肆虐，只好放了一把火，讓棉花與蝗蟲同歸於盡。這一把火，同時是危機也是轉機，雖然燒掉了農場，卻也激起了慈悲心，讓他從此皈依佛教，作了弘一大師的同門師兄弟。



民國十年，幾位佛學巨擘齊聚上海，合力組織了世界佛教居士林，包含聶雲台、丁福保、黃涵之、施省之、范古農、朱慶瀾、關炯之、李圓淨，以及本書的作者演本法師等，都是當時的發起人。上海佛教居士林的成立，促成了許多劃時代的佛學出版品問世，而《談因》就是其中之一。

演本法師在居士林擔任主編期間，陸續編寫了幾本佛教入門書籍，例如《談因》、《法味》、《佛教故事淺說》與《了凡四訓注釋》等，這些淺顯易懂的佛教故事在當時廣受歡迎，也為初學佛之人奠定了堅實的信心。至於為什麼要將寫作重心放在佛教故事上，法師在《談因》的前言中也給了我們答案：為初發心人示出路，堅戒行。因為學佛之前，先要深信「因果」。

《談因》所輯錄的三十六個故事皆出自佛經，原文雖然富含深意，卻也因為文體與特有的佛教名詞，而使讀者備感艱澀難懂。民國二十一年，《談因》在弘一大師的促成下出版成書，透過演本法師的改寫，這些千年前的故事與角色得以再一次受到世人的重視，而世尊傳道說法的

畫面，也彷彿近在眼前。然而，將近一個世紀後的現在，我們與民國初年文白參半的語言又產生了隔閡，因此高雄淨宗學會委託末學，著手進行《淺說談因——佛經故事集》的翻譯工作，希望能讓讀者拋開文字上的負擔與壓力，放鬆心情閱讀故事，領受佛經中的甘露法味。

末學憑著一點淺薄的學識，忝為譯者，初次翻譯佛經故事，更是戰戰兢兢，深怕曲解前人深意，因此文意的脈絡理解上如有疏失錯漏，還望諸君大德不吝指正。另外，還要感謝高雄淨宗學會的編輯與出版組，沒有他們的鼎力協助，就沒有此書的問世。最後，也敬祝各位讀者三寶加持，福慧增長！

歲次甲午池中生謹識



淺說談因 [目錄]

一、捨身飼虎	1
二、愛子死蛇	1
三、魚怪陷泥	7
四、兔王投火	1
五、循環殺業	4
六、降服睡魔	1
七、醜女易形	5
八、大悲海屍	5
九、金錢僧史	9
十、薛荔王談	3
十一、神童失笑	1

十二、海若現形	6
十三、人藥醫王	7
十四、佛陀恩主	7
十五、割肉報恩	8
十六、化身涉訟	8
十七、頑牛成佛	9
十八、蠱女破迷	0
十九、變形拔友	1
二十、施血度生	2
廿一、獻花受福	2
廿二、忍辱成真	3
廿三、賣貧脫罪	3
廿四、施毯沐恩	4



廿五、佛指勝業	153
廿六、婦舌厲階	165
廿七、深心契道	175
廿八、妄語生災	180
廿九、貪人惹禍	186
三十、瞽者開明	193
卅一、一般奉佛	206
卅二、五種勝因	209
卅三、昏睡制止	211
卅四、罪福報應	216
卅五、因憐受苦	225
卅六、轉女為男	231

淺說談因

佛經故事集

尤
中 雪
生 行
● ●
翻 編
譯 著



淺說談因

佛經故事集



假令盡壽命。勤事天下神。象馬以祀天。不如行一慈。

法句經

一、捨身飼虎

（出《佛說菩薩投身餓虎經》）

釋迦牟尼佛未成道以前，某一世為乾陀摩提國的太子梅檀摩提；他的父王名叫乾陀尸利，母后是差摩目佉。雖然他們的國家幅員遼闊，擁有豐饒的物產與資源，但是太子對於錢財名位一點兒也不留戀，只喜歡遊歷各處名山大川，訪求得道的高人。當時有一位證得五神通的勇猛聖師^①，帶領五百位弟子在深山中修禪行道，立志要教化天下人修善，太子在一次機緣巧合下聽聞勇猛聖師說法，內心受到很大的啟發，於是便決定拜他為師，隨同聖師的諸位大弟子長住山中，依法起修。由於太子歷劫苦修，根基相當深厚，因此雖然入門晚了些，但是對於聖師所示的一切妙諦，總是能心領神會，不落人後。

那年冬天，山谷下一隻母虎新產了七隻幼虎，不巧碰上連日大雪，四周刮著陣陣寒風，母虎害怕幼子被凍死，只好將牠們護入懷中，強忍著寒意臥在雪地上，一步也不敢離開。可是無情的大雪不斷落下，一點兒也沒有要止住的跡象；又過了三日，飢寒交迫的母虎狂性大發，一度



張口要將懷中幼兒給吞食下肚，好在本能的母性及時喚醒了牠的良知，才避免掉一場骨肉相殘的悲劇。

當時聖師與弟子早已證得幾種神通，因此不出石室，也能得知母虎所遭遇的困境；甚至連母虎心中一閃而過的食物之念，也逃不過他們的眼睛。於是聖師就將弟子們召集起來，問他們：「有誰自願捨身救濟那頭母虎？」這時，只見眾弟子低頭沉默不語，唯有太子一人欣然答應道：「善哉善哉！今天這樁機緣正好讓弟子得償宿願。」說完，太子就推門而出，頭也不回地向懸崖走去。到了懸崖上，他居高臨下，看見谷底母虎緊抱著幼子縮成一團，幾乎要被大雪掩埋過去，這樣的畫面再度刺激了太子的大悲心，使他再無一絲畏懼。

身心兩忘的太子在懸崖上入定，立即證得無生法忍^②，照見自己在過去無數劫中，所作過一切慷慨捨身的義行。他出定後，回到聖師與五百弟子面前道別，他說：「我今日捨身飼虎，是成就無上功德，願眾人心生歡喜，不要為我的逝去感到悲傷。」聖師問他：「太子修學佛法的日子並不長，知見也尚未成熟，為何突然發願捨身？」太子答道：

「弟子於無量劫以前曾經發下誓願，為救濟天下苦難眾生，願捨身千次。時光荏苒，如今弟子已捨過九百九十九身，今日再捨此身，即可以滿足宿世以來的誓願。還望聖師隨緣歡喜！」聖師聞言告訴他：「太子志願高妙，無人能及，必先眾人一步成佛。願你成佛以後，不要忘了度化我們。」隨後聖師便帶領五百弟子到懸崖上為太子送行，一路上，眾人都垂著頭默默掉淚，不敢哭出聲音。

當時有一位名叫富蘭的長者，帶著本地善男信女五百人，冒著風雪上山，為聖師一行人送來齋食。他們聽聞太子要犧牲自己餵食母虎的消息，一個個都抽抽噎噎地哭了起來；富蘭長者連忙帶他們趕到懸崖上，送太子最後一程。

太子見懸崖上聚集了大批為他送行的信眾，很是欣慰，於是當場發下大誓願：「我今救度苦惱眾生，願此捨身功德助我早證菩提，得常樂我淨^{註③}如來法身。令世間一切有情未度的得度，未解的得解，未安的得安。我現在寄身在這副臭皮囊中，不僅九孔^{註④}常出穢物，更不時受到地水火風四大毒蛇般的支配，感得色受想行識五蘊熾盛所苦；我的肉身內



儲滿了煩惱苦趣諸般惡毒，在六道裡徘徊不止，然而每經歷一次輪迴，就忘記從前的教訓，成天追逐色聲香味觸上的種種享受，不思行善，不知積德，命終以後不免要下墮到地獄，受無量苦。所以往後各位對待自己那副虛幻不實的肉身，只應令它受苦，不應使它得樂。」

太子接著又說：「今日我以肉身救拔餓虎，父王與母后見到我所遺留下來的舍利骨，必定會為我造塔註⑤。我在此發願，今後凡是宿世業障纏身，久病不癒者，只要來到我的塔處至心供養，無論病情輕重，百日之內必得痊癒。此言決無半分虛假，請諸天降下香花，為我作證。」太子語畢，空中隨即降下一陣曼陀羅花雨，大地也隨之震動。眾人見到如此殊勝異相，紛紛雙手合十，心生歡喜。

接著，太子解下身上衣物，纏繞住頭部與雙眼，隨即就往崖下縱身一跳。母虎發現天上降下一具菩薩肉身，立刻撲了上去，不一會兒功夫就將太子吃到皮肉不剩，只留下一副骨頭了。此時站在崖上的一千多人，眼睜睜看著太子被餓虎吞食，再也忍不住放聲大哭，哭聲在整座山中迴盪不已，現場氣氛相當哀戚。有人悲憤到頻頻搥胸，有人幾乎暈厥

在地，有人趁此機會修行禪定的功夫，也有人跪在地上磕頭懺悔。天上的聖眾們受到感動，同時發無上菩提心，一面演奏天樂，一面燒香散花供養太子，口中還唱道：「善哉！摩訶薩埵！不久以後，必定成佛。」此時，五百位弟子同時發心，皆得大歡喜；而勇猛聖師也同時證得無生法忍。

隔天，國王與王后派遣使者上山，為太子送來補給品，但是使者來到石室，卻不見太子蹤影，只見到他的衣裳及一些日常用品，孤零零地擺放在房間。更奇怪的是，太子的同學們個個都淚流滿面，不發一語；勇猛聖師則是垂頭喪氣地靠在桌子上，領口被眼淚給沾濕了一大片。使者雖然察覺情況有異，但是眾人三緘其口，他一時間無法問出實情，只好將帶來的食物分配下去，並迅速返回皇宮，將他在山上的所見所聞稟報王后。

王后接到消息，臉上頓時失去血色，她扶著椅子，喃喃自語道：「不好了！我兒一定是遭逢了什麼變故！」她顧不得儀態，急急忙忙奔向國王寢宮哭訴；誰知道國王一聽，腦海中一陣天旋地轉，就從床上跌



了下來。過了很久，國王總算清醒過來，這時許多臣子都聚集到國王面前勸慰他，請他不要放棄希望，再加派人手入山搜尋太子的蹤跡，或許能夠有所斬獲也不一定。

由於這件事非同小可，因此國王最後決定親自帶領王后與後宮妃嬪、文武百官冒雪入山，然而才到半途，就遇上富蘭長者帶領五百位信眾前來迎接。富蘭長者含著淚稟告國王：「太子昨天捨身跳下懸崖，用自己的肉身來餵飽餓虎，現在只剩下一些骨頭散落在原處了！」他說完隨即調頭，為國王與王后帶路。當他們來到懸崖下方，眾人忍不住放聲大哭，剎那間，整座山谷被這股悲感的氣氛所籠罩，似乎連山河也為之失色，天地也為之同悲。國王與王后趴在太子的屍骨上，心痛到幾乎暈厥過去；太子妃則跪在地上，緩緩地挪動雙膝爬到太子面前，她一面溫柔地為太子梳理頭髮，一面聲淚俱下地吶喊：「我寧願自己粉身碎骨，也不願我的丈夫這樣慘死！」大臣見他們哭得死去活來，趕緊出面安慰，他說：「太子發大菩提心，用自己的肉身布施，救度苦惱眾生，他這樣慷慨赴死，全然是出於自願，既不是意外死亡，更不是遭遇橫禍，

我們應該收拾悲傷的情緒，好好供養他、祝福他才對。」

國王聽他說的很有道理，於是就強忍傷痛將心情整頓好，並派人整理太子的遺骸，找到山外一塊平坦的空地，用上等的旃檀木淋上酥油，將太子就地火化。之後，國王下令收取太子舍利，在當地建立起一座七寶塔，用各種寶物將塔裡塔外都裝飾得美輪美奐，並在方圓十里內種植花果、設置流水與浴池，更不時派駐歌伎來此演出，使七寶塔日日夜夜都受到供養與讚歎。

按：身體是罪惡的淵藪，也是包藏一切苦難的禍窟；執著有我是貪念的根本，更是一切憂患的源頭。眾生自私自利，所以萬劫以來沉淪苦海；菩薩能夠捨身救眾，因此常受諸天敬仰。唉！真要說起來，世間又有幾人能真正放下我執，捨身救人呢？依我觀察，能夠拋棄性命的人雖多，但不是為了財富，就是為了色慾；不是為了虛名，就是因為一時衝動，甚至是為了一切嗜好一切塵沙煩惱，可以連性命都不要。生生世世以來，我們捨卻了算不盡的性命，然而到了這一生，仍



然是一樣的迷惑顛倒，每天八萬六千四百秒中，沒有一刻不生妄念，沒有一時不生變遷，剎那剎那間，又不知捨卻了多少性命。世間生滅無常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悄悄地變化，我們身處其中，就好像接受古代凌遲的酷刑，雖然一次只從身上割取下一小片的肉，然而時間一長，終究是體無完膚，性命垂危。孔子說：「克制自己的行為，使一切舉止都不失於禮，這就是仁的表現。」又說：「仁人志士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，也要恪守仁義的原則。」老子也說：「我現在之所以有這麼多憂患煩惱，都是我這副軀殼所引起的；如果我沒有身體，又怎麼會有生老病死種種憂愁呢？」孔子與老子都有這樣的覺悟，也難怪他們能出類拔萃，不同於凡人！佛菩薩大徹大悟，無私無我，對天下萬物一視同仁，在一念間就立下大誓願，決定要捨身千次來救度眾生，這真是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的殊勝功德。只可惜有些凡夫見了，仍舊不免說三道四，他們質疑佛菩薩哪裡不去救度，偏偏要捨身去救一隻畜生。更說老虎是殺人不眨眼的猛獸，讓牠活下來究竟有什麼好處？其實，佛菩薩的心中早已不存在人類與畜生的區別，因為他知道

一切眾生都是平等的，只不過因為業報成熟了，分別投生到六道中，而產生外型上的不同。佛菩薩藉由自己仁恕聖潔的肉身來餵飽猛虎，將牠的暴戾之氣轉化為慈悲的胸懷，消滅牠的殺機，使牠成為聖獸，這樣度餓虎為菩薩的舉動是多麼大慈大悲啊！當時佛菩薩度的雖然是一隻老虎，但是卻同時在大千世界中樹立起難捨能捨的典範，間接影響了一切回心轉業、從善如流的眾生；如此一來，不等同於是他親手度化了眾生嗎？這真是不可思議的善因啊！但願有緣展讀此書的各位賢哲大德，用你們敏銳的觀察力，繼續閱讀以下各篇故事，不但能幫助各位障礙消除，疑惑盡散，更能增長智慧與善心。往後各位用其中得來的智慧，再去觀察塵世間的種種禍福果報，以及從前所不能透徹的各類疑難雜症，必定能像庖丁解牛一般，得心應手，所到之處全然無所障礙。

註① 聖師：即彌勒菩薩前身。

註② 無生法忍：真智安住於無生無滅之實相理體而不動，謂之無生法忍。即不起



心、不動念的高級禪定境界。

註③ 常樂我淨：指如來法身所具有之四德。常，謂如來法身其體常住，永遠不變不遷；樂，謂如來法身永離眾苦，住於涅槃寂滅之大樂；我，謂如來法身自在無礙，為遠離有我、無我二妄執之大我；淨，謂如來法身離垢無染，湛然清淨。

註④ 九孔：兩眼，兩耳，兩鼻及口，大小便之九處也。又名九入，九漏，九瘡。

註⑤ 塔：奉安佛物或經文，又為標幟死者生存者之德，埋舍利、牙、髮等，以金石土木築造，使瞻仰者。

二、愛子死蛇

（出《佛說五無返復經》）

釋迦牟尼佛住世的時代，有位婆羅門教修士聽聞舍衛國人多慈多孝、明經達理，於是便帶著一顆仰慕的心，遠從羅越祇國來到舍衛國求道。

這天修士剛抵達舍衛國境內，看見一對父子在耕田，不巧犁頭擊中了田裡的蛇窟，竄出的毒蛇一口咬在農夫兒子身上，使他立刻失去了意識。修士正自替他感到著急，不料那位老農卻表現得若無其事，只顧著繼續耕田，錯過了搶救的時機。稍後，老農注意到兒子橫死在地，卻還是依然故我，冷淡的情緒與修士的焦急形成一股強烈的對比。修士對此感到很詫異，於是上前詢問老農：「敢問這是哪戶人家的孩子？」老農說：「他是我的親生兒子。」修士聽了，忍不住怒氣沖沖地質問老農：「既然是你的兒子，為什麼你一點兒也不難過，反倒置身事外繼續耕地？」沒想到老農卻這樣回答他：「萬物有成住壞空，人有生老病死；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這都是亙古不變的真理。難不成我跪在地上心碎



痛哭，或是難過到吃不下飯，睡不著覺，就能為死者帶來助益嗎？閣下看似正要入城，我家就住在城東某處，勞煩您替我轉告家人，說我的兒子已經身故了，今天只需送我一人午飯來。」

修士一邊往城東走去，心裡頭一邊想：「這老農究竟是怎麼回事，親生兒子死在自己面前，竟連半滴眼淚也不掉，只記得要吃飯，未免太過冷酷無情！」正思索間，已然來到老農家。他見到老農的妻子前來應門，就告訴她：「令郎在田裡不幸被毒蛇咬死了，可是不知道為什麼，妳的丈夫絲毫沒有悲傷不捨，只囑咐我傳口信給妳，要妳今天中午送一人份的午飯過去。」他這樣說，自是有意看對方的反應，想不到老農的妻子卻冷靜地開導他：「兒女與父母的緣分，就好比是旅店的主客一樣，只因有緣才短暫相聚在一起；客人上門的時候我們不會拒絕，他們要離開時，我們既不干涉，也不留戀。人與人之間的業緣有一定的時限，說穿了，緣分盡了，就是分別的時刻，如果為此悲傷啼哭，豈不是太癡迷了嗎？」

修士聽她這樣說，就覺得這位作母親的，簡直是一點人性也沒有，

於是他轉過身問死者的姊姊：「小姑娘，你的弟弟意外身亡，怎麼我看妳不但不流淚，神情還能這樣鎮靜呢？」哪知道姊姊也如同她的父母一樣，反過來給修士說教。她說：「兄弟姊妹出生在一個家庭，其實憑藉的就是因緣的聚散。就好比樵夫將砍來的木柴網綁在一起，作成船筏放在水上航行；此時一根根木柴就好像手足一樣，彼此看似關係緊密，但只要一個大浪打來，繩斷木散，此後就要各自在海上漂流，迎向不同的命運。我們之間的相聚，說穿了不過是一場戲，隨時都有可能是落幕的那一刻，我又何必為了戲中的情節而悲歎呢？」

修士搖了搖頭，轉向死者的新婚妻子說：「妳的丈夫死了，往後沒了依靠，妳還能這樣鎮定？」想不到妻子也對他說理：「我們夫妻之間的緣分，只是短暫的因緣和合；就好比樹林中的飛鳥，日落後偶然棲息在同一棵樹上，一到天明，就要各奔東西。何況人的壽命本來就是事先註定的，無論我哭得再傷心、喊得再大聲，都無法改變丈夫死去的事實啊！」

修士心灰意冷，轉向他們家的一位老僕說：「你的小主人命薄死



了，你不難過嗎？」老僕平靜地看著修士，告訴他：「主僕關係就像是公牛與小牛一樣，小牛必須依靠大牛才能活命，一旦大牛死了，小牛的內心肯定是徬徨無助，一點兒辦法也沒有的。但是世事無常，人壽有定數，傷心難過並不能帶來任何益處，這點簡單的道理，我還是清楚的。」

修士本來是懷著一腔熱血來到舍衛國，不料卻聽到這許多冷言冷語，彷彿被人當頭澆下一盆冷水，一時間心神恍惚，頭暈目眩，幾乎迷失了方向。好不容易他回過了神，忍不住自言自語：「我慕名來到舍衛國求道，不但沒見著半個志同道合的修行人，還讓我遇上這無情無義的一家五口，真是太令我失望了！」

徬徨無助的修士一路問訊，來到祇洹精舍，決定找如來評理。過程中，修士比手畫腳，述說得義憤填膺，如來卻始終含笑而坐，靜靜等待他把話說完。最後，修士又恨恨地補上一句：「這五人性情冷酷，心中不存半點仁義，與我從前所聽聞多慈多孝、信奉三寶的舍衛國人大差地遠，簡直沒有倫常可言。」修士原以為如來會贊同他的看法，

想不到如來卻這樣告訴他：「你錯了，這正是他們不同於凡夫的地方，其實這五位才是真正樂天知命的賢人啊！他們深切體悟了『諸行無常註』^①的道理，更懂得這世間的有情眾生不分貧富、貴賤與賢愚，都難逃一死，斷然不是憂愁啼哭就能挽回的；何況，所謂『死亡』根本不是真的了結，我們死後軀殼雖壞，但神識仍在，無量劫來，流轉六道中，經歷一世又一世的投胎，難以解脫。而這個由死到生的過程，還不出七七四十九日，投胎後，個人所造下的善業惡業，自然就要各自去承擔了。有人業重難消，長劫沉淪在惡道中受苦；也有人修持有成，投生善道享人天福，但是業報盡時，總還是逃不出墮落一途。至於要擺脫六道輪迴的宿命糾纏，掙脫這命運的洪流，總歸還是要從心態上著手，若能做到心如止水，不泛漣漪，不生波瀾，就是出離六道的那一刻。而你所見的這五人，就是證得大道的大智慧者。」

修士聽得如來一番懇切的指點，內心的憂愁頓時煙消雲散，他向如來禮拜稱謝：「從前的我茫昧無知，不識道義；今日得佛垂示，就好比大病初癒、重見天日，感謝您提著一盞明燈，照亮我黑暗狹隘的知見。」



往後我定不負您的教誨，努力向道。」之後，修士果然隨佛入了正法之門，不久就得道了。

註① 諸行無常：一切有為法，念念生滅而無常也，謂萬物常變轉之意。

三、魚怪陷泥

（出《佛說賢愚經》）

有一次，佛陀帶著弟子從摩竭陀國竹林精舍出發，要到毘舍離國去，途中經過梨越河，遠遠的就聽到河岸邊圍著一大群人，正對著一個龐然大物指指點點，爭論不休。佛陀知道度化眾生的時節因緣即將成熟了，於是就讓弟子們在此地稍作休息，靜待機緣的到來。

原來這條梨越河是當地人相當倚重的一個收入來源，不僅河裡的魚蝦量多肥美，就連岸邊上萬頃的平原也長滿了鮮嫩的牧草，所以同時間，草原上有幾百個牧人驅趕牛羊往來，河面上也行駛著上百艘的漁船競相捕魚，交織出這幅熱鬧非凡的景象。

這一天，有位漁夫趁著大潮，在上游處撒網捕魚，突然間，他感覺到手裡傳來一股沉甸甸的力量，似乎是大魚入網了。他在心裡頭盤算了一會兒，知道自己拉不上這條魚，於是趕緊招呼左右漁船上的朋友一起來幫忙，沒想到眾人合力拖著漁網，卻也只能勉強將大魚拖到淺灘上，距離上岸還有一些難度。他們的吆喝聲引來附近漁人圍觀，此時凡是自



認壯碩有力的男人，幾乎都放下手邊工作幫忙去了，但還是無法將這條大魚拉上來；有些好事的牧童遠遠看見了，就到上風處呼朋引伴，召集人馬，一時間網邊聚集了上千人，最後憑著眾人一鼓作氣，總算將這條大魚拉上岸。

這時群眾忙不迭湊上前細看，卻見大魚的身上密密麻麻長滿了各種動物的頭顱；無論是驢馬駱駝、虎狼豬狗、猿猴狐狸、尋常的雞鴨牛羊等家禽家畜，甚至是前所未見的珍禽異獸，都盡現眼前了，粗步估算，大魚的身上總計長了一百多種不同動物的頭。許多圍觀的群眾被這條百頭怪魚嚇到說不出話來，佛陀見時機已到，就引領弟子起身，走入群眾之中。

佛陀來到怪魚的面前，問牠：「你是迦毗離嗎？」眾人正感到疑惑，想不到怪魚立刻口出人聲，回答：「我確實是迦毗離。」阿難見了，立刻合掌請教佛陀：「請問世尊，是什麼樣的因緣，讓這條怪魚生此百頭異相？」佛陀說：「從前迦葉佛住世時，有一位婆羅門信眾的兒子叫做迦毗離。迦毗離從小聰明伶俐，博聞強記，是街坊鄰居都交口誇

讚的神童。一天，迦毗離的母親問他：『你的多才多智是遠近馳名的，現在世上可還有聰明勝過你的人嗎？』迦毗離回答：『出家僧侶見多識廣，熟知經律，他們的智慧是孩兒望塵莫及的。』他的母親聽了，就告訴他：『俗話說青出於藍，更勝於藍。你何不虛心向出家師父求教，學習佛門的一切善法呢？』迦毗離於是接受了母親的建議，離家向佛，專心學習經律論三藏。起初，聰明的迦毗離無論學什麼都是駕輕就熟，義理無不通曉，但可惜他心量狹窄，容易被好勝心所支配，每每與人辯論，為了在口頭佔上風，總是不計後果，口出惡言。平時他與寺內的僧侶談經論道時，若偶有理虧，辯不過人家，就指著別人的鼻子大罵：『你這個蠢材，腦袋像豬一樣笨，哪知道佛法的深奧！』為了攻擊他人，迦毗離開始將各種畜生的名字掛在嘴邊，當作罵人的利器。長久累積下來，迦毗離的口業已經深重難救，因此這一世才會自食惡果，投生畜生道，成為一條人見人怕的百頭怪魚。」

當時水中補魚的漁夫與山上的牧羊人，總計約有千人，聽聞了迦毗離的前世今生，同時心生恐懼，求佛收為弟子，以得解脫。佛於是當場



為眾人開示，演說苦諦法，說世間種種無非是苦，群眾千人當場開悟，成就道果。而原先就隨侍在佛身旁的阿難及諸位佛弟子，也在聽聞這次演說以後，悵然若失，戰戰兢兢，並警惕彼此：「身口意業，造惡最是容易，眾人不可不小心謹慎。」

四、兔王投火

（出《佛說兔王經》）

佛陀在久遠以前曾發下誓願，願自己化身為一隻兔子，救拔兔族於種種苦難之中。到了某一世，機緣終於來到，佛陀如願投生兔族，當上兔王，帶領同伴們在山間採食野果，行慈、悲、喜、捨四無量心；並進一步教導牠們仁愛和睦，戒除眾惡行，為牠們建立「斷惡修善，來世應得人身；更當聞道，層層上修」的觀念。跟隨在兔王身邊的兔子們，都深深折服於這位首領的智慧涵養，因此兔群間不僅修行的風氣很盛，向心力也很強。

同一時期，有位道人為了進德修業，遠離塵囂，獨自一人在這座山中修行，生活過得相當簡樸，渴了就喝山間的泉水，餓了就吃採集來的野果，飲食生活上，倒與兔子們有幾分相似。其實，這位道人就是定光佛的前身。

由於道人也修四無量心，因此對山中的生命都能一視同仁地尊重，沒有差別心。兔王見道人修行有成，懷有大慈悲心，因此時常親近他；



每每聽見道人誦經，兔王總是歡欣雀躍，如沐春風。久而久之，每天採集山野間的瓜果供養道人，跟隨兔王前往聽經，已成為兔子們之間的一種習慣。

轉眼來到冬天，山間吹起刺骨的寒風，草木凋零，泉水枯竭，大地了無生機，道人害怕再不離開就要面臨斷糧的危機，於是收拾了行囊，準備下山度過這個寒冬。兔王得知了消息，心中很是不捨，於是就苦苦哀求他留下來；面對兔王的挽留，道人心裡也是百般為難，他對兔子們說：「我也很想留在這裡陪伴你們，但我還得要仰賴這四大組成的肉體來修養慧命。如今山上已經沒有糧食可供溫飽，僅存的泉水也已凍結，更沒有巖穴可以讓我藏身避寒，要在這裡度過冬季，恐怕太困難了。不過請放心，一旦氣候回暖，我就會回到山上與你們相聚，你們千萬不要如此鬱鬱寡歡，讓我為難。」

兔王低頭思索後，對道人說出了自己的決定：「我願率領全體兔族為您儲備糧食，就算是把這整座山都翻過來也在所不惜，就請您看在我們一片赤誠，不要再推拒。否則，只怕您這一去，我們頓失依靠，求生

的意志逐漸消沉，無法保全性命，如此一來，與您也再無相見之日了！假使將來，我們搜遍了這座山都無法找到食物供養您，那麼我願捨此身，供養大德！」道人被兔王的誠意所感動，終於還是留了下來。

一天，道人耐不住寒風的侵擾，就在身旁生火取暖，看到道人忍受苦寒入定的模樣，兔王在心裡暗想：「道人為了我留在荒山裡受苦，天天忍受飢寒交迫，我要如何才能報答他的恩情呢？」突然間，兔王轉身一跳，投入熊熊的火焰之中，要以僅有的肉身來供養道人。道人在定中見到這一幕，趕緊睜開雙眼營救兔王，只可惜還是慢了一步。然而，捨身成仁的兔王並沒有受太多苦，反倒是因為功德廣大，在死後就上生到兜率天中，成為顯赫的大菩薩。道人雖然讚歎兔王的無私美德，卻也因為自責太深不願進食，而在不久後殞命；可喜的是，他也立即追隨兔王的腳步，上生到兜率天修行去了。



五、循環殺業

（出《佛說賢愚經》）

佛陀住世的時代，舍衛國有一位賢能的大臣，名叫黎耆彌。黎耆彌的七個兒子成年以後，就陸續成家立業，娶妻生子。而在黎耆彌的七位媳婦當中，又以小兒子的新婚妻子毗舍離最為聰慧出眾，因此黎耆彌也就理所當然地把家務交由她打理。由於毗舍離確實機智有才幹，又懂得維繫妯娌間的感情，所以一家人在她的管理之下和樂團結，鄉里間的人看見了，都很羨慕黎耆彌有這樣一位才德兼備的好媳婦。

當時舍衛國與鄰國有嫌隙，鄰國特又尸利王為了羞辱舍衛國，特地派遣使者送來兩匹外觀一模一樣的馬，要國王分辨哪一隻是母馬，哪一隻是牠的孩子。波斯匿王召集了宮中群臣與智者，卻沒有人能為他解開謎題。黎耆彌回到家以後，因為不能幫上國王的忙，眉頭深鎖，狀似憂愁，毗舍離看見了，就上前關心公公。離耆彌將當天的情況據實以告，沒想到毗舍離一聽，心中立刻就有了答案。她告訴公公：「這件事容易辦，只要取來一束鮮嫩的牧草，放到兩匹馬的面前，屆時將草推向對方

的必定是愛子心切的母馬，而爭著搶食的，自然就是牠年輕不懂事的孩子了！」

隔天一早，黎耆彌馬上將這個方法稟告國王，果然成功為舍衛國扳回面子。使者回國後，又接連帶了兩個難題來考驗波斯匿王，不過都同樣被毗舍離以過人的機智化解。經過這次事件後，特叉尸利王對舍衛國心悅誠服，不但敢再來刁難，更不時獻上貢品表達對舍衛國的尊敬。後來波斯匿王從黎耆彌處得知背後女諸葛的真實身分，就決定收毗舍離為義妹，以作為全國婦女的楷模。

不久後，毗舍離懷有身孕，卻不料，經過十個月的漫長等待，產下的竟是三十二顆蛋形的肉球，家人正詫異間，一顆顆肉球自行破裂開來，從裡頭蹦出三十二個健康茁壯的好男孩兒。孩子們越是年長，容貌體格也越來越出類拔萃，每位都是一人能抵千人用的勇士，城中的百姓也對他們寄予厚望，異口同聲地誇讚他們是舍衛國的守護者。他們到了成家的年齡以後，婚配對象也不外乎是王公貴族，或是名門的閨女。

之後，毗舍離聽聞佛陀出世的消息，誠心在家中準備了齋食，禮請



佛陀與弟子前來接受供養。透過了佛陀的說法，毗舍離一家人都斷盡見惑^①煩惱，證得須陀洹果^②，唯獨一個人例外，這人正是毗舍離最小的兒子。當大眾恭敬端坐，享受佛法甘露時，這位小公子卻心不在焉，一心只想往外跑，果然還不到散會，他就偷偷溜到園子裡，跨上一頭白象上街晃蕩去了。走著走著，小公子來到王城外的護城河，正要過橋的時候，對向卻有一頂華麗的轎子迎面而來，原來上頭之人是當朝宰相的小兒子。他們二人年輕氣盛，雙方互不相讓，僵持在橋上好一段時間，小公子等得不耐煩，就仗著自己孔武有力，連人帶轎將宰相之子提起來，丟到護城河裡去。經過他這麼一摔，宰相之子多處破皮流血，渾身又痠又疼，於是回到家以後，就一狀告到父親那邊去。宰相見他哭哭啼啼，心裡頭相當不捨，然而忌憚對方家世顯赫，也不好明著與他計較，於是就暗中盤算了一個歹毒的計畫。

宰相祕密委託國內最精於製作馬鞭的工匠，打造了三十二條可拆解的空心馬鞭，還在上頭鑲嵌了七種昂貴稀有的寶石，彰顯這款馬鞭的價值。另外，他又找來巧手的鐵匠，製作了三十二把薄如蟬翼的純鋼

快刀，並將快刀藏入空心的馬鞭之中，外層接縫處再細細塗漆，教人看不出裡頭的機關。全數完成了以後，他派手下將馬鞭送給毗舍離的公子們，又在他們面前說些恭維的話，這三十二人竟全然沒有起疑，開開心心地接受了宰相的贈禮。

由於馬鞭的設計別出心裁，外觀又搶眼，因此三十二位公子都愛不釋手，即使出入王宮，也總是毫不避諱地將馬鞭帶在身上。國王因為倚重義妹，對外甥們也就睜一隻眼，閉一隻眼，不加約束。當時的國法嚴格規定，任何人窺見國王都不許帶刀，宰相就是利用了這一條法律，要加害於他們。這一天，他見時機成熟，便來到國王面前，指控毗舍離的兒子們夾帶刀械，意圖謀反。國王因為事件危及自身安全，不及細想，一下子就落入了宰相的圈套。他派人將三十二人抓來，拆開他們的馬鞭一一檢查，果然裡頭藏有能殺人於無形的薄鋼刀。這下子罪證確鑿，三十二人連辯解的機會都沒有，就被國王送去砍頭了。餘怒未消的國王又派人將他們的頭顱裝進盒子裡，送到義妹的家中。

當天毗舍離又請佛陀及弟子到家中接受供養，她見到王宮慎重地送



來許多盒子，以為是國王要獻給佛陀的供品，就急忙要拆開來看。佛陀早知道裡頭是三十二子的首級，於是就使出了緩兵之計，要毗舍離先用過午飯再開盒觀看。等到午飯用畢，佛陀又要眾人端坐，為他們說苦空無常等法。當下，毗舍離就斷盡見惑及欲界九品思惑^{註③}，證得阿那含果^{註④}。佛陀離開之後，她開盒見到愛子的頭顱，卻因斷除了欲愛，而不感到悲痛。倒是她的親人們各個忿恨不平，認為國王殘害忠良，失去了正道，便結集起來，要討伐國王。國王聽到了消息，也害怕黎耆彌家的勢力，連夜逃出皇宮，前往佛陀的處所請求庇護。

眾人接到消息，轉往祇洹精舍尋找國王的下落，阿難見精舍被團團包圍，知道時機到來，於是合掌問佛：「此三十二子在過去世中造就何種因緣，如今全數被國王所殺？」佛陀告訴阿難：「許多世以前，這三十二人也是親屬關係，某天，他們合夥偷了一頭牛，帶到一位老太太的家中，請求她幫忙，這位老太太一向孤單窮苦，想到待會兒自己也能分到一些牛肉，就趕緊替他們準備屠宰的工具。下刀之前，牛對著他們咬牙立誓：『你們今天執意殺我，來世我也決不輕易放過你們！』那頭

牛，是今日的波斯匿王；偷牛的三十二人，是毗舍離的三十二子；而那位老太太，正是毗舍離本人。凡人造下一次殺業，須要耗費多劫多生，連本帶利去償還；譬如久遠前那位老太太，由於幫助他們殺牛，五百世以來屢受惡報，總與這三十二人脫不了關係。幸好她這一生深信佛法，且已證得阿那含果，總算可以永遠脫離欲界輪迴了。」

毗舍離的親族聽了佛陀分析，怒火逐漸平息下來，他們都知道，三十二子今日招來殺身之禍，是久遠前所種下的因緣，不過真正令他們感到懼怕的是，單只是殺一頭牛，就要得到這樣血淋淋的報應，於是眾人趕緊在佛陀面前立誓，今後嚴守殺戒，不再濫殺任何一條無辜的生命。

註① 見惑：即見解上的迷惑錯誤，小乘俱舍立八十八品見惑，大乘唯識則有一百一十二品。

註② 須陀洹果：聲聞四果中之初果，譯曰入流、預流，謂此人斷盡三界見惑，預入聖道法流。



註③ 思惑：即思想上的迷惑錯誤，如貪瞋痴慢疑等煩惱。思惑的品數有八十一，即欲界五趣一地，色界四禪天為四地，無色界四空天為四地，共九地，每地九品，合共即八十一品。

註④ 阿那含果：聲聞四果中之第三果，譯曰不還、不來。斷盡欲界煩惱之聖者名，未來當生於色界無色界，不再生欲界，故曰不還。

六、降服睡魔

（出《佛說六度集經》）

有一次，佛為了要幫助弟子們克服懶惰的習氣，勤修精進法，於是就對他們講述了一段故事。

在過去無量劫前，有一尊古佛名一切度王如來，在他的座下有兩位比丘，一位叫作精進辯，另一位叫作德樂正，他們每天都到一切度王如來前聽講法要，但是彼此修行的功夫卻相差甚遠。精進辯每聞佛法總是心開意解，沉浸在得法的喜悅中，很快就得阿惟越致^{註①}，證入菩薩階位，永不退轉。然而，德樂正卻與他恰恰相反，總是因為貪睡，白白錯失了許多領受法益的機會。精進辯於是就勸德樂正勤修精進，不要貪圖睡眠，以免耽誤了修行。德樂正聽進了他的勸告，又見他已證得阿惟越致，心中很慚愧，於是很積極地試圖讓自己振作起來。但或許是業障所擾，過了不久，德樂正竟又在修行時感到昏昏欲睡。他害怕自己犯下同樣的錯誤，只好來到水邊端坐，累了就用冷水潑臉，意圖保持清醒。但沒想到都還尚未入定，他又沉沉睡去。



這時，一心想救拔同學的精進辯立刻運用神通，化作蜂王，朝著德樂正的眼皮飛撲而去，德樂正聽到耳邊傳來一陣嗡嗡聲，立刻從睡夢中驚醒，因為打盹而歪斜的身軀也重新坐正。然而過了一會兒，德樂正還是不敵睡魔，很快進入夢鄉。蜂王見狀，就鑽進德樂正的袖子裡，輕輕地螫他腋下，德樂正受到驚嚇，精神為之一振，也總算暫時擺脫了睡魔的干擾。

就在德樂正端坐的泉水邊，長著許多芬芳鮮甜的花朵，蜂王從德樂正的袖口飛出來以後，在空中盤旋了數圈，就停駐到其中一朵美麗的花朵上，津津有味地吸著花蜜。德樂正害怕蜜蜂再來攻擊，於是強打起精神，睜大雙眼注視著牠的一舉一動，至此，無情的睡魔終於被精進的修行所降服了。

德樂正繼續觀察著蜂王，只見牠飽食花蜜以後，身心放鬆，逐漸昏沉沉地睡去，這時水面上輕輕吹來一陣風，失去意識的蜂王就跟著那朵花一起掉入水中，渾身沾滿了汙泥。蜂王驚醒後，急忙飛到水面上，將身上的汙泥洗淨，旋即又飛回到另一朵花上頭。其實這一切，都是精進

辯為了勸策德樂正所演出的遊戲三昧，好在德樂正沒有辜負他的期望，將這場演出的精髓，全部收攝進腦海中。

開悟的德樂正對著蜂王唱出一首偈：「是食甘露者，此身得安處，何不分餘味，遍飽妻與子？貪眠墮泥中，自污其身體。如是一顛墜，損彼甘露味。又如此妙花，不宜常久住。日落花還合，求去不得出，須待日再明，動轉方如志。長夜囚花中，如是悲良苦。」

蜂王聞偈，也回敬他：「佛道若甘露，聲聞無厭足，不當有懈怠，昏沉失妙覺。譬如墮污泥，愛欲所纏縛。日出處花開，如佛宣化來；日落花還合，涅槃坐蓮台。幸值如來世，除睡去障礙。精勤修大業，莫言佛常在。深法原空寂，不著色因緣。現前境界相，應知為善權。善權欲警醒，苦行方無誤。度人即自度，因此現變化。」

大夢初醒的德樂正，得知蜂王乃是精進辯的化身，立即證入無生無滅的菩薩境界中，直到他證得了陀羅尼^②，行地功德，種種善法妙用皆能總持，總算徹底擺脫懈怠的魔擾，不再退轉。

在這則故事當中的精進辯即是釋迦如來前身，而德樂正則是彌勒佛



前身。

按：凡夫沉淪業海，起因總為懶散昏墮；菩薩聖功成就，則是由於他們精勤不輟。所以說，精進、忍辱實在是六度波羅蜜中最重要的修行功夫。為了警醒諸位，書中收錄了兩篇克服昏墮的佛典故事，其中之一即是本篇德樂正證果往事，另一篇稍後敘述，是關於目犍連醒睡法門的故事。

註① 阿惟越致：又作阿毘跋致，譯曰不退轉。不退轉成佛進路之義。是菩薩階位之名。

註② 陀羅尼：能持，或言能遮。能持集種種善法，令不散失之義。

七、醜女易形

（出《佛說賢愚經》）

久遠以前，波斯匿王與王后摩利生下一個女兒，為了迎接這位公主的出世，他們將她取名為波闍羅，期望她能擔負起這個美麗的名字，如金剛寶石般綻放耀眼光彩。然而期望越高，失落總是越大，波闍羅的外貌不要說連一般中人之姿都稱不上，就算批評她醜若夜叉，那也是難以反駁的。覆蓋在她身上的肌膚有如一層老樹皮，乾枯粗澀，令人望而生畏；而女孩子最迷人的一頭秀髮，在她身上卻是又粗又硬，好比是馬兒的鬃毛。國王將初生的公主抱在懷裡細細端詳，臉上卻沒有半分為父的喜悦，只覺得這個女嬰全身沒有一處像正常人。他唯恐外人見到公主的樣貌，丟失了皇家的顏面，卻又礙於此女是王后親生，不容怠慢，只好差謹心腹物色一位性情溫良的保母，在王宮中找個隱密的房間，將小公主秘密撫養長大。

一轉眼十多年過去，波闍羅公主也已經到達適婚年齡，這段日子以來，國王每天都在煩惱，如何安排這位醜公主的婚事。這天，他終於心



意底定，找來幾位親信的臣子，告訴他們：「今天要交給諸位愛卿一個重要的任務，你們分頭到宮外好好打探，如果有哪戶貴族或豪姓人家不幸家道中落，娶不起媳婦的，就幫我把他帶來。」幾日後，一位貧寒的公子被帶進宮裡，國王彷彿見到救星，趕忙把他奉為上賓，接引到一處隱密的地方，與他促膝長談。

國王誠懇地看著寒士，向他坦言：「其實我與王后多年前生下一個女兒，轉眼也已經到了出閣的年紀，只可惜她面貌醜惡，多年來都秘密住在皇宮裡，未曾露面。如今要我挑選駙馬，說起來也頗難為情，深怕委屈了她的夫婿。前幾日我差遣心腹為我留意人選，聽得你人品端正，只可惜家道中落，沒有能力娶媳婦，於是就把你召來，秘密商量此事，但看你意願如何。」國王說到這裡，也許是害怕被拒絕，於是又補充說道：「只要公子願意接受這樁婚事，從婚禮乃至婚後一切日用開銷，全部由我負責供給，你們夫妻倆完全無須為身外之物煩惱。相信公子這樣的聰明人，一定能體會我的用心。」寒士受到國王的誠意所感動，立刻下跪道：「尊奉國王的命令是人民當所該為，今日縱使大王下令要我娶

一名賤婢，我也在所不辭；更何況公主是大王的血脈，身分尊貴，我哪裡有拒絕的道理？」

國王與寒士達成協議後，立刻擇日為他們舉行婚禮，並且打造一所別緻的宮殿，裡頭設置了七重門戶，重重都配有一個牢固的鎖頭。完工那日，國王親自把鑰匙交給駙馬，在他耳邊細細叮囑：「從今天開始，你們所需的物資錢財，我會吩咐庫房直接送來，這所宮殿不許閒雜人等進入，裡頭的奴僕也不許外出，你可千萬小心看緊，不要讓外人看見公主的樣貌，更不要讓多嘴的下人把家醜外揚。」除此之外，為了不讓駙馬在貴族間抬不起頭，國王還破例賞賜了他一個尊貴的爵位。

當時舍衛國的上流階層有一種不成文的規定，無論是達官鉅富還是王公親族，每月照例要攜帶眷屬，參與彼此輪流舉辦的宴會。然而每到宴會，只見男男女女出雙入對，縱情歌舞，惟有駙馬，總是隻身一人赴會。起初眾人以為意，但隨著次數漸多，人群間就難免傳出一些雜音，有人信誓旦旦地說，公主始終未曾公開露面，只有兩個可能，她若不是艷容絕代的佳人，肯定就是帶不出門的醜媳婦。在幾位好事的貴族



彼此煽動下，他們很快地擬定了一套計畫，要揭開王室對外隱瞞多年的秘密。

這一天，駙馬依約出席了由某貴族所主辦的宴會，只是他萬萬沒料到對方已經佈下了陷阱在等待自己上鉤。串通好的貴族們一個個穿梭在會場中，殷勤地招呼著駙馬，幾杯黃湯下肚後，駙馬終於不勝酒力，失去了意識。他們把握住機會，從駙馬身上搜出了那串他從不離身的鑰匙。

為了趕在駙馬酒醒前一睹公主的容貌，他們迅速推舉了五位代表，一路飛奔至駙馬的府邸，沿途解開層層門鎖，然而當最後一道門被打開時，站立在他們面前的，竟是神光四逸，宛如天人的波闍羅公主。這五人被公主超凡的外貌給震懾住，愣在原地不知如何反應，過了一會兒，他們才驚覺自己的失態，慌忙地趕回會場，將鑰匙悄悄繫回駙馬身上。

不久，駙馬酒意消退，發覺天色已晚，於是趕緊辭別了主人，回到家中。可是當他進入屋內的時候，等在面前的卻不是波闍羅公主，而是一個舉世無雙的大美人。駙馬擔心公主遭逢變故，趕忙對眼前的美人提

出質問。美人回答他：「我就是你的妻子波闍羅。」駙馬說：「不可能。我的妻子容貌極醜，怎麼可能一夕蛻變，生成這樣端正超群的容貌！」公主知道丈夫一時間無法接受自己的轉變，於是溫言軟語地將他拉近，娓娓道出她所遭逢的一段奇遇。

原來，當天駙馬出門後，公主看著鏡中的自己，禁不住潸然淚下，她不明白自己從前犯下何等重罪，今世要生得這樣恐怖的面貌，長期被父親與丈夫軟禁在家中，不見天日。顧影自憐之際，她轉念又想：「幸好我生逢佛世，還有一絲希望！聽聞世尊大慈大悲，潤益眾生，今天我若真心誠意地懺悔前罪，世尊必定會向我伸出援手，救度我脫離苦難煩惱。」

於是，公主便在當下發出極大的悲心，至誠至敬地望著世尊所在的方向，遙遙跪拜。她在心中祝願道：「惟願世尊垂慈，現身賜教，使我開化，除去往昔所造諸惡業，解脫此身束縛。」此時遠處的世尊有了感應，立即變現神通，從公主面前的地下湧出；公主一抬頭，見到如來的莊嚴法相，內心不由得肅然起敬，長久以來抑鬱在心中的那股怨氣也



消失無蹤，恢復了溫恭慈惠的天性。因為這至誠的心念一起，她粗如馬毛的一頭亂髮瞬間變得青中帶紅，又細又軟；她醜若夜叉的面貌變得端正相好，猶如滿月；她乾澀如樹皮的肌膚閃耀出金色光芒，熠熠生輝。如來三十二相在公主身上一顯現，不一會兒光景，她就出落得如花似玉，可比天仙。接下來，世尊又親自為公主說法，幫助她掃除迷惑妄想以及一身的罪業，頓時，公主內心如一泓清水般地澄澈了然，立即證得須陀洹果，斷盡見思煩惱中八十八品見惑。不過當公主再望向半空，想要答謝世尊時，他卻早已不知去向。

經過公主的詳細解釋，駙馬總算能接受眼前這位國色天香的美女就是妻子的事實。接著，公主又懇求駙馬：「我想要與父王見面，請你代為轉達，並且向他說明今天發生在我身上的轉變。」駙馬受到囑託立刻入宮去見國王，沒想到他才剛提出公主的請求，立刻就遭到打斷。國王皺著眉說：「這件事就別提了，你只管好好把她鎖在家中，慎防她外出就好。」駙馬恭敬地回覆國王：「這點陛下無須擔憂，今天稍早的時候，公主發露懺悔，承蒙世尊垂慈救度，已經洗心革面，外貌與以往

大不相同。現在的公主，可是有著天人一般的莊嚴妙相。」國王聞言大驚，他說：「果真如此？那我倒想立刻見見她！」說完，他即刻派人整頓車輛與隨行宮女，浩浩蕩蕩地將公主迎接進宮，享受往昔所不敢奢望的天倫之樂。見到公主經歷這樣美好的轉變，國王樂不可支，馬上帶著王后與女兒女婿，駕車來到世尊面前，毫無保留、至誠至敬地跪拜在地。禮畢，眾人退立至一旁，國王再度起身上前，頂禮佛足，雙手合十，恭敬地詢問：「請教世尊，小女宿世種何善因，得以投生帝王之家，受大福報；然而又是造作何種惡業，受醜陋形，皮膚粗澀，宛如夜叉？惟願世尊一一開示。」

世尊告訴國王：「世人的容貌美醜並非偶然形成，而是決定在個人宿世所累積的罪業與福報。過去有一個大國波羅奈，國中有位富可敵國的大長者，帶領家人崇敬正法，長期供養一位辟支佛。這位辟支佛善權攝化，刻意隱去了本有的妙相，讓自己看起來醜陋粗鄙，難以親近，為的就是要考驗人心。當時大長者的女兒年幼不懂事，只覺得這位辟支佛形容枯槁，模樣很是醜陋，偏偏他每日上門乞食，父親總是對他格外



禮遇，於是小女孩心中開始發出不平之鳴，甚至惡口輕賤對方，罵他：『你這個出家人，到底是作了什麼壞事，面貌生得這樣醜陋，皮膚這樣粗糙！教我看就噁心！』這位辟支佛修行已久，自然是沒有同小女孩計較，仍然每日來到大長者家，接受他的供養。

不久後，辟支佛知道自己將入涅槃，為了答謝大長者這段日子以來的供養，增強眾人對佛法的信心，他運用神通，當著大家的面示現種種變化。他先是騰空飛起，在半空中御風而行；緊接著化為一團熾熱火球，從身上冒出紅豔豔的火舌；一會兒又化為一座湧泉，從身上不斷流出沁涼的淨水。正當目擊的群眾看得正過癮時，他卻突然消失在半空中，過了一會兒，有人發現東方的地面上隱隱傳來震動，彷彿一座小山正要隆起，不久，辟支佛的頭、頸、身、手、足依序慢慢浮出地面，眾人視線隨之移動，不一會兒，他又像落日一樣，緩緩沒入西邊的地表。接下來，他又分別從西方冒出，東方落下；北方冒出，南方落下；南方冒出，北方落下。有幸見到這一幕的民眾，無不在心中歡喜讚歎。緊接著，辟支佛再度飛上高空，讓附近居民都能清楚看見自己，他凌空變

換各種姿勢，或端坐，或側躺，出神入化的演出，令人打從心底欽佩。其實他這樣用心良苦，在百千居民面前示現種種變化，是隱含著勸策眾人的意思，而不是炫耀自己的神通。表演結束後，辟支佛回到大長者家中，大長者向來就對他恭敬有加，經過這番示現，內心是更加欽佩，然而另外有一個人，更是打從心底對辟支佛改觀，那就是大長者的女兒。她對辟支佛既佩服又害怕，當場向他認錯道歉：『我從前懵懂無知，不曉得尊者是這樣了不起的修行人，無意間起了惡心，向您說了些不該說的話，還請尊者原諒！』辟支佛聽完輕輕點了點頭，事情就這樣落幕了。」

故事說完，世尊又告訴波斯匿王：「當時大長者的女兒，就是眼前的公主波闍羅，她因為過去生中對辟支佛懷有惡心，毀謗聖賢，造下嚴重的口業，因此多生以來得要承受醜陋的惡報。又由於她的父親帶領家人長期供養辟支佛，以此功德，世世生在富貴之家，直到超脫輪迴。這一世，她見到我示現妙相，發心懺悔前罪，因此得以恢復端正的外貌，甚至遠遠超於一般人。因此一切有形眾生都應該要好好守護自己的身口



淺說談因

佛經故事集

意業，不輕易造惡、不隨口毀謗罵人才是，望諸位謹記在心！」

八、大悲海屍

（大旨出《大悲經》）

自古以來，有生就必定有死；因此死亡這個歷程，是沒有一個人能夠逃避的。既然是生命中難以避免的頭等大事，那麼我們更應該要及早把它提出來深入地探討。人的一生，就是逐步向死亡邁進的一個過程；有些人為名而死，有些人為利而死，更不乏一些為情而死、為慾而死之人。我們從生到死的這段旅程，就好比是上緊發條的鐘錶，指針一秒一秒地行走，能量就一秒一秒地消耗，一旦動力用盡，就回歸到完全停擺的狀態；這種情形，也像是點燃一支蠟燭後，等待它燃燒殆盡，最終趨於寂滅的絕望。

然而同樣是死亡，境界卻各有區別。被自私自利的染汙心所驅使，不停歇地奔向死亡的人最是糊塗，也最苦惱。相對於他們，世上也有另一種人，為了真理、為了惠利眾生，永遠懷著菩提心面對死亡之路，他們最是光明，也最快樂。為什麼呢？其實自私自利的人，通常也是最怕死的，然而越是怕死，就越容易走向自取滅亡的那條死胡同上去。俗



話說無欲則剛，因此相反地，越是無私奉獻的人就越不畏懼死亡，然而越不怕死，生命就越要引領你走上否極泰來的那條道路上去。釋迦牟尼為了弘揚佛法，為了回報父母的恩德，為了拯救苦難的眾生，曾發下宏願，要捨棄千身，作出許多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來，這都是視死如歸的大悲心所成就的。以下就舉一個佛陀親口對阿難所說的事例來佐證。

久遠前，佛陀曾經是位富可敵國的大商人，有一次，他召集了許多採寶商人，要到一個危險的海域去打撈寶物。到了目的地，商人們各自拿出看家本領入水尋寶，才一會兒工夫就將整艘船裝滿，不得不踏上歸途。可天有不測風雲，誰知道這艘船年久失修，才行駛至半途，就被大浪拍打得支離破碎。落入海中的商人們為了求生，有些人使盡力氣划水，有些人靠著殘餘的船板勉強浮在水面上；至於那些既不會游泳，又沒有運氣抓到船板的人，就只能被無情的大浪所吞噬。

此時大商人因為帶有浮囊，得以安穩地漂浮在水面上，另一頭同時落水的五位商人見了，就同聲呼喊他：「慈悲的大商人啊！求求你憐憫我們，施行無畏布施，幫助我們脫離險境吧！」大商人聽到同伴的

呼救聲，毫不猶豫地答應他們：「各位不要害怕，我立刻就幫助你們安穩渡海。」說著，大商人就調頭向五人的方向游去，他心想：「自古以來，海洋裡的浮屍總會隨著浪潮漂到陸地上，我若捨棄生命，必定會被海水拍打上岸，如此一來，這五人就有救了。」他主意已定，就一手攀在浮囊上，一手按著寶劍，趕往五人所在的位置。他指揮商人們牢牢捉住自己，那五人求生的意志強烈，因此就依照指示，有人跨在大商人的背上，有人緊抱著他的肩頭，也有人用力抓住他的大腿；大商人見他們都已抓牢，剎那間生起大勇猛心，他揮動寶劍，往自己身上抹，就此斷了氣。此時海面上的風浪不減反增，陣陣拍打著大商人的屍體，將他們帶往陸地的方向，不一會兒，擁抱著死屍的五人就被海流帶到一處淺灘，保住了性命。

佛陀告訴阿難，當時的五位商人，就是現在首先度脫的五比丘^註，而大商人則是佛陀本人。往昔他們在大海中靠著大商人安然度脫，彼此結下宿緣，所以今日得佛陀教誨，也能度脫生死輪迴海，安住在涅槃彼岸。



註① 五比丘：指佛最初所度的五比丘，即憍陳如、額鞞、跋提、十力迦葉、摩訶俱男。

九、金錢僧史

（出《佛說賢愚經》）

舍衛國的王城中有位大紳士，某年生下一個相貌堂堂，英姿煥發的好男兒，他的容貌端正，神采自若，彷彿是天人降生到這個塵世間。奇怪的是，這個小男嬰出生時兩手握拳，好像藏有什麼祕密一般，他的父母害怕這是不祥之兆，趕緊扳開他的雙手，想要看看孩子的手相。不料小男嬰的雙手一攤開，裡頭竟分別掉出了一枚金子，他的父母又驚喜，急忙把金子收下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，男嬰的手就像聚寶盆一樣，又憑空生出了兩枚金子。日後，即使他們不斷取用，孩子的手中仍會源源不絕地生出金子，好像永遠沒有休止的一天。這件事傳開以後，在當地引起了一陣軒然大波，大家都認為紳士家中必定是累世修福，才會生出這樣的好兒子。而大紳士也因為這樣，而將孩子取名為金財。

金財長大以後一心向道，於是屢次向家人要求出家，他的父母見他意志堅定，最後終於答應了他。這天，佛陀在給孤獨長者園中，為一千二百位弟子說法，金財來到佛前，恭敬地俯下身去，頂禮佛足，請



求佛陀收自己為弟子。佛陀接受了他的請求，於是金財當場就受了具足戒，正式成為出家比丘。他一向在場諸位前輩作禮時，眾人都不要而同觀察到，每當金財比丘兩手離地以後，地面上總會遺留下兩枚金子；頓時兩兩一雙的金子，閃耀著奇異的光芒遍佈大眾眼前。金財比丘禮畢後退到末座，專心一志地聽聞佛陀說法，待法會結束後，也不休息，又回到靜室端坐，立刻依照佛陀所說的教法下功夫去修習，這樣勤奮不懈的態度，讓他很快就證得了阿羅漢果^①。

阿難見到金財身上的殊勝異相，就合掌問佛：「世尊，金財比丘自出生以來手握金子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，如此異能，世間少有，煩請世尊開示，金財比丘宿世植下何種善因，有幸得此大福報？」

佛陀告訴阿難：「過去九十一劫以前，有古佛名毗婆尸，化現人間，與弟子遊歷各國，教化正法，度脫無數眾生。某天，毗婆尸佛與眾僧來到一處國境，攝化當地的有緣人，當時國中的善男信女、富豪紳士們全都備妥了齋食，爭相供養毗婆尸佛與諸位僧人。在這處國境中有一位信仰虔誠的鄉下人，生活過得很貧苦，時常要到山上去砍柴，才能勉

強維持生計。這一天，他好不容易賣柴得了兩文錢，就在回家的途中，卻意外地讓他遇上毗婆尸佛一行人。他見到佛，打從心底生起歡喜心與恭敬心，於是就立刻拿出身上僅有的兩文錢，供養佛與僧眾。毗婆尸佛憐憫此人的虔敬，就鄭重地把這兩文錢給收下來。

當時那位窮苦的鄉下人，就是今日的金財比丘，因為他將僅有的財富全數拿來供養毗婆尸佛，因此九十一劫以來，掌中恆常握有金子，一日都沒有斷過，一日都沒有再嚐到貧苦的滋味。在此之前，他雖然尚未得道，但宿世都享有無量的福報；直到今日，他有緣遇上正法教化，稍加努力，就成羅漢果。由此可知，布施的功德是多麼廣大。」

阿難與諸位弟子們聽聞佛陀所說的因緣，各自隨著根器的利鈍，而證得了不同的果位，除了幾位得須陀洹果的，更有得斯陀含^{註②}、阿那含^{註③}、阿羅漢果的。也有發無上正真道意^{註④}的，更有住不退轉地的。佛法的滋潤，就有如天降甘霖一般，普天之下的萬事萬物、芸芸眾生，同時都能受益，果真殊勝美妙！



註① 阿羅漢果：聲聞四果中之最高果位，一譯殺賊，殺煩惱賊之意；二譯應供，當受人天供養之意；三譯不生，永入涅槃不再受生死果報之意。

註② 斯陀含果：聲聞四果中之第二果，譯曰一來，謂此人於欲界九品思惑中斷前六品盡，後三品猶在，須更來欲界一番受生，故名一來。

註③ 阿那含果：聲聞乘四果中的第三果名，華譯為不還，或是不來，是斷盡欲界的煩惱的聖人的通稱。凡是修到此果位的聖人，未來當生於色界無色界，不再來欲界受生死，所以叫做不還。

註④ 無上正真道意：一切真理之無上智慧。

十、薛荔王談

（出《佛說阿鳩留經》）

久遠以前，某內陸城市有一位專跑山區作買賣的大商人，名叫阿鳩留，由於他精打細算，眼光卓越，獲利總是遠遠高於一般的商人，多年經營下來，他的產業遍地開花，整個城市約有一半的人口是仰賴阿鳩留的產業所生存。可惜阿鳩留雖然擁有成千上百的僕從與牲口，卻沒有能夠看透天理循環的智慧，他總是信誓旦旦地向身邊的人宣揚：「這世間是不存在因果的！所謂善得善報、惡得惡報都是騙人的。你們想想看，我們人類是由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所組成，死了以後，自然是地歸地、水歸水、火歸火、風歸風，一一分解回歸到大自然的循環中去，哪裡有什麼輪迴再生？你們當中有許多怕事的人，口中老是說什麼『精神不散，業障隨行』，那是大錯特錯的！我告訴你們，人生在世，所有好事壞事，無論是你心上所思想、口中所說、身上所作的，到你躺進棺材的那一天，就會自動消滅殆盡，所以各位只管好好的享受，別老是被那些居心叵測的邪說綁住了手腳，生活起來怪不自在的。」阿鳩留的偏執，無



論親友們如何勸化總是不受動搖，久而久之，再沒有人會主動向他提起輪迴的觀念了。

某一天，作慣了內陸生意的阿鳩留突發奇想，召集了五百位小商人，一起到南方的海域要去挖寶，他認為自己一生縱橫商場，卻從未親眼見過海，也不曾經手海中的異寶，未免遺憾，於是就帶領了這一群人，浩浩蕩蕩向南方出發。這一支隊伍中，除了五百位來自內陸的商人，還有許多供人坐騎與載貨的牲口，阿鳩留不曉得，他此行最大的誤判，就是這些夥伴與牲口都長期生活在內陸，不曾親身走一趟到南海的路，以一趟遠程旅行來說，這是多麼大的危機！

他們依照地圖一路南行，走了幾天之後，四周的景色卻越來越荒涼，事先準備的糧食與飲水都已經所剩無幾，眼看只能仰賴野生的植物與水源了，誰知道接下來的這段路途卻越見險惡，道路兩旁寸草不生，要水無水，要糧無糧，眾人小心翼翼地用著僅存的食糧，拖著疲累的步伐，勉力支撐著，即使內心絕望，卻是誰也不敢喊苦，就怕消沉的意志拖垮了同伴，只能在心中默默祈求平安度過這個關卡。幾天後，帶來的

糧草與飲水都已經用盡了，他們卻還是沒能找到食物與水源，終於有一些人支持不住，直接癱坐在地上放聲大哭，有人絕望吼道「我們不知道造了什麼孽，今天都要渴死在這個荒山野地中」，也有人忘情哭喊「爹！娘！孩兒不孝，不能事奉你們終老」，一時間，埋怨哀嚎的聲音此起彼落，阿鳩留終於不得不出來面對眾人。

他挑選了幾匹身強力壯的馬兒，交由親信分頭找尋水源與食物，自己已跨上馬背，朝著另外一個方向前進。阿鳩留策馬走了片刻，遠遠地看見一棵大樹，樹上枝葉繁盛，果實纍纍，他料想樹下必定有水，於是趕緊催動馬鞭，直奔過去。阿鳩留才剛到樹下，就看見一名容貌端正、體格魁梧的男子迎上前來，對方開口便說：「歡迎你的到來，你可以在此得到你想要的東西。」

阿鳩留雖然不十分明白他的意思，卻還是相當歡喜，他正要開口，男子就問：「你為何來到這裡？」阿鳩留告訴他：「不遠處的荒野中有五百人與一批牲畜命在旦夕，等著我回去搭救。」男子又問：「那麼你現在需要什麼？」阿鳩留迫切地說：「可以先給我一些水嗎？我已經快



要渴死了！」男子聞言，高高舉起了他的右手，阿鳩留正疑惑間，只見五股清澈的水流分別從男子的五隻指尖流洩而下，阿鳩留趕緊就口去接，清涼甘美的泉水一入喉，數日來的疲憊頓時解除，他貪婪地飲著男子指尖的清泉，直到飽足，水也不再流出。接著他又向男子索取食物，同樣地，當男子伸出右手，就有無數豐美的佳餚從指端不斷湧出，阿鳩留已經不再感到意外，只是抓緊時間，享用這數日來夢寐以求的一頓餐點。吃飽飯後，原以為阿鳩留已經心滿意足，沒想到他卻坐在樹下大聲啼哭，男子忍不住出言關切，阿鳩留趕緊向他求助：「我雖然已經不再饑渴，但是仍有五百位同伴與牲口等著我去解救，他們已經四天沒有碰過一滴水、吃過一口飯了！」男子聽了就告訴他：「不要擔心，趕緊把你的同伴帶來吧！我會為你們供給飲食，解除你們的饑渴。」

阿鳩留於是快馬加鞭，回到眾人歇息的地方，恰好此時，分頭尋覓糧食與水源的那幾人也回來了。看見他們個個垂頭喪氣，就知道是空手而回，阿鳩留於是站到人群中央，將在樹下的遭遇大聲說出，原本已經不抱任何希望的眾人，頓時如久旱逢甘霖一般，高興到幾乎要跳起來歡

呼。他們立刻整頓了殘餘的牲畜與行李，一路直驅大樹。眾人見到男子等在樹下，知道他便是阿鳩留口中的貴人，於是紛紛放下手中物件，向他行禮。男子問：「你們有什麼需求？」眾人齊聲說：「請求您解除我們數日來的饑渴。」男子一聽，立刻像稍早施食阿鳩留那樣，高舉右手，從五隻指尖釋出甘美的流泉；待眾人與牲口都不再感到口渴，他又從指端放出一道道佳餚，直到五百人與隨行牲口都飽餐一頓後，才緩緩放下高舉的右手。隨後，男子環視在場眾人，發出疑問：「各位此行要往哪裡去？目的又是甚麼呢？」商人們回答他：「我們此行原訂是要到大海裡去搜羅珍珠寶貝，想不到卻在半途迷了路，若不是遇到善士出手相救，差點兒就要回不去了！」男子聽完大方允諾：「各位要什麼寶物，內心只管想便是了，我的指尖能夠一一滿足各位的心願。」說完他再度高舉那隻神奇的右手，剎那間，琳瑯滿目的金銀、琉璃、水晶、珊瑚、瑪瑙、琥珀、玳瑁、碑磬、夜明珠等稀世珍寶，如瀑布般傾瀉而下，眾人看得雙眼發直，過了一會兒才回過神來，依序領取了自己想要的寶貝。



最後，阿鳩留一行人心滿意足地踏上歸途，啟程前，男子叮囑他們：「各位今日滿載而歸，內心想必相當愉悅，但我有一席話要相勸，請各位回到鄉里後，務必要發心布施。遇到缺乏飲食、衣物、錢財之人，千萬不要吝惜你手上的珍寶，要盡可能地滿足他們的需求。自古以來有個道理：慳吝之人終究落於貧困，慷慨之人恆常享用無窮。請各位要牢牢記在心上。此外，無論是遇上比丘、比丘尼，或是在家修行的男女眾，還望代我請求他們，為我祝願，使我仗著他們的無量功德，得無量福；使我手中常出各種寶物，永遠布施一切有情眾生，無窮無盡；並使我早日脫離荒野，得以周遊各處，廣行布施，利益一切苦惱眾生。」阿鳩留聽他這樣一說，知道眼前之人不是簡單的人物，於是立刻跪拜在地，恭敬地問道：「善士究竟是何來歷？是天人？是龍？是鬼？是神？還是人呢？」男子客氣地向他解釋：「我既不是天龍鬼神也不是人類，而是餓鬼王。」

「在前世中，我是個非常貧窮的人，因為無家可歸，每天都坐在城門下。不過我人窮志不窮，心中常懷善念，敬愛所有出家在家的修道

人，雖然自己無力布施，但只要見到別人布施，就代他們歡喜，心生讚歎。有一天，迦葉佛涅槃圓寂，所有的出家人都來到街上勸募，城裡的男男女女，無論貧富貴賤，都是他們化緣的對象；當他們托鉢來到我的面前時，我告訴他們：『我自己一無所有，但是我知道哪戶人家善緣深厚，慷慨大方，也知道哪戶人家對出家人不友善，應該避開。』說著我就伸出右手遙指城內，為他們指點方向。過了不久，見到他們鉢裡滿是齋食，從城內走了出來，我的歡喜心油然而生，衷心為他們感到高興。後來，國王基立為迦葉佛起了一座莊嚴的七寶塔，我就時常將手輕輕放在塔上，心中祝願，希望佛慈廣大，賜我大福報。偶爾國王進獻供品到佛塔後，我也會跟著進去，伸手發願，願佛垂慈，賜我大福報。就是因為這層因緣，讓我今生能自在如意，於指尖化出無量寶物；但也因為我前世貧窮，從未親自布施他人一分一毫、一粥一飯，再加上我飲食不定，總是有一餐沒一餐，偶爾還犯戒飲酒，所以雖然今生享有大福報，但是也只能在這樣的荒山野嶺當餓鬼了！」

阿鳩留聽完餓鬼王的故事，內心不禁感慨萬千，他想：「我從前不



信世間有因果輪迴，以為善惡有報都是無稽之談，想不到今天遇上恩公，不但讓我確認人有來生，更證實了作善必得善報，作惡必得惡報的道理。從今往後，我一定要把握時間，加緊行善布施，若是遇上他人有所求，必定要盡心盡力，作到對方滿意、如願為止。」接著，阿鳩留帶領五百人拜別餓鬼王，沿著舊路回到家鄉。從那天起，他發下大誓願，不惜奉獻出從餓鬼王手上得來的所有珍寶，以及自己從前所累積的財富，對所有貧窮孤苦之人行無量布施，並且日日供養八萬四千修道人。而這樣無私的善心，也使得阿鳩留往生後得以投生到忉利天上，享受天人的福報。

十一、神童失笑

（出《佛說五母子經》）

古時候有一位刻苦精進的阿羅漢，獨自住在深山裡頭，日夜精修，只為了追求無上的大道。阿羅漢所在的山頭附近有處村落，住著一個神童，由於宿世善根深厚，小小年紀就擁有異於常人的智慧。神童七歲那年辭別了寡母，踏上訪道之路；不久，他就找上了阿羅漢。阿羅漢見他年紀雖小，但天資聰穎，信念又深，於是就收他作了徒弟。神童成為小沙彌以後，除了每日盡心侍奉阿羅漢，修行的路上也絲毫不敢懈怠；到了他八歲的時候，就已經得到多種神通力，他的眼睛能澈照一切處所，耳朵能遍聽一切音聲，更能在空中飛走，能隨意幻化身形，能了知過去所發生的一切事。對他來說，想要得知宿世的因緣，只需靜心返照，過去的回憶就會如鏡像一般，清晰地浮現在腦海中。

這一日，神童入定的時候，照見了自己過去生的經歷，臉上不禁現出一抹意義深遠的微笑。阿羅漢見他定中發笑，就問他緣故。神童於是說：「我見了我前世今生眷屬的種種癡心執著，所以不禁發笑。五世



以來我輪迴人道，先後投生到五位母親的腹中，連累她們為我晝夜啼哭，悲傷憂愁。只要一想起我，她們的憂傷就無法停止，我以一身而害五母，使她們不能安穩穩、自自在在地過日子；我身如朝露，來去自由，五位母親卻把我視若珍寶，盡心呵護，白白受了許多苦。見她們癡情至此，使我忍不住搖頭苦笑。

我這一身到閻浮提世界中來，經歷了五世輪迴，當第一世的母親生下我時，隔壁鄰居的孩子也在同一天出世，不過我與母親的緣份很短暫，出生沒有幾日就夭折了，此後只要母親見到鄰人的兒子牙牙學語、模仿大人們作表情，以及搖搖晃晃學習走路的模樣，就忍不住淚如雨下；每當鄰人的母親面露笑容，往往就是我的母親悲傷痛苦之時。

第二世的母親生下我不久後，因為緣份已盡，我又早早夭折，之後只要她看見別人家的孩子喝奶，就會想起往昔哺乳時，我是何等活潑可愛，聰明討喜。不料這一切都好似一場春夢，來去了無痕，只要想到傷心處，母親總是悲痛哽咽，說不出話來。

第三世的母親與我相聚的時間就稍微長一些，直到我十歲離世以

後，我們之間的緣份才劃下句點，不過她心中的難過不捨仍是不亞於前兩位母親；每當她在用餐的時候，總是會愁容滿面地說：『如果兒子還在我身邊那該有多好，我就不必一個人孤零零地吃飯了。』

來到第四世，我的壽命終於又增長了一些，不過還是不到二十歲就死了。之後母親看見與我年齡相仿的鄰兒嫁娶，總是帶著滿腔悲憤自言自語：『我的兒子如果還在世，應當也要娶媳婦了，一轉眼間，孫子也隨即會出世，家裡頭熱熱鬧鬧的，豈不是挺快活？我究竟是造了什麼孽，得罪了蒼天，它要割我的心頭肉，殺我的獨生子呢？』

到了這一世，我七歲就拜別母親，離家訪道，跟隨師父在山中修行，雖然得了神通力，卻也讓我看見，母親在家中日日啼哭，為了此生與兒子不能再相見，為了我的生死，為了我是否溫飽，為了我的健康，她總是憂愁煩惱，食不知味。

在五世當中，我有緣與這幾位女人成為母子，但卻不能好好孝養她們，更因為不可測的生離死別，而引發她們無限的痛苦。現在假使能夠讓她們知道，我來去自在，無有增減，五世以來的輾轉生死，只不過



是換了幾副軀殼，也許他們就不至於悲傷到難以自拔，甚至要為我輕生了。唉！這世間的愛欲糾葛，既束縛人，又老是讓人愁苦；這世間的悲歡離合，既迷惑人，更是累人。到了今日，我雖已心如止水，難以回報她們的親情，然而母親們卻還是對我戀戀不捨，既執著又癡迷，所以我才會打從心底感歎，發出了那樣的苦笑。

而我又想，凡人不知道物有成住壞空，因為有成，所以有滅；人生也是如此，有出生，必有死亡。生離死別，都是轉眼間的事。凡人智慧不開，不曉得其中的道理，只知道隨波逐流，生生世世造業受報。我曾目睹三惡道中無數造業眾生，多劫以來，受無止盡的痛苦而求出不得，看到這一幕，我真要替盲昧無知的世人感到害怕。幸虧我覺悟得早，又受到佛陀與師父的教誨，幾經啟發，已經能收攝六根，不起妄念，自然也就沒有造惡的念頭。自從我得神通力後，見五位母親執迷不悟，反以為我福薄命短，而終日哀憐；更見苦難的眾生，日夜為名利情慾汲汲營營，不知道悔悟。然而眾生根器未熟，我又該如何勸告他們呢？唉！」

「不斷恩愛索，奮飛難如志。不離情識障，如何脫生死。誰為真種

子，其惟自覺悟。眾生根生熟，勸化變齟齬註①。去矣復何言，一笑當慧炬。」神童留下了這一首偈子後，長歎一聲，便縱身飛天而去。

註① 齟齬：音舉與，比喻意見不合，互有抵觸。



十二、海若現形

（出《佛說賢愚經》）

久遠以前，舍衛國有五百位商人想要入海採集寶物，卻乏人領導，於是就邀請了一位已受五戒^①的賢者一同前往，這位在家居士才德兼備，辯才無礙，眾人都一致認同他作為此行的領袖。

航行不久，海上突然憑空冒出一個龐然大物擋在船頭，此物渾身青中帶黑，露出兩排又尖又長的利齒，頭上還不停冒出旺盛的火舌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隻巨大醜陋的夜叉，伸手就要將船牽走。然而這隻恐怖的夜叉，卻是海神所幻化，他齜牙咧嘴逼近船上眾人，問道：「這世間還有什麼東西是比我更可怕的嗎？」此時賢者挺身而出，回答海神：「那當然，世間有比你更可怕好幾倍的人。」海神驚問：「是什麼人？」賢者回答：「世間有一種最愚癡的人，造作無數惡業，殺生、偷盜、邪淫，無惡不作；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、貪欲瞋恚、邪知邪見，樣樣皆犯。這種人死後唯一的結果就是墮入無間地獄中，受無量苦。在地獄裡，獄卒夜叉會用盡各種刑罰與手段折磨罪人，或用刀砍，或用車裂，

讓他們身首異處，屍體碎裂成數千段，接著再放到石臼中，或擣或磨，直到屍塊無法再分裂成更小的碎片。除此之外，上刀山、爬劍樹、躺火床、下油鍋、浸冰水、泡沸尿，種種可怕的酷刑一樣都少不了，如此受罪數千萬年，還不見得能解脫。你說，愚癡之人所受的罪苦，是不是比你還要可怕？」海神聽了，就默默將船放掉，隱身而去。

船繼續航行了幾里，海神卻不放棄，這次化做一個形體羸弱，幾乎是皮包骨的瘦子，又來牽船。他劈頭就問眾人：「世間還有比我更瘦弱的人嗎？」賢者回答他：「當然有，而且是你遠遠比不上的。」海神又問：「是誰？」賢者回答：「有一種愚癡之人，心量狹窄，貪心吝嗇，嫉妒心強，生前不知布施，死後墮入餓鬼道中，身體大得像一座山，咽喉卻細小如針尖，無法吞嚥。他們的頭髮長而蓬亂，形體又黑又瘦，千萬年來，一滴水、一粒米都無法入喉，他們皮膚黝黑，筋骨相連，瘦弱可憐的程度，是你遠遠比不上的。」海神聽完只好將船放開，再度隱身離去。

船繼續前行了幾里，海神變化作一位形容端正，玉樹臨風的美男



子，又來牽船。他問眾人：「你們可曾見過外貌像我一樣美妙的人？」賢者回答他：「當然有，甚至勝過你百千萬倍。」海神有些失落，問他：「是什麼人呢？」賢者回答：「世間有一種聰明人，奉行十善，隨時保持身口意業清淨，長期供養三寶，崇信佛法，他們命終以後，投生到天界，容貌形體潔淨出眾，端正無匹，殊勝莊嚴，勝過你千萬倍。你和他們相比，就像是拿瞎眼的獼猴，來跟年輕貌美的女子互相較量，只有自慚形穢的份兒。」

不服氣的海神將手伸入海中，掬起一瓢水，問他：「你告訴我，是我掌心裡的海水多，還是這片汪洋裡的海水多呢？」賢者答曰：「是你掌中的海水多。」海神不可置信地問：「你說的可是實話？」賢者回答：「這是千真萬確的話，一點不假。我來證明給你看。汪洋裡的海水雖多，總是有枯竭的一天，當劫難來臨時，天上同時出現兩個太陽，規模較小的泉水池塘會全數蒸發乾涸。等到三個太陽同時出現時，所有的小河支流都會枯乾。四個太陽並出時，陸地上的江河湖泊，也會全數枯竭蒸散。等到五個太陽同時出現，大海的體積會稍微減少；六個太陽同

出時，海水會消失三分之二；最後，七個太陽同時現世時，海洋不復存在，海床揚起陣陣塵沙，須彌山也隨之崩壞，從地表到地心，沒有一處不被太陽所焦燃。但是，只要有人能堅定信念，以一瓢水，供養於佛，或供養僧人，或奉養父母，或救濟貧窮，或施捨禽獸，這一念功德卻是歷經各種劫難末日都不會消失的。由此就能證明，你掌中掬起的一瓢水，是遠遠多於汪洋中所有海水的。」

海神聽了賢者的開示，內心湧起陣陣得法的喜悅，於是就將船送到寶藏的所在地，以各種稀世珍寶餽贈賢者與同船商人，並委託他們供養佛陀與僧侶，眾人欣喜若狂，將寶物裝滿整艘船，回到舍衛國，各行布施，並來到祇樹給孤獨園，以財寶供養世尊，求佛開化。世尊為他們一一落髮，因材施教，隨各人根器的不同向他們分別開示，眾人果然不負佛陀苦心，即時開悟，當場就證得了阿羅漢果。

註① 五戒：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。



十三、人藥醫王

（出《佛說菩薩藏經》）

無量劫以前，如來在閻浮提世界行菩薩道，以拯救世間人的危難為己任，他見眾生迷惑顛倒，人心病得相當厲害，因此很替他們擔憂。況且心病患者的數量，以及心病對於個人的影響，都是遠遠超過身病所帶來的危害。如來心想：「如果要拔除無量眾生身上的病根，為他們植入善因，就得要先讓他們生起信心，由衷地景仰佛法才行！如今閻浮提眾生執著我見，自私自利，愛惜自己的生命超過一切事物，想要贏得他們的尊敬，伺機種下善因，就得要先從醫病開始著手。」如來心意既定，就當場發出宏願道：「塵世眾生多苦多難，貧病纏身，我願以此身入世千年，化作世間人的藥王，千年來不間斷地度化有情眾生。今後無論世人遭遇何種病痛，我都能夠妙手回春，為他們除去身體與心靈上的各種苦楚。」

當時世間有一個大國王名叫摩希斯那，他以仁德治國，威名遠播，統領了周圍八萬四千個大城；他的王后母儀天下，愛民如子，時常向

摩希斯那進諫良言，是一個再盡責不過的國母。這一大國在國王與王后的治理下，國勢如日中天，人民也很安分守己。如來明白應化的機緣到來，於是就投生到王后腹中，準備度化眾生。

王后自從懷孕以後，便多了一項為人治病的異能，但獨特的地方就在於，一般的醫者都要藉由藥物為患者治病，王后卻只需用手觸碰患者，就能治癒他們身上的疾病。這段期間，王室中無論任何病人，任何病狀，即使是太醫們都束手無策的絕症，只要一經王后的纖纖玉手觸碰，就能立刻病除。這個消息在王宮內不脛而走，傳到最後，不管是耳聞王后異能，或是有幸親眼目睹王后治病的人們，都誠心感佩這樣的神蹟，內心生起了陣陣的仰慕讚歎之情。

王后懷胎十月後，順利產下一個端正莊嚴的男嬰，他一出生就張開小口，對眾人說：「我在各方面沒有什麼過人之處，但是唯有一項異能，就是特別善於醫病；從今以後，無論國內國外的病人，只要來到我的面前，我保證能讓他健康康地回去。」王子初生時，閻浮提世界的天龍鬼神為了替他傳播這則訊息，就入了世人的夢，告訴他們：「摩希



斯那王所生的王子是世間最高明的大醫王，他不像一般的醫生需要開立藥方，病人只要經過他輕輕觸碰，任何疑難雜症都能立即痊癒，因為他本身就是萬能的良藥。一旦接受了王子的觸碰，盲人的雙目會立刻恢復視力，啞巴能夠開口唱歌，失聰的人也能聽見造化的天籟。」

這個令人興奮的消息在一夕之間傳遍全國，國王聽了也很歡喜，於是就以「人藥」作為王子的名字。剛開始的時候，只有一些王室中人帶著病患來讓人藥王子醫治，但隨著王子治癒的古怪病症越多，他的名聲也越來越響亮，大家終於對王子醫病的神奇能力深信不疑。漸漸地，遠近各國的人民，只要身體不適，就知道要來求助人藥王子；各種風寒、瘧疾、火燒、骨折，無論是內科或是外傷，只要經過王子的身體或雙手觸碰，病情立刻能轉危為安，病人的心裡，自然也就轉苦為樂了！

時光飛逝，人藥王子入世以來，病人天天接踵而至，很快地，他為人治病，也已經長達千年的歲月，醫治的病人更是不計其數。就在王子救世宏願圓滿的這一天，他也安然往生了。後來陸陸續續有病人來到王子的住處求醫，卻得到王子離世的噩耗，不禁悲痛萬分，他們心碎地

哭喊著：「敬愛的人藥王子啊！您離去了以後，我們的病痛該由誰來救治呢？」這時病人中有一位較機伶的，就提出了一個想法：「人藥王子雖然已經往生了，但是他的遺骨尚在人間，一定能為我們拔除苦難。」眾人於是取來王子的遺骨，研磨成粉末，點在傷口或患處，果然就如同王子親手觸碰一般，立即藥到病除。直到王子的遺骨也全數被用盡了以後，病人們就聚集到王子火化的地方，他們抱持著這樣的信心：「我站在人藥王子火化的聖地上，一定也能痊癒。」果然，全身病痛也就如願一一解除了。

人藥王子的渡世大願不但讓他在世時救人無數，即使是往生了以後，依然能夠繼續造福世人，遺愛人間！



十四、佛陀恩主

（出《佛說賢愚經》）

世尊在王舍城竹園精舍弘法時，國內有一位非常富有的輔相，他一生中衣食無缺，但卻因為沒有子嗣而時常感到遺憾。有一天，恆河邊有一所當地人奉為信仰中心的廟宇，正舉行摩尼跋羅天的祭祀，輔相帶著隨從前往祭拜，跪在神像前誠懇地祈求：「聽聞天神大慈大悲，能救護所有的人民，滿足大眾的願望，功德無可限量。今天來到此地，天神如能滿足我的心願，賜我一子，我必當以金銀珠寶裝飾天神聖像，用上等名貴的香料來供養這座廟宇；但天神若是讓我失望，我也將拆毀這座廟宇，向眾人宣告，這是一所欺騙信徒的偽廟，讓他們不要再浪費時間金錢，進行無謂的祭祀。」

廟神聽了一驚，心想：「這個人位高權重，言出必行。但是我的功德力還不足以完成他的心願，如果不趕快想個辦法，這間廟一定會被他毀掉。」於是，廟神便向摩尼跋羅天神報告。然而，摩尼跋羅天神也無計可施，於是又再往上向毗沙門天王報告。毗沙門天王聽了也搖搖頭

說：「我無法阻止這件事，只有天帝有這個能力。」於是毗沙門天王立刻找上天帝，向他求助。天帝聽完以後，沉思了好一會兒才說：「這件事有點困難，還得要看有沒有因緣才好辦。」

此時，有一位天人現出五衰相^{註①}，壽命即將終了。天帝於是問他，願不願意投生到這位輔相之家？天人回答：「我的願望是將來能夠出家修行，持戒清淨。若是生在尊貴之家，想要離俗修行是很困難的，所以我只願生在一般平凡百姓家，滿足出家求道的志願。」天帝對他說：「如果你願意投身在輔相家，將來想要出家修行時，我一定會竭盡所能地幫助你。」

不久後天人命終，果然投生到輔相家，他出生時面貌端正莊嚴，不同於一般的嬰兒。輔相喜上眉梢，立刻請來算命師為兒子命名。算命師詢問輔相：「您是在哪裡求得貴子呢？」輔相回答：「是在恆河邊向天神祈求而來的。」算命師點點頭，於是就以此因緣，為男嬰命名為恆伽達。

一晃眼十多年過去，少年恆伽達也逐漸立定了志向，於是便向父



母直言自己出家修道的心願。沒想到父母卻一口回絕他：「我們家業龐大，而且只有你這麼一個獨生子，希望你能繁衍子嗣，光耀門楣，不要再有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。」從此以後，恆伽達時常悶悶不樂，心想：「如果捨此報身，再投胎到尋常百姓家，將來出家修行，應該就不會有這麼多問題了吧！」

於是，恆伽達背著父母偷偷溜出家門，打算結束自己的性命。但是，無論是從懸崖上一躍而下、或是投入河水中、甚至是吞食毒藥，都不能傷到恆伽達一分一毫。後來，他又想到一個辦法：「如果冒犯了王法，應該會被抓去砍頭吧！」恰好，當時天氣炎熱，正逢皇后帶領侍女出宮沐浴的日子，她們將脫下的衣服掛在樹林間，恆伽達見機不可失，就小心翼翼地潛入林中，偷偷拿起衣服，再大模大樣地走出去。侍衛看到恆伽達立刻撲上前，三兩下就將他給逮捕，抓到阿闍世王的面前。阿闍世王不甘王妃受辱，想要將他處死，於是立刻拿起弓箭，朝著恆伽達的方向，一連射出好幾支箭。詭異的是，射出去的箭不但沒有落在恆伽達身上，反而一支支彈回阿闍世王的方向。阿闍世王心生恐懼，問恆伽

達：「你可是天龍鬼神？」恆伽達說：「如果大王能幫助我完成一個心願，我必定據實回答。」阿闍世王允諾後，恆伽達就說：「我不是天人也不是龍，更不是鬼神，而是王舍國輔相的兒子。我一心想出家求道，無奈父母不願答應，我便想藉著自殺再投生至別人家，但連日來試過跳崖、投水、服毒，卻總是事與願違。用盡各種方法都不能如願後，我故意觸犯王法，希望能死在大王的刀箭之下，想不到就連大王也不能取我性命，這是多麼殘酷的事情啊！唉，現在我只希望大王能憐憫我，成全我出家求道。」

阿闍世王聽了恆伽達誠懇的回答之後，立即答應他出家修道的請求，並帶著他一同前往竹園精舍求見世尊。世尊得知恆伽達的心願，慈悲應允，當場為他開示法要。恆伽達心開意解，最後證得阿羅漢果，得三明^{註②}六通^{註③}，具八解脫^{註④}。

阿闍世王於是恭敬地請示世尊：「恆伽達過去世種何善因，能跳崖不死、落水不溺、食毒不亡、箭射不傷，並且有幸得遇世尊度其解脫生死？」世尊告訴他：「過去無數世前，有一大國名波羅奈，國王梵摩達



與宮女們在林中遊樂唱歌時，林外有一人也跟著大聲唱和。國王聽到他的聲音心起瞋妒，便派隨侍將他抓住，準備處死。這時有一位大臣從外頭回來，有事要呈報國王，恰好見到一旁有人手腳被綁住，他立刻詢問士兵事情的原由。聽完士兵的敘述後，他便交代暫時不要將他殺害，待他向國王報告之後，再決定如何處置。

大臣面見國王時，趁機替那人求饒說：『此人罪不至死，他雖在旁出聲唱和，但實際上並沒有做出姦淫之事，懇請國王慈憫，饒他一命。』這個人死裡逃生後，感念大臣的救命之恩，於是自願留在大臣家中當僕役。許多年以後，這位僕役有天聞來無事，回想起過往的種種，忍不住冷汗直流，他心想：『淫慾傷人的威力更甚於刀劍，我先前差一點人頭落地，正是被淫慾之心所害。』想到這裡，他立刻向大臣報告他的看法，請求大臣答應他出家修道。大臣答應了他的請求，並希望他將來修行有成後，能夠有機會再相見。

之後，此人來到一處深山修行，日夜思索苦空無常的道理，憑著一顆純粹的勇猛精進心，最後順利證得辟支佛果。得道後，他信守承諾

回來拜訪大臣，大臣非常歡喜，以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等四事供養他。這時，辟支佛在虛空中為他示現各種神通變化，放大光明，大臣看了，忍不住讚歎：『感謝您惦念往日情誼，不忘回來看我，但願我能仗著您的佛力加持，將來生生世世富貴長壽，並修成與佛一樣無與倫比的德行與智慧。』」

佛陀告訴國王：「那位助人得道的大臣，就是現在的恆伽達。以此因緣，他不但能投生到顯赫之家，而且富貴長壽，必得善終，即使遭遇險難，也會逢凶化吉。今生還能隨佛出家，直至成就佛果。」佛說完後，與會大眾都生起無量歡喜心，信受奉行。

註① 天人五衰：天人壽命將盡時，所出現的種種現象，有：衣服垢穢，頭上華萎，腋下汗流，身體臭穢，不樂本座五種。

註② 三明：宿命明，能知自身他身宿世之生死相；天眼明，能知自身他身未來世之生死相；漏盡明，知現在之苦相，斷一切煩惱之智。



註③ 六通：神足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天眼通、漏盡通。神足通謂身能飛行山海無礙，於此界沒，從彼界出，於彼界沒，從此界出，大能作小，小能作大，隨意變現。天耳通謂能聞九界眾生，苦樂憂喜語言，及世間種種音聲。他心通謂能知九界眾生，心中所念之事。宿命通謂能知自身，一世二世三世乃至百千萬世宿命及所作之事，亦能知一切眾生，各各宿命及所作之事。天眼通謂能見九界眾生，死此生彼苦樂之相，及見一切世間種種形色，無有障礙。漏盡通者，漏即五住煩惱惑也，謂如來斷五住惑盡，不受二種生死，而得神通。

註④ 八解脫：又名八背捨，解脫三界之繫縛煩惱的八種禪定。分別為：內有色想觀諸色解脫，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，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，空無邊處解脫，識無邊處解脫，無所有處解脫，非想非非想處解脫，滅受想定身作證具足住。

十五、割肉報恩

(出《佛報恩經》)

從前毗婆尸佛像法時期，波羅奈國有一位野心很大的叛臣名叫羅睺，他不甘屈居人臣，表面上對國王恭敬服從，實際上卻是陽奉陰違，別有用心。經過長久的預謀策劃，羅睺總算逮到機會起兵造反，以陰險的手段謀奪了王位，而國王羅闍也不幸在這場政變中身亡。

羅闍國王有三個兒子，依照長幼順序分封在王城周圍，建立起三個小國，負責守護波羅奈王城與邊疆的安危。羅睺由內攻破了王城以後，就仗著這股聲勢，繼續帶兵向三位小王步步進逼。第一第二小王因為國境接近王城，率先遭到羅睺軍隊的屠戮，第三位小王因為領地偏遠，暫時逃過了一劫，但是老奸巨猾的羅睺豈能容忍這樣的心頭大患留在人間，因此立刻揮動大軍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向第三小國。

消息傳來，第三小王竟當場嚇得暈倒在地，不省人事，過了很久才醒來。這時圍繞在一旁的侍臣都力勸小王逃到鄰國避難，侍臣們說：「鄰國國力強盛，而且與我國素有經濟上的往來，交情匪淺，必定能給



予大王妥善的庇護。」小王想了想，立刻開始規畫路程。照理說，由第三小國到鄰國有兩條路可以選擇，一條路直通鄰國，預計只要走上七天就能到達；另一條路迂迴難行，估計要十四天才能走到。倉促間，小王預備了七日的糧水，隨身攜帶，緊接著又入宮抱起兒子須闡提，呆呆地看了許久，臨別在即，縱使心中有無限感傷，一時間也不能以三言兩語說分明。王妃察覺丈夫的異狀，小心地問道：「臣妾見大王面容愁慘，似乎有心事。大王何不告訴臣妾，讓臣妾為您分憂解勞？」小王心裡亂無頭緒，一心只想打發王妃離開，想不到這樣的舉動卻讓王妃更加心急，她於是又說：「臣妾與大王的關係，就如同飛鳥的左右兩支羽翼。如今還有什麼事是大王不能告訴臣妾的呢？」小王不願多作解釋，於是自顧自將太子一把抱起，用布條牢牢地固定在身上，邁開腳步，頭也不回地衝了出去。王妃眼看形勢不對，只能緊追在後。

誰知道，他們一家三口出門時太過倉促，糧食準備不足，心裡卻又想快快逃到鄰國避難，以至於走錯了方向，不小心來到那條較迂曲的道路上。這條路向來少人行走，一路崎嶇，也沒有可以暫時充飢的野果，

走了幾天，小王帶在身上的糧食都已經吃完了，路程卻還前進不到三分之一。在這種求助無門，飢渴交迫的情況下，養尊處優的小王及王妃無處宣洩，只能依偎在一起仰天大哭，然而發洩過後，還是不得不擦乾眼淚，正視眼前的問題，因為要是再不做決定，三人可是會一起餓死在這裡。起初，王妃基於母性，決意犧牲自己，她說：「臣妾願以此身，保全大王與太子的性命，但願我這瘦弱的身子，能夠使你們父子聊充飢腸，躲過這場災殃。」小王考慮再三，實在別無他法，然而正當他忍痛拔出配劍，往愛妻身上砍去時，無情的食慾終究是敵不過親情的羈絆，一時的心軟，致使手上的利劍匡啷落地，及時保住了王妃的性命。年幼的太子瞥見父王對母親刀劍相向，急忙衝上前，緊緊抱住父王的手，一刻也不肯放鬆。他含淚問父親：「父王為何要傷害母后？」小王悲從中來，熱淚從臉上滾滾而下，他啞著嗓子告訴太子：「我要殺了你的母親，用她的血肉來充飢，唯有如此，我們父子倆才能活下去。」太子放聲大哭，極力勸阻父王。他說：「世間哪有孩子吃母親的血肉來保全自己的道理？請求父王殺了兒臣，讓兒臣一盡孝道，救父母之命。」小王



聽兒子這樣說，早已肝腸寸斷，他輕聲告訴太子：「人人都說孩子就如同是父母的雙眼，這世間又豈有挖出雙眼充飢，延續性命的作法呢？我寧可死在這裡，也絕對不要為了苟活而殺你。」太子經過一番思索，告訴父親：「如今距離我們的目的地還有一段距離，如果不作出一些犧牲，我們三人遲早都要死在這裡。父母之恩，如山高水深，恩重難報，若是兒臣有幸能助雙親逃過這場劫難，那也算不枉此生了！不過，為了避免我死後血肉腐爛不能食用，我想出了一個辦法，只要父王不殺我，每日從我身上割下三斤肉，二份供養父王母后，一份兒臣自己吃下，三人就能暫時保命，兒臣也不會立即死去。」小王與王妃反覆商量後，總算接受兒子的孝心，採用這最不得已的辦法。

接連著幾日，小王都含淚割下兒子身上的肉，供三人食用，好不容易撐過了幾天，終於越來越靠近目的地。然而眼看著還剩兩天的路程，太子身上的肉卻已經幾乎被割完，只剩下肢節筋骨還相連著，活脫脫像一副骷髏。小王與王妃見到兒子的模樣如此淒慘，前途卻還是一片茫茫，忍不住抱著他放聲大哭，他們告訴愛子：「我們泯滅

人性，吃下親兒的血肉，只為那遙不可及的希望，害你承受巨大的痛苦，卻還是不能到達鄰國，現在你身上再沒有肉可以割下，生命也已經到了盡頭，我看我們一家三口不如就一起死在這裡，至少屍骨還能相聚。」太子眼眶含淚，用盡最後的力氣勸說父母：「父王母后當初下了決心，即使吃兒臣的血肉也要活下去，現在既然只差兩日的路程，千萬不要因為一時可憐兒臣而動搖了。如今兒臣全身骨節間還有一些沒割乾淨的肉，請父王一并割除，只要吃下這些血肉，就可以再撐一兩天，父王母后也一定能到達鄰國，好好活下去。」小王與王妃依照兒子的遺言，將他全身僅存的血肉刮除殆盡，吃完以後，淚別了兒子，再度踏上逃命的路途去。僅存一口氣的太子，虛弱地站立在原地，目送父母遠去，只見他的父母邊哭邊走，不時回頭望向太子，直到離開了視線，才直直地往前方而去。

太子對著父母離去的方向呆立了許久，終於不支倒地。此時，他身上散發出的濃濃血腥味，吸引了荒山裡的各種飛蟲前來吸吮，昆蟲無情的舔舐更加深了太子的苦痛，他咬牙發誓：「願我宿世以來的惡業從此



鏟除，從今以後，不再造惡。今日我以此身供養父母，以報父母恩德，願父王母后，得無量福德。我身上剩餘的血肉，供養一切蝸飛蠕動，使我來世得成佛道，我成佛時，願除去眾生飢渴與生死重病，令一切有情，皆能得度。」當太子發下大誓願時，周圍開始現出異相，大地出現六種震動，紅日當空，禽獸奔走，大海揚起陣陣海嘯，須彌山也遭到波及，驚動了六欲天的天神們。天帝見狀，趕緊化作獅子、虎狼與各種可怕的猛獸，在太子面前齧牙咧嘴，將他團團包圍，作勢要吃掉他。然而儘管牠們不斷虛張聲勢，卻仍心存忌憚，不敢太過逼近，太子見到這群飢腸轆轆的野獸，起了大慈悲心，便說：「你們想吃我的話，只管隨意吧，我不會傷害你們的，不要害怕。」天帝聽到太子這番話，立刻恢復原形，他問太子：「你能行難行之路，能捨難捨之物，功德廣大，任何人見了都要佩服。我想知道，你的選擇是要生初禪天作大梵天王，還是要作魔王呢？」太子回答：「我只願求佛道，成就無上菩提。」天帝反問：「誰知道你不是在說大話呢？」太子平靜地立誓道：「如果我說的話有半分虛假，就讓我身上的傷口永遠無法治癒；如果我所說屬實，就

讓我傷口平復如初。」太子立誓的同時，滿身瘡口竟然不藥而癒，殘餘的筋骨覆蓋上一層光滑完整的肌膚，相貌也比從前更加端正，遠勝於常人。天帝見狀，立刻跪拜在太子面前，讚歎道：「善哉善哉！你的殊勝功德是我遠遠不能及的。你精進勇猛，必定能先我一步證得菩提，到時候，希望你能度我。」天帝說完以後忽然不見蹤影，圍繞在太子身旁的猛獸也跟著全部消失。

另一方面，小王與王妃歷經千辛萬苦，終於到達鄰國，鄰國國王聽聞他們路上的遭遇，很感念太子的慈孝，於是即刻調派了軍隊相助，並承諾護送他們夫婦安然回國，再共同商討誅滅羅睺的大計。小王與王妃為了收回太子屍骨，選擇由崎嶇難行的那條路回國，他們一路上悲痛萬分，沒想到行經與太子訣別的地方時，眼前所見卻是身軀完好的太子。親子三人這回相見，恍如隔世，他們悲喜交集地抱在一塊兒，互相慰問，太子於是將離別後的遭遇原原本本說出，小王、王妃與在場士兵聽了又驚又喜，認為是遇上了神蹟。接著，太子隨父母乘坐大象，回到波羅奈國，仰仗著深厚的福德，並得到鄰國出兵援助，很快就討伐了叛臣



淺說談因

佛經故事集

羅睺，收復了國土。而這則故事中的太子，也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前身。

十六、化身涉訟

（出《盧至長者因緣經》）

布施在六波羅蜜中可以說是最容易修習的一種德行，佛曾經教誨我們，人若是貪吝不捨，就會受到人天所共同唾棄，因此真正聰明達道的人，都會力行布施。布施的意思，就是施給他人好處，而布施的對象，自然也包含了這世間的一切有情，不僅僅限於人類。布施可以依性質的不同分為三種：財布施、法布施、無畏布施。不生自私自利心，不去侵佔他人財物，還能夠生出慈悲喜捨心來，將自己的財物施與一切眾生，救拔眾生的苦痛，這是財布施。自己精進求道，清淨身口意業，收攝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以正定洗滌心上諸垢，能隨大眾根器的不同，應機開化，說大乘法，使眾生破迷開悟，得大自在，這是法布施。澈悟六道輪轉的原由，知道眾生同具佛性，常生憐憫救護的善念，自己持戒不害，更廣為宣傳戒殺放生經典，勸無知造孽眾生持戒不害，這是無畏布施。合財、法、無畏三種布施，就成了三施一系的布施波羅蜜。布施是降伏慳吝的猛將，是剷滅苦難的大軍，是出產各種法與財的寶窟，是醫治煩



惱的靈丹妙藥，是無量劫來百千萬億聖賢們出離生死苦海的大道，更是助我們到達涅槃彼岸的橋樑。

從前在舍衛國有位一毛不拔的富翁，名叫盧至；他在過去生中發心布施，廣積善因，但是心念不夠誠敬，因此這一生雖然富可敵國，但是他的意志行為，卻總是粗鄙下劣，令人不齒。盧至身上穿的衣服時常附著一層污垢，連僕人的舊衣都比他乾淨；他日常飲用的食物，往往都是些雜糧野菜，髒水薄酒，只能聊充飢渴，與美味壓根兒沾不上邊；他住在簡陋低矮的房屋，出門乘坐破舊的小車；他將所有財物守得滴水不漏，每一分支出與收入都要與人斤斤計較。因此雖然他擁有萬貫家財，可是他過的生活卻比下人還要辛苦，時常被大眾所恥笑。羅睺羅尊者有感而發，還作了一首偈來形容盧至這樣的狀況：「所施因有異，受報各不同。布施志若誠，獲報當無窮。心若不莊重，徒施無淨報。盧至雖巨富，輕賤遭恥笑。」

有一天，城中舉行了一場慶典，家家戶戶張燈結綵，在門窗放置了各種美麗的花朵，道路上也灑滿了香水，行進間都能聞到一股沁人心

脾的香味。大街小巷上，也進行著各種歌舞遊戲，繁華熱鬧的景象，宛如置身天界。盧至頭一回見到這樣的場面，心裡感到既羨慕又吃味，他心想：「這些平民百姓不知道從哪裡借錢，買了這樣的美食華服，學著天人尋歡作樂；反倒是我，家中庫藏充盈，財寶無數，卻從未好好享受過。今天我何不取用一些錢財，好好犒賞自己一頓呢？」盧至起了這樣的念頭，便急急忙忙，一口氣奔回家中的財庫，領出五枚銅錢來。這時他又想：「我如果買了食物回家享用，給家人們看見了，總是不夠分配；但若是借用鄰居的屋簷下享用，碰巧遇到主人走出來，又免不了要分他一份；如果倒楣一些，碰到乞丐來乞討，那豈不是更麻煩？」為了善用這五枚銅錢，不讓他人瓜分了福份，盧至絞盡腦汁，終於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。

他跑到貧民窟裡的攤商，用兩枚銅錢買了燒餅，兩枚銅錢買了劣酒，一枚銅錢買了大蔥。他將這三樣物品小心翼翼地裹在外衣裡，快步往目的地前進，就怕被人撞見。途中經過家門，他還不忘溜進去抓一把鹽巴。到了郊外的一片樹林下，盧至拿出東西正要享用，卻聽到樹上好



幾隻烏鴉嘎嘎亂叫，他怕烏鴉前來分食，於是又繞到了一個古墓邊，沒想到古墓邊站著一隻瘦巴巴的野狗，看起來餓了好幾天，於是盧至趕緊迴避，遠遠走到一塊空地上。看來，此地終於沒有人來打擾了。盧至開心地席地而坐，在酒中放了點鹽巴，將大蔥夾進了燒餅裡，大口大口的嚼了起來。盧至難得放縱，心情激動異常，再加上此時酒香撲鼻而來，盧至未飲先醉，他搖搖晃晃地站起身，自言自語：「如此佳節，全國人民都在狂歡作樂，我怎麼可以獨自鬱悶呢？」說著，他便開始扭動身軀，胡亂起舞，興致一來，他甚至放膽高歌道：「我今歡喜慶佳節，縱情歌舞大歡樂，勝過毗沙門天王，亦勝忉利天帝釋。」

當時恰好帝釋率領諸天聖眾，往祇洹精舍聽佛說法，途中見到盧至口出狂言，唱歌貶低自己，心裡著實不痛快，因此打算略施小技，懲戒盧至。只見帝釋使出神通，搖身一變，就將自己幻化成了第二個盧至。此時帝釋所扮的假盧至與真盧至無論是身材習性、聲音外貌，都沒有分別。他趁著真盧至還在酒醉，侵入了他的家裡，召集他的所有家人，當眾宣佈：「從前有一個窮鬼附在我身上，無論我走到哪裡，他都緊緊

跟隨著我，左右我的意志，不讓我隨意取用家中的財富；每當我想花錢供養你們，他就百般阻撓。今天我走在路上碰到一位高人指點，他傳授了我幾句驅鬼咒，終於把這個窮鬼給趕跑。從今以後，我再也不會讓窮鬼附在身上了，不過你們千萬要當心，這個窮鬼跟我長得一模一樣，他被趕跑以後，心有不甘，一定會再回來冒充我，到時候你們千萬不能上當，要把他痛打一頓，逐出門外。」

說完，帝釋就命奴僕打開財庫，取出大把銀兩，到市集採買許多新鮮美味的食材回來，料理出一桌豐盛佳餚，讓家人們飽餐一頓。飯後，他又打開寶庫，將珍藏多年的瓔珞珠寶與華服分配給家人，命令樂工奏樂，趁著節慶，與家人載歌載舞，歡度佳節。此時盧至擺脫窮鬼附身的消息傳遍了左鄰右舍，好奇的民眾聚集在盧至家門外，想要看看這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景。他們透過門縫，看見盧至一家人身著精緻的華服，互相挽著手跳舞唱歌，門內還不時飄來陣陣香味，當真宛如置身天庭一般。

另一方面，真盧至酒醒歸來，卻發現無數民眾聚集在自己家門口指



指點點，耳邊還不時傳來陣陣樂聲。他越想越不對勁，暗自思忖：「會不會是國王怪我吝嗇，所以帶了人來沒收我的家產？還是舍衛城的百姓們想借用我家的場地來舉辦活動？又難道會是天神可憐我創業艱辛，想要幫助我，所以帶著諸天聖眾來此集會？還是家人恨我待他們刻薄小器，趁我外出謀反，偷了我的財產任意揮霍呢？」想到這裡，他再也按耐不住，於是推開了重重人牆，隔門大喊，要家人替他開門。

帝釋知道盧至已經到了門外，就要樂工停止演奏，派人將門外之人接進來。此時真盧至大搖大擺地走入家中，卻見家人紛紛走避，口中不斷唸著：「不得了了！窮鬼真的找上門了！」他正感到奇怪，卻見到一個與自己外貌打扮都一模一樣的人，面露喜色，居中而坐。他氣得大聲質問對方：「你是什麼人？竟敢在我的地盤放肆！」帝釋笑著對他說：「我盧至今日找回了本來面目，與家人和樂團聚。你又是什麼人？」盧至氣急敗壞，向左右大聲澄清道：「我才是盧至啊！」此時站在一旁的盧至家人，卻指著帝釋，異口同聲地說：「坐在中間這位，才是我家的好主人盧至。」盧至亂了主張，只好問家人：「你們口口聲聲說他是盧

至，那麼我又是誰？」家人回答：「你雖然與主人長相如出一轍，但其實是窮鬼的化身，我們不會上當的！」盧至看著在場的家人與奴僕，不禁心灰意冷，他說：「你們再看仔細一點，眼前這個人雖然與我長得分毫不差，但卻是來路不明的精怪所幻化，不是真的我。你們要是繼續是非不分，那我從前辛苦累積的家產，都要被這個妖孽給散盡了！」此時帝釋轉身問一旁的老母親，請她定奪。盧老夫人對著帝釋說：「你們兩個雖然長相一模一樣，無法分辨，但是你待我孝順有禮，真心侍奉，一定是我的親生兒子沒錯。」接著，盧老夫人又告訴媳婦：「那個人自稱是你的丈夫，敗壞你的名聲，妳怎麼不叫下人把他捉起來？」媳婦聽得面紅耳赤，狠狠地告訴盧至：「你這個假冒他人的惡鬼，還不趕快消失！我寧可死在我丈夫的身邊，也絕對不要在你身旁苟活！」帝釋見他們全向著自己，就趁機說：「既然你們都知道我是真盧至，為何還要讓那個窮鬼待在家裡撒野？」下人聽了立刻反應過來，把真盧至拖到門外，痛扁一頓才放他離去。

盧至嘗到眾叛親離的滋味，還換來一身傷，委屈地在路旁哭了起



來，有幾位善心的鄰人看見了，就聚過來關心他。盧至於是將陌生人易容頂替，害自己遭受誤會的事告訴鄰人，請求他們為自己想办法。過了許久，他自己忽然靈光一閃，抬起頭來告訴鄰人：「我想到王宮請求國王作出裁判，各位願意為我作證嗎？」鄰人知道國王英明睿智，都覺得這是最好的辦法，於是就答應了盧至。隔天，到了約定的時辰，鄰人都聚集到盧至面前，他卻眉頭深鎖，坐在原地。鄰人忍不住催促他：「我們不是約定好此刻要去見國王嗎？你還在猶豫什麼？」盧至扭捏地說出自己的苦衷：「此行請託國王裁決爭端，怎能少了謝禮呢？我想向各位好心的大德商借一些銀兩，買兩張細絨毛毯，進獻給國王。」這些鄰人也很夠義氣，盧至平時雖然不把他們放在眼裡，可是落難時，他們不但挺身相助，還二話不說，立刻去替他買了兩張細絨毛毯回來。盧至開心接過此物，總算能放心上路了。

到了宮門外，盧至向守衛報上姓名，說自己帶著禮物來求見國王；守衛雖然久聞盧至大名，但是在這個崗位上站了三十多年，卻從來沒有看盧至來過，心中不禁懷疑：「我聽聞盧至是個守財奴，今天說要獻禮

物給大王，不知道是出了什麼大事？」於是不敢耽擱，立即為他通報上去。國王向來沉靜自律，喜怒不現於色，這一次聽聞盧至有事相求，卻也忍不住在心中猜想：「傳聞盧至此人一毛不拔，愛錢如命，怎麼可能進獻禮物，要我為他辦事呢？」他隨即轉念又想：「這守衛已經追隨我三十多年了，絕對不會欺騙我。何況我既然貴為人主，就應當學習海納百川的精神，來者不拒。豈能算計他人的家產多寡，計較他人慷慨與否呢？」國王動了這樣的正念，就立刻吩咐守衛，將盧至與隨行證人一起帶上來。

盧至好不容易見到國王，急忙想取出夾在腋下的兩張細絨毯，獻與國王。沒想到他緊張過度，一時間竟拿不出來，再加上帝釋暗中施展神通，兩張好端端的細絨毯，取出後卻化成了兩束乾稻草。盧至見到這兩張寶貴的細絨毯化為枯草，又愧又急，眼眶中淚水止不住打轉，國王見到他慌亂的模樣，相當不忍，於是就以和善的語氣安慰他：「就算你帶來的是乾稻草，我也絲毫不會介意，請不要再自責了。你來見我一定是

有要事相求吧？什麼事儘管開口，我會為你作主的！」盧至還沒從打擊



中恢復過來，還執著於那兩束乾稻草，他對著國王哭訴：「我看到要獻給您的禮物變成兩束枯草，真是羞愧得無地自容，恨不得能挖個地洞鑽進去。唉，我現在也弄不明白，這個身體究竟是不是屬於我了！」國王聽他說話顛三倒四，知道他精神受創，不能發言，於是就轉而問他帶來的證人：「你們之中若有人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，就替他說出來吧！」鄰人於是就把陌生人頂替盧至，佔他家財，欺他家人，鳩佔鵲巢的過程一一向國王陳訴。國王聽完，在心中算計要如何為盧至討回公道，不久，他就對眾人宣布：「世人雖有面貌相似，難以區別的，但也僅僅只在表面，即使是刻意易容模仿，在被衣物所遮蓋的隱密部位，也還有許多秘密的記號無法被外人所得知，我想就這點仔細調查，還盧至一個清白。」當時有一位叫做宿求的臣子，立刻合掌讚歎國王：「善哉善哉！國王明察秋毫，智慧如日當空，必定能為盧至洗刷冤屈！」

過了一會兒，帝釋受到傳喚進宮，國王見他站在盧至的身旁，就像鏡子裡所反射出的另一人，無論年紀相貌、身材高矮、言行舉止，都與盧至是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。國王無法分辨兩人的真假，只好直接問

帝釋：「你究竟是什麼人？」帝釋歎了一口氣，裝作萬般委屈地告訴國王：「我在國內耕耘多年，大王竟然認不得我，我這樣卑微地活著，到底還有什麼意思呢？」國王被他說得有些慚愧，心裡認定了他才是真盧至，於是就對著先來拜見自己的盧至說：「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？」盧至見國王受到動搖，趕緊大喊：「請大王明鑑！他只是我的替身，我才是真盧至啊！」國王面對真假莫辨的兩人，說：「你們兩個就像鏡子的裡外一樣，找不出一點兒差異，既然你們都搶著說自己是真盧至，為什麼不拿出證據？」

盧至搶先說：「我就是被他奪去了一切，痛苦到幾乎失去了生存的意念，所以才找上大王，請您救助我。這樣還不能夠證明嗎？」國王覺得他言之有理，心中又想：「我既然接受了人民的納稅錢，就應當盡力保護人民的身家性命，今天這件事，非得要仔細推敲，作出公正的判決！」他緊接著告訴帝釋：「盧至從前貪鄙吝嗇，人人都知道，但是我聽說你出手大方，樂善好施，與過去的作風大相逕庭。依我看，你不是盧至。」帝釋回答：「大王果然明察秋毫！實不相瞞，我近日歸心佛



化，知道貪婪吝嗇死後必墮入餓鬼道，承受百千萬劫的苦楚，餓了只能以膿血屎尿充饑，即使眼前有清泉流過，也會立刻化作火焰，難以入口。我畏懼死後必須承受這樣的惡報，因此正念發心，除去了貪婪吝嗇的劣根性，從此一意布施，為自己累善積福。」國王聽完他的自白，也覺得很有道理，於是說：「確實！髒汙的衣裳只要用藥劑洗滌，污垢就能去除；好比煩惱汙穢的心靈，一旦聽聞佛法，自然清淨無垢。」

但是對於如何釐清兩人的身分，國王還是沒有頭緒，只好向一旁的臣子們徵求意見，要他們想辦法辨別真假盧至。此時宿求開口說：「何不讓他們將家裡的物件、擺設，以及秘密的事蹟寫在紙上，到時候兩張紙一對上，就知道誰是真盧至，誰是假盧至了！」於是，兩人各自佔據了一張桌子埋頭書寫，才一轉眼，就將兩張紙寫得密密麻麻。國王滿心期待地接過紙張，卻發現兩人所寫的內容，無論是家裡的物件，還是外人難以得知的家中密事，乃至於兩人的筆跡，全部都一模一樣。國王對於結果感到出乎意料，他想，這樣的怪事，或許是有鬼神的介入，而非人為。於是，他將最後的希望寄託在盧至的母親身上，希望藉著母子連

心的感應，讓這件事水落石出。

國王體諒盧至的母親年老，於是便吩咐了座位，讓她坐著聽審。國王告訴她：「請妳從眼前這兩個當人當中，指認出妳的兒子。」此時帝釋運用神通，在盧老夫人的耳邊小聲說：「娘親！妳可千萬不能再讓兒子受到窮鬼折磨！」老夫人聽到這席話，心疼兒子從前被窮鬼纏身，白白受了許多苦，於是立刻站起來，指著帝釋說：「此人事奉我的時候和顏悅色，恭敬慈孝，他才是我的兒子。旁邊那個假冒的窮鬼，時常忤逆我，對我不客氣，萬萬不可能是我的兒子。」國王點點頭，又問她：「您老人家一手將兒子養育成人，在他小的時候，可有看過他身上的隱密處，生有瘡疤、胎記或是黑痣？」老夫人想了想，立刻大聲說：「有！我兒子的左側腋下有一顆豆大的黑痣。」她話一說完，帝釋立刻暗中施法，在自己的左脅下方變出一顆黑痣。國王得到了這個有力的驗證方法，迫不及待地要他們脫下上衣，高舉左手。沒想到兩人露出了腋下，還是不能分辨。此時在場眾人看得嘖嘖稱奇，國王卻在心中暗自叫苦，他又再想了想，最後決定到祇洹精舍，請求如來相助。動身之前，



國王不忘唱偈歌頌如來：「佛慧如日照，救拔世間苦。乾竭愛欲海，解脫諸過誤。如來現神通，百怪皆驚懼。除滅我疑惑，為我辨真假。」

到了祇洹精舍，國王以摩尼珠等五種寶物供養如來，並帶領眾人，為佛作禮。禮畢，國王恭敬合掌請示如來：「高貴的世尊啊！請您憐憫我們的愚痴，以佛眼辨別真假盧至吧！」接著，侍衛將兩位盧至帶到如來面前，只見一位盧至面帶憂愁，衣著髒亂；另一位盧至神色愉悅，全身衣飾潔淨，看上去相當莊嚴。面對這個緊張的時刻，眾人忍不住屏氣凝神，等待如來的判決。此時國王從座位中站了起來，合掌問佛：「這件懸案有太多疑點，我等皆屬凡人，昏濁無智，不能明瞭，我聽聞如來大覺大悟，智慧通達，無所不知，願如來以智火燒除眾生煩惱林，以慧劍劃破眾生疑惑網。為我們判定，此二人究竟誰是盧至本尊。」

只見如來緩緩抬起雙臂，放出明亮無匹的光芒，破除了無盡的黑暗，一時間，即使是細小如灰塵的微生物，也在佛光的照耀下無所遁形。接著，如來輕聲問帝釋：「你在做什麼？」轉眼，假盧至就消失在眾人眼前，現出了帝釋本來的面貌。他渾身散發出一道道光芒，華美

的衣著裝飾著各種稀有難得的珍寶，莊嚴妙相，難以言說。帝釋合掌向佛，唱出一偈：「盧至常執迷，不肯行布施。五錢買酒餅，背地荒郊食。酒醉出狂言，蔑視諸天眾。警他無別法，稍使受折磨。」如來聽完帝釋澄清，對他說：「一切眾生都有罪過，你應當寬恕他。」盧至知道了帝釋捉弄自己的原因，就對他說：「我辛苦累積的家產，不是都被你拿去揮霍了嗎？你的氣也該消了吧？」帝釋卻告訴他：「其實我並沒有減損你一分一毫的財物，如果你不信，可以回家清點財產。」盧至見證了集眾人之智都不能解決的事，一到如來面前立刻迎刃而解，心中不禁對佛生起了無限踴躍的信心，當場就證得了須陀洹果。此時在場的天龍八部、比丘、比丘尼與在家眾，見到這樣的勝事，也分別證得了四果^①，歡喜而歸。

註① 四果：指聲聞乘的四種果位，即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。



十七、頑牛成佛

（出《佛說犢子經》）

如來某次途經維耶離國，在音樂園叢林下，集合了一千八百位比丘菩薩眾宣講法要。因為此地有母子二牛脫苦的因緣成熟，而當地上萬民眾，因子母牛而聞道開解的契機也已經到來，於是如來便示現身體上的不適，作為度眾生出苦海的方便船筏。

當時維耶離國有位婆羅門教士，名叫摩耶利，是數萬婆羅門徒的教師，受到王公貴族以及人民的禮敬與愛戴。摩耶利雖然坐擁萬貫家財，性情卻相當吝嗇，而且喜歡妒忌他人，不信佛法，不喜布施，可以說是——一個道貌岸然的偽君子。他在家中準備了許多張大羅網，覆蓋在屋頂與中庭，避免一切鳥類來侵犯他家中的穀物，如果有迷途的鳥兒不幸投入網中，便會在此斷送性命。摩耶利的住所距離音樂園不遠，於是佛告訴阿難，要他以如來的名義前往婆羅門教士摩耶利家，向他勸募新鮮的牛乳來治病。

阿難受到囑託，立刻托鉢來到摩耶利的門下，碰巧摩耶利和五百位

弟子正要進宮，晉見國王；他們走出門來，遇見阿難，便問：「和尚一早前來，是想求取些什麼呢？」阿難回答：「如來身體稍有不適，須要一些新鮮牛乳治療，我受命前來募取。」摩耶利聽完不答話，心裡卻打著壞主意，他想：「我如果不答應他，旁人一定說我吝嗇，但我若真以牛乳布施，弟子們必定認為我討好佛教徒。這該如何是好呢？」正在進退兩難間，摩耶利忽然心生一計：「我何不引阿難到那頭母牛那兒，讓他自行取乳？佛教徒時常和我們爭功德，這隻乳牛以暴躁頑劣出了名，如果恰好誤殺了阿難，不但可以挫挫那群出家人的銳氣，讓他們蒙羞，本地的佛教徒自然也會看不起他們，進而對我婆羅門教生信。如果萬一阿難順利取得了牛乳，至少也可以讓眾人改觀，不再說我吝嗇。呵呵！不管阿難有沒有取到牛乳，或是意外死於那頭凶暴的乳牛，都正合我意，而我又不必揹負任何罪名，天下間還有比這更划算的事情嗎？」

摩耶利污濁的心上，打定了這層主意，便對阿難說：「我所飼養的牛在早晨時已經全部放出去吃草了，現在只剩一頭乳牛在土坑裏，你自己去取吧！要擠多少都可以隨你的意思。」摩耶利說完又轉身呼喚小兒



子，對他細聲叮嚀道：「你帶出家人去找那隻最殘暴的母牛，但千萬不要幫他擠牛乳，我要試驗試驗那個出家人的能耐。」摩耶利的五百位弟子知道老師有意刁難阿難，心裡都很雀躍，有些人說：「佛陀自稱『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』，能度十方遍虛空一切老病死苦，今天為什麼自身卻患病了呢？」眾人帶著看好戲的心情，就這樣不斷竊竊私語著。

此時維摩詰居士想去參見如來，剛好經過摩耶耶利的住所，他看見阿難佇立在門前，便問：「尊者一大早持鉢來到此地，想求什麼東西呢？」阿難回答：「如來受了風寒，身體不適，須要飲用牛乳，所以派我前來募取。」維摩詰居士聽了，臉色一變，嚴肅地警告阿難：「你千萬不要亂說，如來覺行圓滿，身如金剛，眾惡皆已經斷盡，只有諸多殊勝功德，哪裡還會染病？你趕快住口，離開此地，不要再學外道誹謗如來，也不要讓天龍鬼神聽到這席話。即使是轉輪聖王，也得身體健康無病的大自在，更何況是從無量劫以來，布施一切，集成超卓無量福慧，而所成就的大覺如來金身！阿難，你千萬不要再說這種話，讓一般善根不夠的眾生，無端引起猜疑，以為如來仍會生病、有病還不能及早治

療。如此一來，你要眾生如何相信，如來能救拔世人的一切生、老、病、死各種苦楚呢？阿難你應該了解，如來是金剛法身，不是一般凡夫的肉身；是天上天下最尊貴、最自在無礙的大聖人！自古沒有會生病的佛，業已滅盡，又何來的病呢？阿難，你不要在此作有辱法門的事了，立刻離去，不要再多說了！」

阿難聽了這一席話，內心感到相當愧疚，正想起身離開，忽然空中傳來聲音：「阿難！維摩詰居士說得很對，但是如來想在五濁惡世，廣行救拔，只好以這取乳治病的因緣，方便示現，來度脫世間一切貪瞋淫妒愚癡的眾生，讓他們平等受益。阿難！你應當善體如來的度世美意，快去取乳，不用感到羞慚畏懼。」

阿難往空中望去，卻只聞聲響，不見人影，以為自己心生妄想，見到了幻象，可是他轉念又想：「難道是如來威神，為了感動一切有情，所以特別顯示這樣的神蹟？」這時五百位婆羅門教徒，聽到憑空出現的如來音聲，疑惑盡除，內心澎湃踴躍，同時間都發出無上正真的道意來。



另一方面，摩耶利偕同他的眷屬，以及附近無數的居民，將土坑周圍擠得水洩不通，就為了看阿難如何從那頭惡劣的乳牛身上取出乳汁來。阿難不慌不忙，來到土坑邊，內心暗自思索：「就法制而論，出家人是不能親自動手取牛乳的。現在該怎麼辦呢？」才起了這樣一個念頭，就有一位少年婆羅門教徒，忽然現身在乳牛身旁。阿難見到他，心裡非常高興，他對少年說：「這位少年婆羅門教士，勞煩你替我取牛乳好嗎？」少年低聲回答他：「我並不是婆羅門教徒，我是第二切利天的天帝，剛才聽說如來要取牛乳的消息，所以到此相助。」阿難趕緊問他：「天帝是多麼尊貴的身份啊！為什麼肯接近這腥膻惡臭，渾身污泥的母牛呢？」

天帝回答：「我雖然地位尊貴，卻遠遠比不上如來的可尊可敬，如來救拔眾生，尚且孜孜不倦，我既然身居帝位，當然也該學習如來的榜樣，發心布施。更何況世事無常，地位名份都只是一時的，我今日若是不勤修功德，等到福報用盡的那一天，難免要墮入三途受苦啊！」阿難又說：「天帝既然願意助我取乳，那希望您動手時自個兒小心，不要惹

怒了那頭母牛，不慎傷了自己。」

天帝點頭答應，隨即從容不迫地拿起阿難帶來的鉢，悄悄接近乳牛身旁，沒想到這頭素以頑劣著稱的乳牛竟一反常態，溫馴得像頭綿羊一樣，乖乖待在原地，絲毫不敢亂動。圍觀的眾人這時心裡又驚訝又緊張，他們都想著：「這少年婆羅門為何要代替家人取牛乳呢？要是那頭牛劣性發作，把他撞死了，那該怎麼辦？」同時，天帝一面為阿難取牛乳，一面向牛說道：「現今佛得了風寒，你奉獻乳汁，令佛服用以後早日痊癒，將來所得的福報不可勝數。世尊乃是一切眾生的大導師，救拔一切苦難眾生，蠅飛蠕動，只要得到世尊的救度，一切有情都能得道解脫！」想不到，母牛竟以人話回答天帝：「帝釋來取乳汁奉佛，我是再榮幸不過了！只是希望您取前面的乳汁，留下後面讓我哺育我的孩子，牠一早起來都還沒喝奶呢！我明白以乳汁供養如來能得意想不到的大福報，但仍願以平等心來照顧我的孩子。」

這時，等在一旁的那頭小牛，竟也張開他的小口，向天帝說：「我生死流轉經無數劫，直至今日才得聞佛名，祈請您將我的份，盡數取



用，奉養世尊，世尊是一切人天的大導師，能遇到他是我此生最大的福報。我吃草飲水，也一樣能夠存活，不必要依賴乳汁來維生。想想我從前作人的時候，所喝的乳汁從來也沒少過，再加上墮落在畜生道中，歷經不可數的時劫，喝過的奶水更是不可斗量。眾生愚癡，在世時總是逐妄執我，不知行善布施的重要，等到落入惡道，縱使事後追悔，也是枉然。我在前世時，曾誤聽惡友的邪說，不信佛法，因而輪轉畜生道中十六劫，今日遇到世尊，好比是久病之身，遇上了大醫王。這樣的機會太過難得，願您將母親的乳汁全數取回，讓我也得有道成佛的一天。」天帝於是將滿鉢的乳汁轉交阿難，然後隱身離去。阿難得了牛乳，歡歡喜喜地持鉢慢慢走出土坑，將牛乳獻給如來。

這時婆羅門教的教徒人山人海，全擠在土坑的周圍，他們看見出家人成功取得野牛的鮮乳，又聽到乳牛母子開口說話，都非常訝異，對佛陀的功德威神頓時興起仰慕之心，覺得自己平日不信佛法，實在愚痴。一時摩耶利的親屬與附近城鎮村落的男女老少，差不多有一萬多人，都踴躍向化，遠離塵垢，決心跟隨如來入道。

阿難取回牛乳，來到音樂園叢林下，這時如來剛為大比丘大菩薩眾數千人，說法完畢，阿難於是整頓儀容，在如來面前長跪合十，描述取牛乳的一切經過。並說：「天帝為弟子取乳時，母子二牛曾開口說話，弟子不知那母子二牛過去未來的因緣，請求世尊慈悲詳細開示。」

如來說：「這母子二牛從前曾是地方望族，家產豐饒，可惜性情貪吝，不肯布施，也不信古佛經訓及眾戒律，平日專以借貸為業，日夜盤算如何吸取更多的利息，有些人好不容易還清了債務，卻又遭到他們誑騙，說欠錢尚未還清。因為造作如此惡業，牠們墮在畜生道中已經十六劫，如今聽聞我的名號，心生歡喜，說起來也是磨難已久，罪業當盡，因此心境清楚，一聽佛名，就生善念，甘願獻乳與我，種此善緣，不久就能得道解脫。」

如來當時微微含笑，口邊放出五十種光，大地隱隱震動，光照十方，不一會兒，只見瑞光迅速折回，以如來為中心繞身三圈，隨即分成兩束瑞光，一束射入如來的肚臍，一束射入如來的頭頂。

阿難合掌，再度問佛：「弟子知道如來不輕易笑，若是笑了，一定



有其因緣，還請如來開示！」如來告訴阿難說：「你可不要輕視這兩頭牛。牠們母子命終後，七回生在兜率天及梵天上，七回生在人間，作富貴人家的子弟，從此不再生三惡道中，世世以智光不昧，通曉宿命，虔誠供養諸佛，懸掛彩畫旗幟，散花燒香，受持經法。母牛以此因緣，未來在彌勒佛下生人間時，隨佛出家，勇猛精進，很快證得羅漢果。小牛功德尤其殊勝，上下二十劫盡，隨即成佛，佛號乳光如來。乳光如來成佛時，將度盡天上天下六道眾生，及蝸飛蠕動等類，數量多於恆河裡的泥沙。」

最後，如來又慎重地告訴阿難：「這母子二牛，尚且能發心布施乳汁，種下善因終至度脫成佛；偏偏六根完具的人類，卻往往自暴自棄，不去探究自己生從何來，死從何去，不知鑽研經訓，尊重戒條，也不相信現在布施，今後當得福報，只是盡情放縱自己的身口意三業，心上想的無非惡念，口裡說的無非惡語，一身做的，無非惡事，日夜顛倒在淫、怒、癡三股惡浪之中，所以萬劫沉淪，永無出脫的日子。」

經過如來開示後，席中五百位長者子，內心都發起無上正真道意，

三千八百位婆羅門教徒也速得須陀洹果，往昔不信生死罪福的五百位毀佛者，也頓時破除邪知邪見，同受五戒，做了清淨信心的在家居士。



十八、蠱女破迷

（出《佛說摩登女經》）

如來的弟子阿難是一位相貌堂堂的美男子，即使只是走在路上，也時常引來他人側目。有一天，阿難外出化緣，中午吃飽飯後，沿著河邊行走，當時天氣炎熱，他口乾舌燥，正想汲水來喝，眼角忽然瞥見一位妙齡女子在河邊挑水，阿難趕緊追上去，向女子乞水。說來也是造化弄人，女子舀水給阿難的時候，竟無意間被他俊俏的面貌迷得如癡如醉。阿難沒有察覺異狀，喝完水後，禮貌地謝過少女，隨即轉身離去，想不到少女竟偷偷尾隨阿難，回到他居住的地方，直到目送阿難踏入門內，才依依不捨地離開。

少女回到家以後，對阿難仍是念念不忘，她纏著母親摩登不斷哭鬧撒嬌，母親出言關心，她卻又嬌羞不語。經過摩登連番逼問，少女才招出今日與阿難相遇的實情。她斬釘截鐵地告訴母親，自己此生非阿難不嫁。摩登拗不過女兒的請求，只好替她出外打聽阿難的來歷；沒想到這一打探回來的結果，卻是讓母女倆大失所望，她告訴女兒：「我聽說

阿難已經是出家的佛弟子，出家人必須堅守戒律，不得嫁娶，他是不能跟妳結為夫婦的，妳還是早點死了這條心吧！」少女聽到母親的話，不禁難過得掉下淚來，倔強的她告訴母親：「我知道娘親妳擅長巫蠱之術，求求妳一定要幫助我贏得阿難的青睞，否則我只好絕食自殘，以示決心了。」

摩登害怕女兒作出傻事，只好依著她，趁阿難出外乞食的時候，邀請他來家裡接受供養。阿難見摩登這樣一位平凡的中年婦女，懇切地邀請自己回家，只是全然感念著對方的善意，絲毫沒有對她起戒心，更不知自己正要落入他人圈套。而另一頭，少女事先躲在房內，注視著客廳的一舉一動，當她見到意中人走進門來時，心裡忍不住緊張狂喜。接著摩登引阿難入座，開門見山對阿難說：「我有一個女兒很喜歡您，想要與您共結連理，不知道師父意下如何？」阿難面有難色地回絕她說：「出家人娶妻是違反戒律的。」摩登不死心，又說：「我這個女兒個性剛烈，您如果不肯娶她，她是會去自殺的。」阿難說：「我早已隨佛出家，佛嚴禁出家人接近女色，我必須遵從。就請施主不要再為難我



了。」摩登沒有辦法，只得入內告訴女兒：「阿難一心守戒，不可能娶妳為妻。」少女熱切的心被潑了一盆冷水，哭著問母親：「佛法究竟有什麼高妙之處，讓他這樣死心塌地？」摩登告訴她：「佛道與阿羅漢道都是很高深的法門，不是我們這種泛泛之輩的道術可以比擬的。」

少女內心陷入天人交戰，但最後還是決定奮力一搏，她放下名節，請求母親將自己與阿難關在屋子裡，只要在天黑以後，與阿難行夫妻之實，等到生米煮成熟飯，阿難就再也不能推辭。摩登依照她的意思，將門窗一一鎖上，再發動術法，將阿難軟禁在屋內。接近日落的時候，摩登開始著手佈置臥房，少女見計畫已經成功了一半，幾乎要喜極而泣，她把握住寶貴的時間，找出最華美的一套衣裳，要讓阿難對自己另眼相看。梳妝完畢後，原來就嬌俏可愛的少女多了幾分成熟艷麗，看上去婀娜多姿，宛若天女，摩登見時機已經成熟，就將她牽到客廳與阿難相見，誘惑阿難與她成婚。可是面對眼前嬌豔欲滴的少女，阿難仍是堅守佛戒，抵死不從。摩登一氣之下，在中庭堆柴生火，霎時間，熊熊火光撲面而來，強悍的熱浪逼得三人汗珠直下。

摩登牽著阿難的衣角，將他推到柴火前，威脅他：「看到眼前這團烈焰了嗎？你今天要是不跟我的女兒成親，我就把你丟到火裡去！」阿難雖然被熱火逼得難以呼吸，心裡卻仍惦記著佛戒，他心想：「雖然我此身陷在魔窟裡頭，難以脫逃，但也不能因此就輕易破戒，讓人輕賤了佛門。」一想到這裡，阿難便恭敬合掌，默念如來名號，如來知道阿難遭遇危險，立即使出神力，助阿難脫離險境，平安回到如來面前。少女眼見棋差一步，卻讓阿難脫身離去，整夜心有不甘地在母親面前哭鬧；摩登雖然心疼女兒，卻也只能不斷安慰她：「阿難是虔心向佛的人，我的道行不能勝過他，終究無法完成妳的心願。」

隔天，少女決定自己外出尋找阿難，恰巧上路不久，就撞見了阿難在外乞食。她小心翼翼跟著阿難，深怕一個不小心跟丟了，有時還刻意繞到阿難面前，仔仔細細地將他全身上下打量一遍。阿難對少女糾纏不休的行為感到很頭疼，但是又不知道如何解決，只能一路低著頭，盡量避開少女的目光。回到住所以後，女子仍然不願離去，她癡癡地守在門外，盼望阿難能再出來與她相見；過了許久，少女等到心灰意冷，知



道阿難今日不會再出門，才心不甘情不願地離開。

阿難對於近日發生的事感到相當煩心，只好將遇見少女的來龍去脈，完整地稟告如來，期望如來能指示自己該如何做。如來聽完後，即刻請人將少女帶到座前，對她施行教誨。如來問少女：「妳苦苦追隨阿難，目的是什麼？」少女理直氣壯地說：「我聽說阿難沒有娶妻，恰好我也沒有丈夫，我們兩人如果能共結連理，豈不是一樁美事？」如來告訴她：「阿難是出家人，沒有頭髮，可是妳卻留著一頭長髮，要如何與阿難匹配？如果妳決心為阿難落髮，我就答應妳的請求，讓妳與阿難做夫妻。」少女不願錯過這難得的機會，二話不說就點頭答應。如來又告訴她：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。妳如果要落髮，必須先回家徵詢母親的同意。等到妳確實落髮以後，再來見我吧！」

少女早已被愛沖昏了頭，一回到家中，立刻轉告如來所開出的條件，要求母親為自己削去一頭長髮。摩登聽到一手拉拔長大的女兒這樣說，心中不禁湧起陣陣酸楚，她告訴女兒：「自古以來，女子最重視的就是自己的名節與秀髮，妳何苦為了阿難捨棄一切呢？如今國內名門

貴族的子弟中，不乏聰明俊秀的人物，只要妳放棄阿難，娘親大可為妳從中挑選一個最合適的夫婿，妳沒有必要這樣委屈自己。」少女不願妥協，強硬地回答母親：「請娘親不要再說了，我此生如果不能嫁給阿難，那只有自我了結一途！」摩登聽女兒說出這樣大逆不道的話，只能哭著說：「妳真是丟盡了我們家的臉！」少女看見母親為自己傷心落淚，終於有些慚愧，於是就將態度放軟，對母親撒嬌道：「我知道娘親是最愛我的，但是既然愛我，是不是更應該尊重我的決定，讓我選擇自己所愛呢？」摩登知道女兒生性固執，一旦決定的事，再也沒有挽回的餘地，因此只好無奈接受，含著淚為女兒削去長髮。

少女削髮後，滿心期待求見如來，她劈頭就問：「我已經剃髮了，你什麼時候讓我和阿難做夫妻？」如來告訴她：「我要先問妳一個問題，確定妳對阿難的心意是真實的。妳說說看，妳愛阿難什麼？」少女認真想了想，開始滔滔不絕說起阿難的好處：「我愛阿難一雙眉目生得清秀爽朗，我愛阿難一個鼻子生得端正挺拔，我愛阿難的一張嘴，兩隻耳朵都生得出人頭地；也愛阿難聲音的溫和，行步的安詳。我只覺得在



千百人中，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像他這樣美好的人來。」如來聽完，告訴眼前這位癡情的女子：「再美的身體五官，裡頭仍是含藏了種種穢物。眼中有淚，鼻中有涕，口中有唾液，耳中有垢，體內還有屎尿臭穢等等不淨之物。而成年後的女子，體內會按月排出經血；有經血，便有孕育子女的苦楚；有子女，便容易費心勞神，早早衰病。現今妳都還沒有享受到絲毫的快樂，卻已經能夠預見悲苦的未來；妳想，這具虛幻不實的軀殼，究竟帶給妳什麼好處，值得妳這樣貪戀呢？」

少女對阿難的迷戀讓她連日來行事顛倒，糊里糊塗，忽然間聽到如來法語，就好像天上灑下沁涼的甘露，澆熄了她滿腔的愛慾，直到此刻她才終於能定下心來，觀照自己身心的種種不淨。頓時，她只覺得這個臭皮囊中，裝滿的淨是些汗穢的東西，簡直一無是處。她原先苦苦執著的那些男歡女愛的妄念，瞬間被打破了，取而代之的，反而是正念思維。如來見少女證得了阿羅漢道，刻意告訴她：「起來吧！妳現在可以去找阿難了！」此時少女智慧已開，對於自己先前的種種作為，慚愧得抬不起頭來，她長跪在如來前懺悔：「我從前被愚癡蒙蔽了本心，所以

盲目地追逐阿難；現在我找回了自己的智心，就好比是在夜路中得到一盞燈火照明，好比是前途茫茫的瞎子得到攙扶，就好比是寸步難行的老人得到拐杖撐持，更像是乘船翻覆前，千鈞一髮抵達彼岸。感謝如來慈悲，以高妙圓滿的佛道開示於我，如今我已開悟得解，不會再執著於虛幻不實的情愛。」

後來，弟子們向如來請教：「摩登母女二人行事不正，對阿難行使蠱術，罪孽深重，深為眾人所不齒。為何摩登之女最終仍能得羅漢道呢？」如來告訴弟子們：「摩登之女在過去世中，已經五百世與阿難結為夫妻，到了這一世，她對阿難的愛執仍然不能輕易斷捨，所以一見到阿難，就情不自禁地迷戀他。在過去五百世中，他們夫婦二人感情和睦，彼此敬愛；直到這一世因緣成熟，兩人同入佛門，在我的經律中得道。五百世夫妻的貪愛之情，自此化為同門兄弟情誼。」



十九、變形拔友

（出《佛說彌勒為女身經》）

如來憑藉著累劫布施修善的大福德，在某一世投生為忉利天的天主帝釋。他雖然位高權重，卻常懷慈悲，關注眾生的禍福安危，更時常遊化人間，體察民間疾苦。帝釋閒時常思索苦、空、無常的妙理；在修行上也非常精進，絲毫不因身居高位而懈怠。

有一次，帝釋觀察到宿世好友投胎轉世為富家商人的妻子，身處在追逐名利的環境中，早已忘記了從前的修持，每天只知道坐在自家的店鋪裡經商營利，渾然不知諸法無常為何物。為了救拔友人，帝釋搖身一變，裝扮成一個衣著光鮮的商人，來到婦人的店裡頭，假意要挑選東西。婦人看到生意上門，高興得眉開眼笑，趕緊進屋裡拿了把椅子請客人坐。商人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婦人，臉上忽然露出了微笑，婦人心裡一驚，不知道商人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，但因為對方表現出來的態度彬彬有禮，不像是有意輕薄，因此就沒有繼續深究。

過了好一會兒，商人仍然定定地站立在店鋪裡，他看見婦人的兒子

在攤位旁把玩著波浪鼓，臉上又浮現出神祕的笑容。同時間，在婦人店鋪對面的一座神廟，有位孝順的男子為了拯救重病的父親，正在廟前殺牛祭祀，求神消災。商人見到眼前的情景，再度含笑。接著，對街一個少婦懷中抱著孩子，朝商人走來，沒想到那孩子胡亂揮舞手裡的玩具，竟不小心割傷了母親的臉；那位母親知道孩子不是有意，即使鮮血汨汨流出，染紅了頸部，她卻一點兒也不怪罪。商人見了，又是一笑。

此時默默在一旁觀察的婦人終於忍不住質問商人：「為何先生稍早來到店裡時，先是對著我笑，接著看到我的兒子與鄰人，又接連露出笑顏？」商人對她說：「好友，妳當真不記得我了嗎？」婦人以為他有意捉弄，臉上露出不悅的神情來，商人見了，只好歎口氣，向她解釋：「妳眼前玩著波浪鼓的兒子，前世正是妳的父親，他死後因為業報的驅使，一度投胎作了牛，生前挨鞭子，死後還要被扒皮作成牛皮鼓；等到業債清償了以後，終於能再度得人身。因為他死後魂神一直牽掛著妳，所以今生投胎到妳腹中，與妳成了母子。唉！這也難怪了，只不過經歷一次轉世，妳就已經不認得自己的父親，更何況我與妳是久遠前的交情



呢！剛才妳兒子手上玩弄著的那只波浪鼓，其實就是由他前世的牛皮製成的，如今這孩子打鼓玩樂，卻不知道正敲在自己身上，所以我才發笑。就像廟裡那位愚痴的『孝子』，以為殺牛祭神可以為父親求得健康的身體，想法實在荒誕；試想，為求自己親人活命，卻去殺害另一個生命，等到親人死後，人與牛身份對調，冤冤相報，要到什麼時候才能了結？至於對街走來的那對母子，在前世時原是正室與小妾的關係，當時身為正室的母親專制霸道，嫉妒心很重，時常背著丈夫凌虐小妾，小妾心中常懷不平，最終含恨而死。正室死後，再度投胎為人婦，而小妾則投生為她的兒子，來報宿世之仇。所以即使他常無故弄傷母親的面孔，母親卻絲毫沒有怨言。以上種種人世癡態，正是我發笑的原因啊！」

商人見婦人沉默不語，就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唉！人事無常，權力地位、愛恨情仇都只是一時的，死後真正能帶走的東西，只有一身的業報罷了！世人蒙昧無知，往往只要隔世，就將從前的善根善業拋諸腦後，甘願沉淪苦海，何況經過長劫流轉，本心早已不存！古佛曾說：『被色相所蒙蔽的人，就如同盲人一樣，不能窺見世間的大道理；挾持

邪知邪見的人，則是自己掩住了耳朵，聽不見佛的妙理。』我剛才多次含笑，正是為此。世間的榮辱貴賤就如同朝露與閃電，轉眼就灰飛煙滅，唯有無常，才是最真實的。老友！奉勸妳不要隨波逐流，沾染了五濁惡世的種種愚癡，而是應當要嚴守五戒，精修六度，力求自拔。我該回去了，如果他日有緣再相見，我會回來這裡找妳。」商人說完立即隱身而去，留下悵然若失的婦人。

從那天起，婦人日漸悔悟，戒除了貪瞋癡三毒，一改往昔奢靡爭利的作風，努力修持，潔淨自己的心志，就是盼望有一天商人會再來找她。過了幾天，帝釋化身為一個樣貌醜陋、衣著破爛的男子登門拜訪。他來到婦人家門口，告訴門衛：「我來找我的老朋友，勞煩你代我轉達。」婦人滿心期待地來到門外，卻看到一個狀似乞丐的男子，不由得失望地說：「你不是我的朋友。」帝釋見婦人沒認出自己，就對著她微微一笑，說：「我跟你分別才幾日，不過換了一副軀殼，妳又不認得我了，如果再隔世，那該怎麼辦？」婦人聽他這樣說，心裡頭很是慚愧，帝釋於是又語重心長地叮囑她：「妳必須精勤地奉持佛陀教誨，收攝心



志，秉持正念，才能在佛道上有所成就。人生苦短，修行不易，妳應當多親近善知識，不要再被塵世所迷惑了！」帝釋留下了這番開示，再度隱形而去。而婦人經過多次提點，終於從夢中醒悟，一心一意地朝菩提道上堅定而行；事實上，這位婦人就是彌勒菩薩的前身。

二十、施血度生

（出《佛說賢愚經》）

一日，阿難午飯後在林間坐禪，心思飄忽間，偶然起一思維：「真是奇妙啊！佛陀在世，普潤眾生，教導一切眾生離苦得樂，轉禍為福，這是基於什麼樣的因緣呢？憍陳如、跋離、婆沙波、阿奢輸、摩訶男等五比丘又是具足了怎樣的福德因緣，才能在佛初成道時，蒙佛接引，率先聞道呢？」想著想著，阿難決定前往請示世尊。世尊告訴阿難：「憍陳如等五位比丘，確實在過去世中與我有著密不可分的因緣。」

「過去久遠劫前，有一位國王名叫慈力，他慈心廣大，愍懷一切眾生，愛護人民數十年如一日，並以六度十善來教化百姓，從來沒有生起一絲絲厭倦懈怠的心。在慈力國王的治理下，全國上下充滿祥和之氣，人民安居樂業，奉行諸善。在那段日子裡，監牢裡沒有犯人，法庭上沒有官司訴訟，人民上下一心，國運達到空前的昌盛，因此邊境也沒有敵人前來侵犯。」

然而在更早之前，其實國內曾經出現過許多夜叉鬼魅，滋擾人心，



吸食人類的精血，但是在經過慈力國王的教化以後，人民都懂得收攝身心、敦修十善，所以鬼怪無法輕易靠近。久而久之，失去了飲食來源的鬼怪們個個骨瘦如柴，眼冒金星，游走在死亡邊緣。最後，有五位鬼王為了打破現狀，彼此壯膽，化作夜叉來到慈力國王面前，向他懇求道：『慈悲的大王啊！我們鬼卒向來都是仰賴人血才得以存活，但自從大王您教導人們修習十善以來，我們再也無法靠近您的國民。現在我們失去了飲食的來源，又餓又渴，已經快要活不下去了，請您大發慈悲，救救我們吧！』

慈力國王一聽，心生悲愍，立刻拿起手邊的利刃，在自己身上劃出五道傷口，布施自身的鮮血。飢腸轆轆的夜叉們見到國王血流如注，趕緊拿起器皿盛接鮮血，痛快地飽餐一頓。吃飽喝足後，他們感念慈力國王的恩德，不願離去，慈力國王知道他們有善根，立即允諾：『你們之所以墮入鬼道，都是由於貪瞋癡三毒在心中根深蒂固，如果你們感念我的恩德，現在就要開始修習十善，救拔自己出離三途。今天我以色身之血來解救你們的飢渴，來日當我成佛之時，一定要以法身的戒定慧血，

除去你們貪瞋癡三毒的飢渴，使你們究竟涅槃，到達彼岸！」

世尊最後告訴阿難：「當時的慈力國王就是我，五夜又則是憍陳如等五比丘。我曾發下誓願，生生世世率先度化他們，所以最初成道說法時，他們一聽就能契悟。」



廿一、獻花受福

（出《佛說賢愚經》）

佛陀住世的時代，舍衛城有一戶大紳士家，誕生了一個相貌莊嚴的男嬰，據說在他即將出世時，家中眾人不約而同在天空中看見花雨紛飛的異相。又因為這名男嬰出生以後，室內瀰漫一股異香久久不散，因此大紳士就將他取名為華天。

時光飛逝，華天轉眼長成一個聰明俊秀的小男孩，他從同伴間聽聞別人談起靈山法會上，佛陀與諸位菩薩講經說法的盛事，心裡頭很嚮往，於是就沿途問路，來到了佛陀說法的地方。

華天一見到佛陀無與倫比的尊榮，以及在座僧眾的神采，不覺肅然起敬，心生羨慕。他想：「我何其榮幸，得以生在佛陀住世的時代，且能與諸位聖眾一同領受法益，這樣的機會實屬難得。不過，如果我能禮請佛陀與弟子們來到家中說法，度化家人，那豈不是更好！」於是華天恭恭敬敬地走上前去，禮請佛陀度化自己的家人。如來知道華天童子得度的機緣來到，就欣然接受他的邀請。

隔天中午，佛陀帶領諸位大弟子來到華天家裡，只見華天憑藉著宿世善因以及現前願力，憑空化現出許多寶座，整整齊齊地排列在室內；佛陀與比丘們依序入內，紛紛坐定後，寶座竟是不多也不少，恰好吻合出席的人數。接下來，華天更展現宿世累積下來的大福德，一切美好的飲食不需請人製作，更不需要任何花費，只要他心中念頭一生，隨即就出現在眾人眼前。待眾人飯飽以後，佛陀便開始為華天說法，經過了佛法的沐浴，華天一家人當下就證得了須陀洹果。精進的華天更趁此機會向父母請願，要追隨佛陀的腳步，出家修行。經過雙親的同意後，華天即刻來到佛陀面前跪地禮拜，正式成為出家比丘。之後華天接受佛陀的教法，依教起修，很快就證得了阿羅漢果。

阿難見到此情此景，便來到佛陀的面前，長跪問佛：「世尊，華天比丘宿世培植何種福報，讓他在出生之時就感召滿天花雨？又是何種因緣，使他能變化無數寶座，無數妙好食物？敢求世尊為弟子解惑。」

佛陀告訴他：「久遠以前，毗婆尸佛化現世間，普潤眾生，領導諸位大弟子遊歷各處城鄉，啟迪民智。每當他行經一處，總有無數富豪



與善男子善女人竭誠供養。當時有一位窮人看見毗婆尸佛與僧眾來到村落，心生歡敬。雖然他打從心底想供養佛與諸弟子，卻苦於手邊沒有錢財，不能準備齋食，於是他來到郊外，將眼前所見的無數美麗鮮花都摘回去，散落到僧眾眼前，至心作禮，再心滿意足地離開。當時散花的窮人，就是今日的華天比丘。因為他在過去生中，以至誠無比的信心與恭敬心採集野花，供養毗婆尸佛與諸位僧人，因此九十一劫以來，世世都能投生在美好的環境；並且世世容貌端莊，宛如天人，心中只要有所意願，飲食衣物乃至於日常用品都能隨念而至。這就是華天比丘得福的因緣。此後，你們也應當要拔除慳吝貪愛的心病，勤修布施波羅蜜，不要拘泥於錢財的多寡，在意供品是否豐盛，只要隨時隨處釋出至誠心，恭敬地善待他人，一樣能為自己培植福報，華天比丘的事蹟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」

廿二、忍辱成真

（出《佛說賢愚經》）

久遠無量劫前，波羅奈國有一位修行有成的大仙士，名叫羼提波梨，他帶領五百位弟子隱居在波羅奈國的深山之中，修行忍辱的功夫。

有一次，國王迦梨帶領群臣、后妃與宮女們入山遊玩，無意間來到羼提波梨所修行的這座山中。養尊處優的國王才走了一段山路，就已經累得氣喘吁吁，精疲力盡，於是他趕緊在林間找了一處乾淨的地方，鋪上外衣，就地躺下來休息。此時美景當前，山間徐徐的清風吹拂在國王身上，不一會兒功夫，他就沉沉地睡去。眾位后妃宮女們難得離開王宮，對於山間美景一向是心馳神往，縱使害怕國王責罵，也不願錯過這難得的機會，因此便趁著國王小憩，結伴越走越遠，穿梭在滿山遍野的叢林花木間。

突然間，有位宮女發現遠處的石頭上坐著一位修行人，仙風道骨，模樣高深莫測，這正是禪定中的羼提波梨；她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大仙士，內心不由得肅然起敬，此時恰逢羼提波梨出定，后妃宮女們於是



紛紛將路上摘來的香花散落到羸提波梨的座位上，並圍繞著他正襟而坐，聽他演說妙法。

另一方面，國王醒來後不見后妃與宮女，便怒氣騰騰地帶著四位大臣入山尋人，走到半途，就見到羸提波梨正在說法。國王心想：「這些后妃佳人從來都是圍繞著本王的，憑什麼讓這個仙士搶走本王的風采！」他的瞋恚心一起，害人的念頭也跟著浮現。他粗魯地打斷羸提波梨，問他：「你既然是修道人，那麼四定空^{註①}你都修成了嗎？」羸提波梨早已除去一身的我執，因此謙虛地回答：「還沒有。」國王聽了有些得意，又繼續追問：「那麼慈悲喜捨四無量心，你習得了嗎？」羸提波梨仍答：「還沒有。」國王又再問：「那麼四種禪定^{註②}，你想必也不會囉？」羸提波梨仍答：「還沒有。」

國王藉機發怒，當著眾人質疑他說：「你自稱是修道人，但是修行的功夫，卻是一樣也沒成就。依我看，像你這樣的凡夫，將一群弱女子帶到荒山野嶺，假意講道修行，恐怕是別有居心吧！」然而面對這樣的言語相激，羸提波梨仍是不為所動。國王見此話不能激怒羸提波梨，

於是又不客氣地問他：「你究竟是什麼人？久居深山有何目的？」羸提波梨面對他的連番逼問，不愠不火，平靜地說：「我在此修行忍辱。」國王聽了正中下懷，立刻拔出佩劍，指著羸提波梨說：「既然要修行忍辱，那麼本王就成全你，看看你是不是真能忍。」話才說完，國王手上的利劍，已經砍下了羸提波梨的雙臂。國王發出冷笑，輕蔑地問他：「你說你在這裡修行什麼來著？」羸提波梨連眉頭也沒皺一下，依舊回答：「我在此修行忍辱。」國王見他不受影響，更加生氣，砍下了他的雙腳，又問：「你在這裡修行什麼？」羸提波梨仍答：「我在此修行忍辱。」國王於是又割下他的耳鼻，逼問他修行什麼。到了這個地步，羸提波梨還是面不改色，當他又說出「我在此修行忍辱」時，山河陡然變色，天地間發出六種震動，他的五百位弟子也發現情況不對，凌空飛來。

五百弟子見師父受到這樣的凌虐，就問羸提波梨：「師父您肉體上承受這樣大的傷害，忍辱之心仍不退失嗎？」羸提波梨縱使身體已經殘缺，仍然對於外在的一切事物處之泰然，他說：「我的忍辱之心不



變。「國王雖然被他驚人的毅力給震懾住，卻又忍不住出言相激：「口頭上說忍辱是相當容易的，但是你要怎麼證明自己是真忍辱？」羸提波梨指天立誓，說：「我所修行的忍辱功夫是真實不虛的，我能令身上流出的血液化為潔白的乳汁，千瘡百孔的身軀恢復完好如初，以證明我所言不假。」話才說完，稍早流了一地的鮮血，果然變成純白色的鮮乳；而他身上的傷口也奇蹟似地消失，恢復成先前的模樣。

國王見到出現在羸提波梨身上的神蹟，終於不由得心悅誠服，他跪在地上，向羸提波梨懺悔道：「偉大的仙人啊！我不曉得您是這樣尊貴的人物，請您原諒我的愚痴，饒恕我的罪過吧！」羸提波梨告訴他：「你今日為了女色，對我刀劍相向，毀壞我的肉體，卻成就了我的忍辱功夫；等我成道以後，必定先以慧劍為你斬斷貪瞋癡三毒。」

這時候，山間的天龍鬼神目睹了一切，他們對於迦梨國王刻意凌虐羸提波梨的行為感到相當憤怒，於是同時發動了雷電霹靂，使山間起大雲霧，要懲罰國王與他的眷屬。羸提波梨見到了天空中的異象，趕緊抬頭對著天上說：「倘若各位是想為我出頭，那就請住手吧！我並沒有將

此事放在心上。」

迦梨國王看見羸提波梨胸懷如此廣大，內心只有更加懊悔，於是回宮之後，時常禮請羸提波梨到宮中接受供養。當時有一些激進的外道份子，看見國王對羸提波梨禮遇有加，心中甚是嫉妒，於是就蒐集了一些塵垢穢物，到羸提波梨隱居的地方去潑灑。羸提波梨看見了也不發怒，反倒當場立誓：「我今日修行忍辱，是為了利益眾生，等到我成道以後，首先要做的，就是以法水澆灌眾人，為他們洗淨一身塵垢染汙，使眾人之心常保清淨。」

當時的羸提波梨，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前世，而迦梨國王與四位大臣，則是最先隨佛出家的五比丘。

註① 四定空：空無邊處定、識無邊處定、無所有處定、非想非非想處定。入此四定，可以超離色界，進入無固定形色的無色界。

註② 四禪定：四種修之可以生到色界四禪天的禪定。清淨心中，諸漏不動，名為初禪；清淨心中，粗漏已伏，名為二禪；安穩心中，歡喜畢具，名為三禪；



淺說因

佛經故事集

前五識俱無，亦無喜受，僅有捨受，與意識相應，名為四禪。

廿三、賣貧脫罪

（出《佛說賢愚經》）

從前阿槃提國有一位大財主，家中積蓄享用不盡，富可敵國，可惜他天性吝嗇，不肯布施，再加上脾氣暴躁，對待下人殘忍無道，因此雖然名聲很響亮，卻都是一些不堪入耳的負面評價。

這一天，尊者迦旃延托鉢外出，經過了大財主的領地，當時氣候涼爽，河邊吹來一陣清風，可是迦旃延側耳一聽，風中怎麼夾雜著一道悲切的哭聲呢？他循聲走向河岸邊，只見到一位蓬頭垢面的老僕人，一邊用手裡的瓷瓶取水，一邊哭個不停。迦旃延起了悲憫之心，於是走近老僕人，問她：「老婆婆，什麼事讓你這樣悲傷呢？」老僕人回答：「尊者，我不幸作了那土財主的奴婢，被他經年累月地壓榨，時常工作到半夜仍不得喘口氣；平時我只要稍有過錯，就會換來一陣毒打；於是我每天戰戰兢兢，賣力工作，可是得到的報酬卻是讓我吃不飽，穿不暖，如今我又上了年紀，求生無門，求死也沒有勇氣。唉！你若像我這樣卑微地活著，如何能不悲痛呢？」



迦旃延聽了，就告訴老僕人：「既然妳子然一身，只剩下貧苦作伴，那妳為何不乾脆將貧窮賣了，換取更好的生活呢？」老僕人以為自己聽錯，連忙追問：「貧窮這種東西要怎麼賣啊？況且，就算我真肯賣，難道會有人願意跟我買嗎？」迦旃延肯定地告訴老僕人：「我不騙妳，貧窮確實可以賣！妳想要出售貧窮，第一要務就是發出至誠心，拋開一切自私自利的念頭，再依照我的話去作。現在，妳先回家洗個澡，將一身污垢洗去，再來找我吧！」

老僕人依照迦旃延的指示，立刻回到主人家中，找了一個隱密的地方洗澡，沐浴完畢，她又急急忙忙找上迦旃延，請教出售貧窮的方法。迦旃延告訴她：「在妳販賣貧窮之前，首先要布施。」老僕人聽了，很為難地說：「像我這樣一貧如洗的人，哪裡有什麼東西可以布施呢？我身上唯一像樣的東西就是這一只舊瓶子，但這終歸還是主人家的財物，不是我自己可以作主的。」迦旃延微笑著告訴老僕人：「現在請妳拿著這個鉢，到河邊幫我取一些水來。」說完，迦旃延就將手上的鉢交給老僕人。老僕人回來後，將水從瓶子倒入鉢中，恭敬地捧到迦旃延面前，

迦旃延接受了老僕人的供養，立刻為她祝願道：「願施主以前種種罪業，悉皆消滅；以後種種福祉，悉皆增長。」說完，又為老僕人宣說持齋念佛與戒殺的種種功德，老僕人專注聽著尊者開示，內心生起了幾分的信心。

最後，迦旃延又問她：「妳有住宿的地方嗎？」老僕人聽他這樣問，忍不住委屈地抱怨起來，她說：「沒有。白天時，我若是磨穀粉磨到精神不濟，就只能靠在石磨邊打個盹兒；如果是在春米，那就只好靠在白旁小睡。但要是輪到生火煮飯，那是再累也不能夠讓自己睡著的，只能短暫地閉目養神，不敢睡去。偶爾白天沒有被指派工作的時候，我就只好捏著鼻子去糞坑旁席地而臥。」迦旃延臨別前又告訴她：「從今以後，好好收攝妳的心神，把這世間的一切榮辱貴賤、是非成敗全部放下，無論從前遭遇過什麼快樂、痛苦、悲傷，都將它拋在腦後，不要再執著於無謂的妄想。妳回去以後，再遇到妳的主人對妳頤指氣使，糟蹋辱罵，妳也千萬不要恨他；要知道妳現在所遭遇的困境，全是來自妳從前所種下的宿因，等到業報還盡的那一天，厄運自然就會解除。記住，



我們身處的大環境就好像是水一樣，投了重物進去，自然下沉；投了輕的物品，自然浮起。而妳自己，就是那投進水裡的物品，水不是決定妳沉浮的關鍵，真正的主宰，是來自於妳自己的心念。」最後，迦旃延又再囑咐老僕人：「妳每天晚上等到主人一家都熟睡了以後，就偷偷打開窗戶溜進屋內，找一個乾淨的角落鋪草靜坐，端正妳的心神，觀想佛陀形像，不要起惡念。」

老僕人經過迦旃延耐心開導，長久累積的鬱悶頓時煙消雲散，回到主人家以後，她依教修行，心無旁騖，再也沒有什麼煩惱牽掛可以擾動她的內心，因為她的想法單純，所以她的信念格外真切，念佛時，心中確確實實就只有佛，這其實也是一般學佛之人最難做到的。到了第三天晚上，她就在念佛觀佛的喜悦中，安然脫化，上生忉利天了。隔天一早，大財主在家中角落發現老僕人的屍體，氣呼呼地大罵：「我平常不是嚴格禁止她進屋嗎？昨天是誰私自放她進入，竟然給我死在這裡！」他口中一面喃喃咒罵，一面派人用草繩綁腳，將老僕人的屍體拖到附近的枯樹林中丟棄。

同一時間，忉利天上有一位天子，與五百位曼妙的天女住在一所華麗的宮殿中，生活過得很自在；這一天，卻因為福報享盡，即將再入輪迴，恰好此時老僕人投生到忉利天，因為她念佛的功德很廣大，就理所當然遞補了這個空缺。然而投生在天界的天人們，有一部分是宿世修行，累積了相當深厚的根基，所以能照見過去與未來，知道自己生到天界的因緣，因此始終不敢鬆懈；但是也有一部分天人是像老僕人這樣，憑恃著深厚的福報來到天界，卻只知享樂，一點一滴地將福報消耗殆盡。

當時舍利弗尊者恰巧有事來到忉利天，他知道老僕人生天的因緣，卻看他每天不思修行精進，只知道尋歡作樂，於是就有意探探他的根基，這天他來到天子的宮殿，試探性地問：「天子，你可知道自己為何來到天界嗎？」天子對於前世已經不復記憶，只好誠實回答：「不知道。」舍利弗於是當場教授他修養道眼，洞察三世，辨別真妄的方法，天子學得了這項能力，終於知道自己是仰仗著尊者迦旃延的幫助，才能來到這裡。



於是，天子帶著五百位天人前往枯樹林，灑下滿天花雨，燒香供養自己的屍體，此時他們身上不斷放出流動的光彩，照耀了整片樹林，就連遠在村內的大財主都發現了這樣的異變。心虛的大財主知道那裡是老僕人曝屍的地方，不敢獨自前往，所以就放出了消息，呼朋引伴一起過去查看；到了枯樹林邊，只見無數天人圍繞著老僕人死屍，正在施行散花燒香供養。大財主看了很吃味，嘴裡大聲嚷嚷著：「那個老婢女長得很難看，全身上下又髒又臭，生前就已經很惹人厭了，更何況現在只是一具發臭的死屍。我實在不明白，各位尊貴的天人為何要這樣大張旗鼓地供養她？」

此時天子緩緩從五百位天人的簇擁中走了出來，他面對群眾，將自己如何遇見迦旃延尊者，以及後來生到忉利天的始末一一說出。接著，他又帶領五百位天人拜訪迦旃延尊者，請他為天人們廣說妙法。迦旃延於是為他們宣說布施功德、持戒功德，以及一切生天的因緣，最後又告誡他們，遠離所有不淨惡法，才是消滅罪業，感召福報的唯一途徑。五百位天人得到迦旃延的教誨，遠離塵垢，當場得了法眼淨^{註①}，歡歡喜喜

喜地飛回天宮；而有幸在旁聽講的眾人，也各別領受法益，歡喜奉行。

註① 法眼淨：指具有觀見真理等諸法而無障礙、疑惑之眼。



廿四、施毯沐恩

（出《佛說賢愚經》）

佛陀住世時，舍衛國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大長者，他的女兒一生下來就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，原因除了這個小女娃兒肌膚光滑，明眸皓齒，容貌宛如天女之外，更在於她不同於一般嬰兒的赤身裸體，而是裹著一條質地細軟的白色毯子，以一種莊嚴的形貌出世。女嬰的父母對此感到相當訝異，不曉得白毯裹身暗示著什麼樣的預兆，於是就請來一位高明的術士為女嬰看相。術士仔細觀察許久，最後下了這樣的結論：「這女娃兒福德很大，她跟這條白毯有著很深的因緣。」因此，她的雙親就為她取名為白淨。

一轉眼二十年過去，白淨也早已從襁褓裡的小嬰兒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姑娘，這段期間，她隨身的白毯好像有靈性一般，隨著她的成長逐漸變換大小，始終貼合著她的身形。然而在遠近的豪門貴族間盛傳的，不僅僅是她裹著白毯出世的傳奇，更包含她婀娜多姿的外貌，以及才德兼備的內涵。自從她到達適婚年齡，每日上門提親的媒人們，多到幾乎要

踏壞長者家的門檻。她的父母見到追求者這樣踴躍，於是就預先開始為白淨準備首飾嫁妝。

這一天，金工師傅帶著瓔珞珠寶與其他金銀材料來到長者家中，為白淨量身打造隨身的首飾，事先不知情的白淨嚇了一跳，趕緊找上父母，問他們準備珠寶要做什麼用途。長者慈祥地告訴女兒：「我跟妳的母親討論到妳的終身大事，覺得也該為妳準備一些飾品嫁妝了，妳喜歡什麼樣的款式，儘管跟師傅溝通。」誰知道白淨聽了卻滿臉焦急地告訴父母：「女兒志在出家，無心於男女情愛，請爹娘寬準。」由於當時舍衛國受到佛陀教化，青年男女出家求道的例子不少，再加上長者夫婦寵愛女兒，不忍心拂逆她的請求，因此就為她回絕了接踵而來的求婚，成全了她的志願。

過了幾天，長者請來裁縫師為女兒訂製僧服，白淨知道了，立刻婉拒父母的好意，說：「我身上這件白毯合身舒適，冬暖夏涼，可以充作僧衣，請爹娘不必為我費心。」接著她轉過身，對裁縫師交代：「辛苦師傅遠道而來，勞煩您將帶來的衣料改作家父家母日常穿著的便服



吧！」

隔天，長者夫婦陪伴白淨來到佛陀講道的精舍，白淨一見到佛陀的莊嚴法相，內心頓時擁起無上歡喜，她跪拜在地，請求佛陀收自己為弟子，佛陀一聲應下，白淨身上白毯立即起了變化，顏色由雪白亮麗轉為灰暗，款式也由細軟端麗的女裝轉為碎布拼成的僧衣。當場，佛陀便為白淨授具足戒^{註①}，不久後，精進自律的白淨比丘尼就證得了阿羅漢果位。

阿難見到白淨比丘尼的事蹟殊勝難得，便合掌請教佛陀：「請問世尊，白淨比丘尼過去世積何善業，修行何種功德，投生在大長者家，且出世時有妙毯隨身；出家不久，又即刻修成羅漢道？」佛陀回答：「久遠以前，毗婆尸佛與弟子們在閻浮提四處弘揚佛法，度化眾生，其中有一位國王特別虔誠，時常在國內設齋，邀請毗婆尸佛前來為臣民講道說法。當時有一位無私奉獻的比丘，為了鼓勵更多人赴會，聽講法要，總是不辭勞苦在外奔波勸化。這天，比丘來到國內的貧民窟沿街化緣，並挨家挨戶宣傳講經的消息。」

在這個區域當中，最貧苦的一戶人家，莫過於檀尼伽與她的丈夫了。他們家的房子是由幾面殘破不堪的土牆所圍起來，裡頭空蕩蕩的，腳底下也沒有鋪地板，夜裡就直接睡在枯萎的雜草上，他們夫妻倆所共有的財產，就只有一條破舊的毯子而已。這條毯子不僅僅是他們天寒時保暖的救星，更是出外時代替衣物裏身的必需品。由於毯子只有一條，因此檀尼伽與丈夫兩人無法同時出門，當其中一人裹著毯子出外覓食時，另一人就只能裸身枯坐在家中等待。

當比丘化緣來到他們家門外時，遇見了正要出門覓食的檀尼伽，他苦心勸檀尼伽前往法會聽經，並為她宣說布施與貪吝的種種果報。檀尼伽這一生窮困潦倒，聽比丘這樣說，自然心動，於是她請比丘在門外稍候，自己則急忙進了家門，與丈夫商量。她告訴丈夫：『我剛剛在外頭遇到一位比丘，他勸我進城聽佛說法，並告訴我布施的種種功德。我想，我們倆一定是上輩子貪心吝嗇，所以這一世才過著這種苦日子。現在難得有這個機會可以布施供佛，為來生種善因，所以我進來徵求你的同意，你看怎麼樣？』她的丈夫心想：『我們家一貧如洗，就算是有



善心善念，也拿不出什麼東西布施。該不會是這口子平時偷藏了點積蓄吧？」他知道檀尼伽心意已決，便說：「妳想做什麼儘管去吧！我不會阻止妳。」檀尼伽喜出望外，立刻告訴丈夫：「那麼我要將這條毯子拿去供佛。」她的丈夫一聽，突然惱怒了起來，大罵妻子：「我跟妳唯一的財產也就只有這條破毯子了，沒了它遮身，我們倆出不了門，難不成要坐在家中等死嗎？」檀尼伽為了說服丈夫，只能好聲好氣地勸他：「你難道不曉得，無論富貴貧賤，到頭來終需一死嗎？我寧可現在將唯一的生計布施出去，以求來生的安樂；如果現在失去了布施的決心，我們倆死後只有更加難堪而已。」丈夫聽她說得有理，破除了貪欲，不但將生死置之度外，更歡歡喜喜地催促她加快動作。

檀尼伽回到比丘面前，對他說：「比丘大德！勞駕您跨上矮牆，接受我的布施吧！」比丘覺得奇怪，就告訴她：「請讓我當面接受施主的善心，方便我為施主祝願吧！」檀尼伽老實告訴比丘：「說來慚愧，我們家一貧如洗，除了這條毯子，再也沒有別的衣服可以遮身了。我怕這副醜陋的軀體傷了比丘大德的眼，所以只能出此下策。還是這樣，不如

讓我由門後供養您吧！」說完她轉身躲入門後，脫下身上的毯子，再高高舉過門縫，恭敬地轉交給比丘，比丘深受感動，收下了檀尼伽最貴重的布施，為她與丈夫祝願完畢，隨即轉身離開。

比丘小心翼翼地捧著這條毯子來到法會，毗婆尸佛見了，立刻伸出雙手，慎重地接過，此時與會的眾人不禁議論紛紛：『在場權貴們供養了各種奇珍異寶，為什麼佛獨獨重視那件骯髒破爛的毯子呢？』毗婆尸佛很清楚眾人心中的不平，便高聲對著所有人宣布：『今天各方大德來到此會，每一位皆是傾囊布施，非常難得，但若是論心意的輕重，應當以布施這條毯子的人最為真摯。』面對在坐眾人的質疑驚歎，毗婆尸佛為他們解釋了檀尼伽家中的經濟狀況，以及她毫無保留一意布施的精神。國王與王后最先受到感動，他們除下身上華美的外衣，派人趕緊送到檀尼伽夫婦家中，邀請他們與會。他們夫妻二人到場後，毗婆尸佛才正式開始此次演說。『越是不求回報，至誠至敬的微小善因，往後所能得到的善報往往也越加不可限量；就好比幾粒不起眼的稻穀散播在土地上，經歷一代代繁衍，無需多久，收成的稻穗也能堆積成山。』毗婆尸



佛這段話，反覆迴盪在眾人的腦海中，許多人聽得心開意解，當場就得到了大解脫。」

最後，佛陀告訴阿難：「當時的貧婦檀尼伽，就是今日的白淨比丘尼。她當時以無上淨心作布施功德，所以九十一劫以來，無論投生何處，都有妙毯隨身，一切心靈與物質上的受用，永不匱乏。而當年聽聞毗婆尸佛講經說道的善緣，讓她善根增長，具足解脫因緣，所以今生遇到我為她說法，便迅速證得羅漢道。因此，各位往後不但要精勤進修，更不能忘了至誠布施的重要！」

註① 具足戒：為比丘，比丘尼當受之戒。比丘為二百五十戒，比丘尼為五百戒

（實為三百四十八戒）。

廿五、佛指勝業

（出《佛說燈指因緣經》）

摩揭陀國國都王舍城以安穩富庶而聞名，錦繡河山，沃野千里是這座城市最真實的寫照。城外環繞著五座天然高山屏障，不但寒風不易吹入，邊疆外敵也難以入侵；城內有充沛清澈的河川流過，沖積出一大片富饒的平原，為百姓孕育出豐盛的五穀雜糧。由於地理條件上得天獨厚，使王舍城不分寒暑，終年適宜人居。在佛陀住世的時代，阿闍世王以身作則，帶領全國上下崇奉正法，因此王舍城內民風淳樸，百姓們樂天知命，遠近各城的有德之士也紛紛慕名前來歸順。

在王舍城中有位富甲一方的大商人，資產可供一個尋常小國運作無虞，可是即使他的家中堆滿各種稀世珍寶，他還是時常因為膝下無子而感到寂寞不安，無法盡情地享受富裕所帶來的喜悅。這位大商人是一個虔誠的佛弟子，長年在家中供養三寶，並祈求上蒼，讓他一圓生子的美夢。好幾年過去，商人的妻子終於懷有身孕，順利產下了一個兒子；這個孩子生下來就異於常人，一隻手指能放出光芒，照破黑暗。商人夫



婦認為這是祥瑞之兆，因此就在兒子出生三日後，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宴會，邀集親朋好友與各方名流前來慶祝，並以兒子的特徵為他取名為「燈指」。

當時前來祝賀的各方異人中，有一位名叫菩修的婆羅門修士，學富五車，博聞多識，他看見了燈指的異相，就笑著對商人夫婦說：「我看這孩子面相不凡，身負異能，必定是天人降生，或許是天界的大力士那羅延，也或許是忉利天天主帝釋，更有可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也說不定！」商人夫婦聽他這樣抬舉，心裡樂不可支，於是又加碼連續舉辦了七天七夜的法會，為兒子布施作福。接連兩場盛會讓燈指在國內聲名大噪，親眼見過他手指放光的民眾到處向人轉述自己所見證的畫面，一時間，全國上下都認為燈指是乘著福報而來的天人。

燈指的事蹟很快傳入了皇宮之中，信奉三寶的阿闍世王當然不願錯過這樣奇異的景象，於是他立刻派侍衛到商人家將燈指接引入宮。碰巧侍衛帶回燈指的時候，王宮內正在舉行宴會，無法將消息通報給阿闍世王，侍衛只好讓乳母抱著燈指站在門外等候。這時燈指所放出的光芒

悄悄照亮了整個皇宮，凡是被光線照射到的物品都映著一層金色晃耀的光輝，頓時，整個宮殿就如同水晶宮一樣，被一道溫潤如水的的光芒所覆蓋。這樣奇特的景象，即使是見過許多世面的阿闍世王也不自覺驚呼連連，他自言自語：「這道光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？難不成是世尊為了度化眾生親自現身皇宮嗎？還是帝釋天主或日光天子下凡呢？」說完，在一旁呆立的侍衛們才回過神來，分派各處查看。

過了一會兒，燈指與乳母被帶到阿闍世王面前，侍衛上前稟報，剛才那道奇特的光芒，就是由燈指手中發出。阿闍世王從乳母手中接過燈指，抱在懷裡仔細端詳後，忍不住大力讚歎：「外道都稱世上沒有因果，這真是迷惑人心的邪說！如果沒有因果，這孩子能生得這樣端正美好，手指還能放出如此殊勝的光芒嗎？這孩子一定是宿世修善，累積了大量的福德，所以今生才被賦予了這樣美妙的異能。佛陀苦口婆心，為眾生說種種業緣果報，就是為了喚醒世人，讓他們知曉修善的重要，如今這個孩子的出世，正好可以印證佛陀所言不假。」接著，他又吩咐下屬：「這道光或許是透過日光反射所造成的，真正要辨別此事的真



偽，必需要等到入夜以後。」

太陽下山後，眾人聚集到御花園裡，國王命人把燈指放在大象的背上，讓象奴牽著那頭象走在前方，他自己則與群臣跟在後頭慢步而行。此時，燈指手上的光芒熠熠生輝，將花園照耀得有如白晝，平時夜裡難以見到的鳥獸花果，都在燈指的輝映下一覽無遺。目睹此景的阿闍世王內心澎湃踴躍，歡喜讚歎道：「佛陀所宣說的真理，果然奇妙。從今以後，我對於因果報應之事再沒有半分懷疑了！」在一旁的長者耆域聽見了，忍不住附和：「佛經上說，人們不相信有業報的存在，因此大肆造惡；如果知道了業報如何在這世間運行，即使是再微小的一個惡念，也絕對不敢想。臣今日見燈指有這樣的福報，不禁感慨，生活清苦的人們尚且知道布施修福，為何仍有許多富人愛錢如命，不知布施才是植福之道呢？」阿闍世王得到知音，又見燈指放光異相，心滿意足地帶著眾人返回王宮，賞賜了許多珍寶，並讓燈指留下過夜，待到隔天一早，才派侍衛將他送回商人家的。

歲月如梭，燈指逐漸長大成大，商人為他在眾多名門淑女中挑選了

一位容貌最出眾的作為妻子，風風光光地舉辦了婚禮，門當戶對的小倆口感情融洽，琴瑟和鳴，而且在聯姻的助長之下，燈指家的產業更加龐大，達到空前的榮景了。

然而物盛則衰是亙古不變的道理，分合聚散，也總有到來的那一天，燈指的父母在短短幾年內相繼過世，他卻因為從小嬌生慣養，不願去學習如何處理這樣盤根錯節的大產業，只顧在外頭結交損友，成天飲酒作樂，於是父母所遺留下來的龐大財產，很輕易地就被他消耗掉大半。

王舍城有一個慣例，每年會選定某天在般舟山舉辦一場慶典，有資格參與這場盛宴的，都是城內有頭有臉的人物，歷年來慶典當天，般舟山上總是冠蓋雲集，穿梭著富家子弟與他們帶來的樂工與歌女。說穿了，這種宴會就是一個讓公子哥兒們炫富的場面。這天，為了要在宴會上拔得頭籌，燈指費盡心思，換上最隆重的一套禮服，極盡奢華之能事，並調度家中所有傭人侍衛隨行，擺出帝王般的排場去參與宴會。沒想到，城裡的盜賊們早就事先調查好燈指的行程，只等他出外尋歡作



樂，妻子也回娘家的這一天，潛入燈指家中，盡情地破壞倉庫，大肆搜刮，將所有值錢的物品洗劫一空，連一些日常用品與衣物都沒有留下。

傍晚，燈指醉醺醺地踏進家門，見到只餘一座空殼的大屋子，還不及細想，眼前一黑，就暈了過去。許多勢利的下人見到主人家發生劇變，趕緊將隨身家當收拾收拾，結伴另覓新主人。幸好好心的鄰居發現燈指暈倒在地，立刻提了桶冷水，往他的臉上潑去，他才漸漸清醒過來。曾經金碧輝煌的大宅院，如今所有家具擺設、珠寶器物全被偷走，燈指看著眼前冷冷清清的大房子，所有悲傷、無助、自暴自棄的情緒全數湧上心頭。他回想父親生前辛勤持家，為了傳宗接代每天求神祝願，盡心盡力，自己卻遊手好閒，不思長進，導致今日惹禍上身，不禁痛哭流涕。前人紮根多年才累積下的雄厚財富毀於一旦，燈指卻由於長年不諳世事，就算是想變賣這所房子，也壓根兒不知道該從哪裡找門路，在這樣低迷的運勢中，跟隨燈指幾十年的那道光芒，竟也漸漸衰弱，終至晦暗了。

眾叛親離用來形容燈指此刻的遭遇最是貼切，自從破產後，平日隨

伺在側的僮僕侍衛們逃逸無蹤，結髮多年的嬌妻也避不見面，拉下臉找親戚朋友紓困，對方卻反應冷淡，裝作不認識。走投無路的燈指放下最後一絲尊嚴，上街行乞，過程中雖然遭遇百般刁難與欺凌，但總算勉強維持了生命。他原來白淨細嫩的皮膚在風霜日曬下變得粗黑髒汙，光滑細軟的頭髮變得蓬亂糾結；他的眼窩凹陷，氣色慘澹，全身削瘦無肉，更顯出暴露的青筋，整個人與往昔風度瀟灑，貴氣逼人的模樣相去甚遠。

燈指回想近來的遭遇，由富貴一夕墮入貧窮，求生不得，求死無門，然而自己還這麼年輕，如果不好好振作起來找一份工作，該怎麼度過漫長的餘生呢？苦思良久，他想到一般民眾對於死亡很忌諱，處理喪葬的工作始終缺乏人手，於是就放下身段，開始了抬死屍的工作。接下第一個工作後，燈指揩著一具屍體到野外的亂葬崗準備掩埋，正當他要將屍體放到地上時，沒想到死屍卻突然出力緊抓著他的肩膀，就像小孩子抱著母親一樣，不願讓燈指卸下。燈指寒毛直豎，用力扯著死屍的雙手，想要將他甩開，可是死屍卻像是釘在背上一樣，怎麼都甩不掉。



燈指嚇得半死，趕緊跑到附近的旃陀羅村向村民求救，因為他知道旃陀羅村的村民以殺生為業，不怕死屍。起初還有幾個年輕人願意幫他，但就在他們試盡各種方法都無效後，聽到風聲出來圍觀的村民紛紛表達不滿，責罵燈指不該將死屍揹進村子觸霉頭，於是有些人隨手撿拾地上的石頭扔向燈指，更有些兇悍的居民拿出棍棒趁亂攻擊他。遍體鱗傷的燈指邊跑邊躲，不知道揹著一具死屍還能往哪裡去，幸好及時出現了一位好心的村民，指點他通往城內的道路，還不斷安慰他：「城市裡的人見多識廣，一定能幫助你解決問題的。」

燈指循路來到城門下，想不到守門人一看到他揹著死屍，就阻斷了他的去路，不願讓死屍進城。萬念俱灰的燈指低頭看著身上創傷，他明白為何自己試圖振作起來，展開新的生活，卻還是屢屢受挫。連日來的壓抑、憤怒在此同時爆發，他抬起頭，大聲哭喊著：「老天爺啊！我放下身段來幹這種下賤的粗活，你還是不願給我一條生路嗎？好！那我現在寧可揹著這具屍體回到舊宅活活餓死，也不願再苟且偷生，繼續幹這讓人輕賤的行業。」守門人聽燈指這樣忘情哭喊，知道他是可憐人，

於是就放下了手上的武器，偷偷開了城門讓他進入。

燈指歷經千辛萬苦，總算回到荒廢已久的舊家，從前一些曾與他結伴乞討，一起住在這裡的乞丐們，遠遠見到他揹著一具死屍回來，連忙逃了出去。沒想到燈指才剛踏進門，死屍就像有靈性一樣，鬆開了手，自己滑落到地上去。燈指雖然鬆了一口氣，但連日來的疲勞再加上重回舊地的感慨，驅使他心緒翻騰，一口氣喘不過來，隨即昏倒在地。

過了良久，燈指轉醒過來，卻見眼前死屍閃爍著一陣眩目的光輝，他靠近一看，原來死屍的手指變成了黃金，在陽光的照耀下發出光芒。燈指喜出望外，趕緊撿起乞丐留在地上的小刀，將死屍的黃金手指割下。燈指從前奢侈慣了，日常器物都是上等的材質製成，因此他只看一眼就能判斷這是最頂級的金子。接著，他發現死屍的頭顱、雙腳與其他部位也都變成了黃澄澄的純金，於是就以小刀分別割下。更教人意外的是，死屍被截斷的部位過了不久，又會自己再生，無論割下多少，都還是能維持完整的外貌。

燈指得到這具能產黃金的屍寶，很快又回復了往昔的富裕，從前



背棄他的那些人，也一個個回到他的身邊大獻殷勤。燈指歷經了人情冷暖，得而復失，失而復得，忍不住發出這樣的感慨：「我曾經是人人公認乘大福報而來的天之驕子，然而誰又能知道，在福報用盡時，種種的惡境，就像地獄般無情地現前。如今我福報再臨，死屍也能變出黃金，那些曾經恩斷義絕的人們，又與我恢復了往昔的恩愛友好。真是不勝唏噓啊！」

阿闍世王聽說燈指靠著死屍收復了家業，心裡很好奇，於是就派人強行進入燈指家中，割下死屍的手指。使者割下手指時，確實是一塊塊足重的黃金，然而一送到阿闍世王面前，卻變回一段段的枯骨。阿闍世王覺得噁心，趕緊派人將枯骨送還燈指，沒想到枯骨一到了燈指手上，又變回了黃金。原來，黃金屍寶是燈指命中的福報，因此只有他自己享有支配權，也只有由他親手割取，才能維持黃金的本質不變。燈指知道阿闍世王對此很感興趣，於是就請使者留步，親自割下了好幾段請他帶回；這一次，阿闍世王接過燈指親自割下的黃金，果然就沒有再發生變異了。

燈指經歷種種大起大落，對於當前的富貴再也沒有留戀，他將全部家產妥善分配，布施給需要的人，就毅然決然出家求道去了。臨去前，他作了一首偈：「五欲皆幻境，如電如蛇毒，榮樂不長久，此中難駐足。」此偈用來奉勸那些與燈指同樣，曾經沉迷於慾望苦海的糊塗人，是非常適合的。不久後，拋卻一切慾望煩惱的燈指就證得了阿羅漢果，但是，那具死屍卻還是緊緊跟著他，不肯捨離。

燈指的事蹟傳遍了王舍城，弟子於是問佛陀：「世尊，請問燈指比丘前世造作何種善業，生來手指便能放光？又是何種因緣，使他受如此貧困潦倒的果報？最後又是何種因緣，使那具黃金屍寶一直緊隨不捨？」

佛陀告訴弟子：「燈指比丘某一世是波羅奈國大長者的兒子，有一次他出門嬉戲，回來晚了，到家時沒有人來應門，於是他在門外大聲呼叫，過了很久，他的母親才遲遲出來替他開門。他一見到母親，就破口大罵：『我們全家都去替死人扛屍體了嗎？還是家裡遭小偷了？為什麼沒有人來幫我開門！』因為他曾經造下這樣的口業，所以死後立即墮入



地獄受報；即使後來他投生人道，還是得繼續接受貧窮的果報。至於他手指放光和死屍成金的因緣，則要追溯到過去九十一劫前，毗婆尸佛涅槃後，佛法住世的時代。當時燈指是一個大長者，身分尊貴，家裡也非常富有。有一天，他到佛塔禮拜時，見到一尊佛像的手指斷裂，因此就以金箔修復了佛指。佛指修復後，他對佛發願：『願我以供養香花伎樂及修復佛像的功德，來世無論生於天界或人間，都能享有富貴尊榮的大福報，假使不慎錯失，也能夠失而復得。並且，願我能在佛法中出家修行，證果得道。』

佛陀最後又勉勵眾弟子：「燈指因為過去世中誠心修補佛像，感得生生世世大福報，乃至於得道涅槃；如果世人能供養如來法身，依法修行，那福報就更加不可限量了。然而燈指惡口所帶來的大苦報，各位也不能不引以為戒，千萬不能存著僥倖，以為惡小而為之。畢竟一針脫線，可能使整件衣服裂開；一個縫隙進水，也會導致船隻沉沒。精進向上、害怕墮惡是人人都應該要具備的心態，想要脫離苦海，就應該要先從遠離惡口及各種不善業做起。」

廿六、婦舌厲階

（出《佛說鶡掘摩經》）

久遠前，舍衛城中有一位學問超群的婆羅門教士，由於他博覽群書，見解獨到，因此受到所有教士一致推崇，甚至國內的大臣長老們，也時常帶著各種疑難雜症向他求教。這位教士收了很多徒弟，其中最出色的一位，叫作鶡掘摩。鶡掘摩之所以能在眾多同儕中脫穎而出不是沒有原因的，以外表來說，他面貌端正，體格魁梧挺拔；以武藝來說，他天生神力，常人難及，手能活捉飛行中的鳥類與昆蟲，極速奔跑時，甚至能超越馬兒；以智慧來說，他悟性敏捷，辯才無礙；以德性來說，他性情溫和，不與人結怨。因為上述這四項過人的優點，所以師長同學們都喜歡他，敬愛他；不過也因為他太過出眾，而為自己引來了危機。

鶡掘摩的師母對他心儀已久，卻始終找不到機會對他傾訴，一顆心因愛成癡，幾乎入魔。這一天她趁丈夫出遠門，背著其他人溜進鶡掘摩的房內，對他吐露愛意，更不時口出輕薄挑逗的話語，想要引起鶡掘摩的淫慾。然而鶡掘摩的定性卻是出乎意料的高，面對師母溫言軟語的



糾纏，他跪在地上，戒慎恐懼地說：「我將老師與師母當作親生父母一般敬重，有違倫理之事，弟子是絕對不肯做的！」師母碰了釘子，卻不肯輕易放棄，又扯些歪理想哄騙他：「你飽讀經書，知道遇見飢寒凍迫之人，要供給飲食衣物；那麼為何我渴求你的身體，你卻不能滿足我的需求呢？」鶩掘摩聽到師母的詭辯，失望地直搖頭，他嚴詞譴責師母：「蛇鴿鴛鴦等貪愛邪淫，一向是有志之士所不齒的，即使你我之間沒有身分的隔閡，我也不會與您行淫，更何況您是我的師母，我若踰矩非禮，豈不是亂了倫常綱紀？」師母知道鶩掘摩心如鐵石，只好知難而退。

回房後，師母回想到鶩掘摩嚴詞拒絕，還以動物淫行來比擬自己，心裡忿恨難平，於是心生一計，決定要讓鶩掘摩名聲掃地。她將身上衣服撕開，刻意營造出遭到強行非禮的假象，再用染料將臉色塗黃，裝出憔悴的病容。不久，她的丈夫回到家中，看見妻子衣衫不整，躺在床上發出哀嚎，立刻上前問她發生何事。她的妻子刻意顛倒是非，嗚嗚咽咽地哭訴：「你常在人前人後誇讚的那個好徒弟，其實是一個狼心狗肺的

偽君子。今天早上他趁你出門後溜進了房裡，想要輕薄我，我抵死不從，卻激怒了他，反被他凌虐。我由於驚嚇過度，到現在都還不能起身。」教士見妻子受辱，心中恨火翻騰，但是又擔心鶯掘摩武術高超，不能以武力制服，思前想後，決定設計一個陷阱，讓鶯掘摩自己往死路裡去。

隔天早上，教士把鶯掘摩叫到面前，告訴他：「你在我的學生裡頭算是最頂尖的人物，可是雖然你樣樣都勝過別人，卻唯獨在劍術這個項目沒有表現。如果就此埋沒了天分，實在是相當可惜啊！」鶯掘摩回答：「弟子不明白老師的用意，還請老師開解。」教士於是開始煽動他：「你拿著這把劍到街上去，見人就殺，每殺一人就割下他一隻手指，只要在中午之前殺滿百人，將一百隻手指頭串起來作成指鬘^{註①}，戴在頭上裝飾，馬上就能樹立起你在劍術上的威名。」說完他就交給鶯掘摩一把利劍，催促他上路。

鶯掘摩接劍拜別了老師，失魂落魄地走在路上，心想：「老師教我的方法慘無人道，違背天理，可是如果我不照著他的話去做，卻又落了



逆師叛教的罪名。究竟該怎麼辦呢？」鴛掘摩既不願傷害無辜的路人，也不想忤逆拉拔自己多年的恩師，天人交戰之下，心神陷入了一片混亂，行為舉止也漸漸地失去控制。他不由自主走到大路邊的一棵古樹下，眼前忽然一片黑暗，原來是在旁窺伺已久的邪魔見他失了魂，連忙趁虛而入。著了魔的鴛掘摩神態瘋狂，兩隻眼睛發出憤怒的紅光，有如厲鬼；他像豺狼虎豹一樣環顧四周尋找獵物，此時附近的行人們也因為宿業的驅使，不自覺地往這條不歸路上走來。鴛掘摩見到獵物，一點兒也沒有猶豫，人來劍往，三兩下就蒐集到了幾十隻手指。一些僥倖存活下來的居民們四處奔走，要眾人小心別往鴛掘摩的方向去，更有一些人結伴來到王宮陳情，央求國王派出軍隊捉拿逆賊，不要讓更多無辜民眾受害。

有幾位在外化緣的比丘聽到消息，急急忙忙回報佛陀，佛陀知道事態嚴重，立即前往搭救。在接近鴛掘摩屠殺的地點，附近居民都嚇得躲在屋內不敢出來，路上只有幾位牧羊人，他們見到佛陀，趕緊攔住他說：「世尊千萬不要過去，惡賊鴛掘摩正在這條路上濫殺無辜，見人就

砍，您獨自一個人走在路上，一定會成為他下手的目標。」佛陀告訴他們：「不要緊的！縱使三界有情眾生都化為暴徒，也無法阻擋我救世的地步，更何況現在只有鶩掘摩一人作惡？」在此同時，已經做好午飯的鶩掘摩母親，疑惑兒子怎麼沒有回到家中用餐，想想或許在課堂上耽擱了，於是就提著飯盒往修士家走去。

時間來到正午，鶩掘摩只得了九十九枚手指，他心急如焚，害怕沒有在時限內完成老師交代的任務，不能為自己樹立威名。此時恰好他的母親送飯經過，鶩掘摩因為神識不清，見到人影，就趕緊提劍衝了過去，完全沒有認出對方是自己的母親。就在千鈞一髮之際，佛陀及時來到，他用佛眼觀照鶩掘摩，知道他善根具足，而且渡化的因緣也已經成熟了，只因為偶然著魔，迷失了自性，尚且能救；不過他若是真砍下母親的手指，逆倫重罪必定使他墮入惡道，多劫不得翻身。於是佛陀運用神通，瞬間擋在了鶩掘摩與母親之間；鶩掘摩轉換目標，一邊走向佛陀一邊唸唸有詞：「我鶩掘摩武功蓋世，所向披靡，縱使勇猛如國王親衛，十人百人一擁而上，我也照殺不誤，更何況這樣弱不禁風的一個出



家人，怎麼能阻擋我雄霸天下的腳步呢？」奇怪的是，儘管他不停邁步向前，卻仍像是在原地踏步一樣，沒有辦法靠近佛陀。他心想：「我越江渡河如履平地，勇猛殺敵無人能擋，險要城塞無不突破，何以今天這樣一個不起眼的出家人，我卻追不上呢？」一怒之下，他使出了攝魂邪術，大聲吼道：「出家人停步！」佛陀不受影響，反告訴他：「我早已經停步了，但是你迷亂顛倒的邪心卻尚未止住，所以我們之間總是保持著一段距離。」鵞掘摩不服氣地問：「要是你真的停下來了，那為什麼我在後方苦苦追趕，卻怎麼樣也追不上呢？還有，你說我邪心未止，又是什麼意思？」佛陀回答他：「你受到奸人指使，不慎踏上魔道，以為能讓威名流芳百世，實際上，卻是造下無數惡業，背負一生罪名。我的停步，指的是我已經成就佛道，安住在解脫涅槃的境界之中；而你的不止，是造作惡業不知停步，更是讓往後的惡報苦楚永不停歇。」

鵞掘摩聞言開悟，心魔蕩然無存，他放下手上利劍，對佛陀行跪拜禮，請求佛陀授戒，收自己為佛弟子；佛陀便將鵞掘摩帶回給孤獨園，為他傳授佛法，鵞掘摩宿世善根顯發，很快就修得六種神通，證得了阿

羅漢果。

後來，波斯匿王為了緝捕殺人取指的兇手，親自帶著士兵在國內各處奔走，偏偏搜遍了大街小巷，都找不到嫌犯。騫掘摩的蹤跡。這一天，波斯匿王與士兵們經過給孤獨園，順道上門拜訪佛陀，佛陀見到國王臉色憔悴，身上批著一層塵土，於是便出言關切，國王告訴佛陀：「前陣子有一個殘忍無道的逆賊，名叫指髮騫掘摩，他在大街上砍殺無辜，受害者將近百人；我為了追捕他，每天風塵僕僕，在各處穿梭，但還是無法掌握他的行蹤。」佛陀告訴國王：「騫掘摩已經遁入佛門，成為我座下弟子，王還想逮捕他歸案嗎？」國王說：「既然騫掘摩已成比丘，那往後我將竭盡所能，行醫藥、飲食、衣服、臥具四事供養，並隨喜讚歎騫掘摩比丘出家功德。」接著，國王又問佛陀：「敢問世尊，騫掘摩比丘現在人在何處呢？」佛陀指著座中一位比丘說：「這位就是騫掘摩比丘了。」國王回頭一看，發現殺人如麻的指髮騫掘摩離自己這麼近，臉上不禁露出了害怕的神情，佛陀趕緊安撫他：「請王不要擔心，騫掘摩比丘早已改過自新，再無害人之意。」國王聞言，走到騫掘摩比丘面



前，合掌作禮，問：「仁者真是曾經令人聞之喪膽的指鬘鵞掘摩嗎？」鵞掘摩比丘答：「我確實是指鬘鵞掘摩。」國王又問：「請問仁者在家俗姓什麼？」鵞掘摩答：「先父本姓奇角氏。」國王說：「如此，那麼我在此發願，有生之年，竭盡所能對奇角比丘行醫藥、飲食、衣服、臥具四事供養。」鵞掘摩感受到波斯匿王的至誠心，坦然接受。國王又再回到佛陀面前作禮，讚歎佛陀開導眾生，消除禍害的功德，接著就歡歡喜喜帶著士兵回去了。

隔天早上，鵞掘摩比丘在舍衛城化緣時，遇見一位孕婦，她告訴鵞掘摩比丘：「我已經懷胎十月，腹中胎兒卻還沒有要出生的跡象，我擔心遭遇難產，性命不保，請比丘為我祝願，保佑我們母子均安。」鵞掘摩接受了孕婦的供養，回到給孤獨園後，將齋食分配下去，就洗鉢洗腳，來到佛陀面前說明遇見孕婦的事，請示佛陀如何祝願。佛陀告訴他：「這件事情很緊急，你趕快找到那位孕婦，對她說：『請諸天龍鬼神為我見證，我這一生，從未濫殺無辜，以此功德，為此婦人祝願，願婦人順利生產，母子均安。』」鵞掘摩比丘聽了感到很為難，他說：「可

是世尊，我從前造下惡業，濫殺九十九位無辜之人，如果這樣祝願，豈不是在說謊嗎？」佛陀告訴他：「從前種種，譬如昨日死，從後種種，譬如今日生；你既出家，往昔過錯也已經屬於前世，這樣說並沒有錯。你快去吧！那位婦人得到你的祝願，可以平安躲過這次災厄。」鶖掘摩比丘放下心中疑慮，趕往城內為婦人祝願，果然話才說完不久，婦人就平安產下孩子了。

回程的路上，鶖掘摩比丘遇見一群調皮的孩子刻意捉弄，有幾個孩子到處撿拾石頭磚瓦丟他，另外還有幾個拿箭射他、拿刀刺他，甚至拿著棍棒沿路追打他，可是心境一片澄然的鶖掘摩比丘無動於衷，他頂著滿身的傷口回到給孤獨園，口中唱出一首偈子：「我前為暴客，殺人九十九，人人聞名驚，指鬢鶖掘摩。前業已枯竭，歸命向佛尊，依教修忍辱，代佛化眾生。往事如雲煙，前塵成夢境，從後種種善，譬如今日生。如來成就我，化惡成仁賢，慧日來照我，胸中已雪亮。人我兩相忘，湛然心不動；從前鶖掘摩，今成羅漢種。」佛陀聽他唱誦此偈，知道他已於佛道心開意解，又因為他精進勇猛，德性超群，因此認定他在



弟子中聲聞^{註②}第一，賜名為伽瞿比丘。

註① 鬘：戴在頭上或身上作裝飾的花環。

註② 聲聞：遵從佛陀的言傳身教，持戒修行證得沙門果的人。

廿七、深心契道

（出《佛說呵離阿那含經》）

如來在舍衛國宣化時，化達南長者帶領五百位在家信眾到舍利弗尊者的精舍作禮致敬，請求尊者方便宣說經義。舍利弗迎機開化，在座眾人聽得津津有味，欲罷不能，於是化達南又帶著他們到如來精舍，頂禮佛足，合掌繞佛三圈，紛紛就座。如來見化達南帶來的信眾個個恭敬有禮，虛心受教，內心很歡喜，相互慰問後，如來為應眾生機緣於是問他：「化達南，你有什麼樣的功德力，讓這五百位弟子心甘情願跟著你修行呢？」化達南長跪在地，雙手合十答道：「弟子時常奉行佛陀教誨的四攝法^{註①}。第一，至誠布施；第二，口中只說對眾生有益的話，隨時歡喜讚歎，與人結下善緣；第三，秉持人飢己飢，人溺己溺的精神，積極地利益眾生；第四，站在他人的立場為對方設想，與其同喜同悲，藉此因緣循循善誘，使對方能同霑法益。」

如來聞言，當眾讚歎他：「你的善行真是了不起！過去、現在、未來諸佛所極力宣揚，教導佛弟子的，就屬這四攝法最為重要，卻也最難



做到。你的功德不輸給過去現在未來諸佛啊！各位應該要好好向化達南長者看齊才是。」說完，如來又為化達南與五百弟子作更進一步的啟發，宣講法要，妙演圓音，聽得在座眾人如沐春風，心馳神往；講經結束後，化達南與五百位在家信眾心滿意足，歡喜作禮而退。

化達南回到平日修行講法的精舍，召集附近的奴僕衙役與旅客們，在講堂為他們因材施教，講說佛法的要義與持戒的方法。並為他們演示各種善惡業對應的果報，以及六道中各種煩惱苦痛。透過他生動的演說，聽講的眾人都能立即了悟，歡喜領受法益而歸。接著，他又召集販夫走卒與戲子歌伎等人，依照個人的程度作如上演說，使他們一經提點，就能契入佛道。最後，他又召集婦女們前來聽講，並告訴她們懺悔改過與進德修善的重要。於是在化達南的努力下，附近各種階層的居民們都能親近佛法，同受感化。化達南講經結束後，回到靜室端坐禪定，不一會兒，就修得了等心註②。

有一天，欲界四王天辦了一場法會，邀請諸天聖眾稱譽化達南的功德，會後，忉利天王釋提桓因代表諸王，來到化達南修行的靜室，當

面歌頌化達南的功德，並向他表達諸天聖眾對他的欽敬之意。化達南因為當時得了平等心的緣故，對於釋提桓因的讚歎視而不見，仍舊做他的禪定功夫。釋提桓因見到化達南修行的功夫如此超然，不輕易受外界影響，對他更加欽佩，隨即隱身離去。

不久，有一位比丘從如來的精舍來訪，正好化達南出定，就親自迎接他入座。比丘坐定後告訴化達南：「世尊常在講席間讚歎你的功德，希望藉此激勵大眾的精進心。」化達南聞言不但沒有露出半分開心得意的神情，反而憂心忡忡地問：「請問世尊稱讚我的時候，可有在家信眾與會聽講？」比丘不懂他的用意，問他：「尊者為何這樣問？即使現場有在家信眾，那又如何？」化達南告訴他：「雖然你都曉得世尊所說的話是世間最真摯的道理，沒有半點虛假，但是我恐怕在家居士根機短淺，智慧未開，對於世尊這樣讚歎我，起了懷疑的心，那麼死後可是要下地獄的啊！我擔心世尊的一番好意，反而成為他們造業的根源，所以才這樣問你。何況在家居士時常對於佛所說的話一知半解，假使他們深信世尊對我的稱讚，卻弄錯了努力的方向，跑來崇敬我、布施我，那我



也會相當困擾的！」兩人談話完畢，化達南又留下比丘用齋，吃過飯以後，才互相拜別。

比丘回到祇洹精舍，向如來報告他與化達南長者的對答，如來聽了又忍不住當眾讚歎：「善哉善哉！我從前不曾對你們說過，化達南為善不欲人知，有七種功德，遠遠超越一般人，今天又添一椿，合為八種功德，我現在一一為你們宣說。第一，無欲無求，不欲人知；第二，言出必行，不欲人知；第三，謙卑不欲人知；第四，反躬自省，不欲人知；第五，勇猛精進，不欲人知；第六，自我覺察，不欲人知；第七，頓悟禪機，不欲人知；第八，智慧通達，不欲人知。」如來以化達南長者的八種功德勉勵眾人，在座比丘們聽完內心歡喜踴躍，讚歎不已。

註① 四攝法：布施攝、愛語攝、利行攝、同事攝。布施攝是對於錢財心重的人，用財施，對於求知心重的人，用法施，使雙方情誼逐漸深厚，而達到我度化對方的目的；愛語攝是隨著眾生的根性，以溫和慈愛的言語相對，令他生歡喜心，感到我和藹可親而與我接近，以達到我度化對方的目的；利行攝是修

菩薩道者，以身口意諸行皆有利於人，以損己利人的行為，感化眾生共修佛道，以達到我度人的目的；同事攝是修菩薩道者，要深入社會各階層中，與各行各業的人相接近，做其朋友，與其同事，在契機契緣的情況下，而度化之。

註② 等心：平等心，即視一切眾生怨親平等。



廿八、妄語生災

（出《佛說旃檀樹經》）

有一次，如來在維耶梨國宣傳正法，迦羅越聽得滿心歡喜，對佛陀圓融無礙的智慧感到很仰慕，於是就禮請佛陀到家裡接受供養。佛祝願完畢後，迦羅越莊嚴肅穆地起身走到如來面前作禮，向如來請示法義。如來神情含笑，從口中放出五色光彩，繞身三圈以後，最後沒入如來的頭頂。阿難見此，就將儀容稍作整理，恭敬地合掌問如來：「世尊向來不輕易展現笑顏，一旦面露微笑，往往是為了應機說法，救渡眾生。看來今日機緣已經成熟，還請世尊開示。」如來回答：「善哉阿難！我要渡一切眾生超越生死之大河，既然你開啟了這個契機，現在就讓我為你們宣說。」

久遠前，有五百位商人在寒冬中相約入海採集寶物，回程時，因為風浪太大，他們只好將船留在原地，揹著寶物走山路回家。途中經過一座深山，由於太陽已經快要西下了，因此商人們就協議在此地過夜，等到天亮再繼續趕路。隔天一早，四百九十九位商人都準時起床，整裝上

路，唯獨一個商人睡到昏天暗地，完全忘了出發的時間。這位商人醒來後，見到同伴都已經走遠，心裡頭徬徨不安，匆匆追了出去，可是他越是心急，越無法冷靜下來判斷哪一條才是正確的道路；有過登山經驗的人都知道，山中的氣候是瞬息萬變的，才到下午，山間就颳起強勁的北風，天空中烏雲密布，瞬間飄起了大雪。商人耗費一個上午求助無門，如今道路又被雪掩埋，想到自己可能就此葬身山中，忍不住雙腿一軟，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

在這座山中有一棵飽經風霜的大栴檀樹，裡頭住著一位慈悲的樹神，他看見商人遭遇危難，徬徨無助，心裡頭也跟著替他難過。於是他出聲安慰商人：『我是這棵樹的樹神，最了解這座山的天氣與路況，你可以放心相信我。現在第一場雪已經降下，山路會封閉整個冬季，你就暫且留在這裡，等到明年春天再做打算吧！這段期間我會負責供給你衣物飲食，讓你不至挨餓受凍。』商人絕處逢生，滿懷感激地留了下來。

到了隔年春天，山間的積雪開始融化，萬物也逐漸復甦，商人於是告訴樹神：『在我幾近死亡的時候，是您對我伸出了援手，保全了我



的性命。但如今我想到家中雙親，卻恨不得能立即回家孝順他們，闊別已久，就怕他們等不及我回去。至於虧欠您的恩情，也只有來日再報了！」商人說到這裡早已淚流滿面，泣不成聲，樹神感念他的孝心，特地贈送他一枚金塊，並指示他回城的道路。臨去前，商人問樹神：『這棵樹香味濃郁，前所未有的，我想這一去再也沒有機會聞到這樣美妙的味道了，可以請您告訴我這棵樹是什麼品種嗎？』樹神委婉回絕了他，商人卻說：『在我生命將盡的時候，是受了您的大恩德才得以存活，數個月以來的恩惠都還沒能報答，眼看就要永別，我的良心實在過意不去，所以請求您向我透露這棵樹的名字，讓我回國以後，好好宣揚您的恩德！』樹神見他說得這樣誠懇，又不斷哀哀懇求，只好告訴他：『這是一棵旃檀樹，它的根莖枝葉可以治百病，香味在很遠的地方就可以聞到，是一種世間難得的寶樹。由於具有珍貴的療效，因此時常勾起人心的貪婪醜惡，請你回國後千萬不要讓他人知道這棵樹的存在，以免引來歹徒的覬覦。』商人許下承諾，回到故鄉與親人團聚，一度在鬼門關前徘徊，讓他更珍惜這得來不易的天倫之樂。

不久後，此國的國王患了一種怪病，每天頭痛欲裂，用盡了各種藥方都不見效果；之後有一位名醫告訴他，這個病症只有梅檀香能治，因此國王在國內貼出了懸賞，只要誰能找到梅檀香，就封侯萬戶，並把公主嫁給他。商人見到這張告示，報恩之意終於還是敵不過貪婪之心，他來到國王面前，說自己知道梅檀樹在哪裡。於是國王立刻派遣使者，跟著他入山尋找梅檀香。

到了樹前，使者看見梅檀樹樹身筆直，枝葉繁茂，世所稀有，起了愛憐之心，不忍砍伐，他在內心不斷猶豫：『國王交辦的任務非比尋常，如果空手而回，或許連性命都要丟掉；但是這棵樹長得這樣美妙莊嚴，是屬於天地間共同孕育的珍寶，我如果砍掉它，是不是有違天命呢？』正當使者在梅檀樹前來回踱步，思考如何取捨時，空中突然傳來樹神的聲音：『你想砍便砍吧，不用替我操心，只要留下樹根，給我一點活路便可。砍完了以後，記得用人血塗抹在樹幹的斷面，再用人類的肝腸覆蓋上去，這棵樹很快就會重生。』使者得到指示，立刻謝過樹神，下令工人砍樹。



工人先將旁枝剪除，再著手砍伐樹幹，想不到掉在地上的樹枝太多，商人一個不小心被絆倒，不偏不倚地跌向梅檀樹，被樹上的斷枝刺進要害，當場失血過多而死。使者目睹這樣離奇的意外，忍不住告訴工人：『剛才樹神指示要以人血入肝修補斷枝，我心裡其實很為難，不知道要上哪兒去找活人來獻祭，現在既然憾事已經發生，我們就不要讓他白白犧牲吧！』於是他們將商人的鮮血滴在樹幹的斷面，再挖出他的肝腸覆蓋上去，靜待樹神下一步指示。想不到才一轉眼，被砍掉的梅檀樹就重新長出了枝柯與樹幹，回復稍早的模樣。

之後，名醫用使者帶回的梅檀香為國王治病，果然不出幾天，國王就不再頭痛了。喜出望外的國王決定讓全國的百姓與自己享有同樣的健康，於是他將剩下的梅檀香布施出去，讓國內的病人自由領取；在這樣的德政下，國內再也沒有人因為疾病而感到痛苦，人民也更加崇敬國王，全國上下一心，使國運欣欣向榮，達到空前的昌盛。」

阿難聽完起身向如來頂禮，並問：「那位商人為什麼這樣忘恩負義呢？這其中難道有什麼特殊的因緣嗎？」佛陀告訴他：「從前，維衛佛

住世的時代，有父子三人相依為命，其中父親信奉佛法，修行十善，嚴守戒律，從來不曾懈怠；而他的大兒子也時常在中庭燒香供養十方諸佛；唯獨小兒子是糊塗人，對父兄的信仰嗤之以鼻，更時常將髒衣服隨手丟在法寶上。有一次，小兒子又把穿過的衣服放在香上，遭到哥哥責備，他一時氣不過，就口出惡言說：『我發誓我有一天會砍斷你的腳。』大兒子見小弟有過不改，更加生氣，於是反罵他：『那我也會撲殺你這個兔崽子！』父親見他們這樣爭吵不休，心裡很厭煩，於是就說『你們兩個吵得我頭都疼了。』由於當時三人各自造下口業，因此多生後分別受報，父親因為持齋精進，生在尊貴的王室，當上國王；大兒子當了樹神，小兒子則是商人。看了這個例子，各位知道罪福報應是怎樣如影隨形了吧？從今以後，你們在身口意業上，都要再加倍謹慎才行。」

如來為眾人開示如何善護身口意三戒後，迦羅越立即證得了須陀洹道，他捐出一切家產作為弘法利生之用，並率領家人歸心佛教，一同領受佛法的沐化。



廿九、貪人惹禍（出《佛說長者音悅經》）

佛陀住世時，有一位家財萬貫的長者，名字叫做音悅，除了年老無子的遺憾之外，他可以說是全國最富足的人了。有一天，也許是宿世的福報現前，音悅長者身上竟同時發生了四件不可思議的喜事。首先是久久不能生育的夫人生下一個白白胖胖的兒子，面相端正，惹人憐愛。再來，是音悅長者馬廄裡所養的許多匹白馬，也在這一天同時生產，而且產下的都是血統精良，出類拔萃的神駒。第三，是國王在這一天派人送來金印封賞，為音悅長者再添爵位。最後，是前陣子派出海採寶的商船終於回來，而且一艘艘都是滿載而歸。音悅長者喜不自勝，在中庭擺開筵席，邀集親友們一同慶祝；這一天，長者家中鑼鼓喧天，歡慶之聲上達雲霄。諸天聖眾與八部神靈們在天上見到這樣的盛會，也忍不住要讚歎音悅長者的福德無量了。

同時，佛陀照見了音悅長者的過現未來，也來到長者家，為他宣說一首偈子，歌頌他的福德。「長者今日，福運昌盛。絕大善慶，一時

俱至。昔所植善，果報有四。千載難逢，人間唯一。諸天聖眾，都為敬服。快意長者，受此多福。如春播種，至秋成熟。先作後受，留意積蓄。」音悅長者內心正高興，聽見佛陀的祝賀又有如錦上添花，於是他親自出門迎接，並回覆佛陀：「世尊！您是法界至高無上的王者，福慧具足，普化眾生，今日得到您的祝賀，實在是敝人三生有幸！」說完，音悅長者取出一條珍藏多年，價值上千萬兩的白色細絨毯，供養佛陀。佛陀收下毯子後，先為長者祝願，接著又叮嚀他：「這世間的財富都是虛幻的身外之物，只要遭遇五種危難，就有可能瞬間失去。世人不曉得這個道理，以為財富可以永遠隨身，所以貪心吝嗇，不能割捨，甚至阻礙了布施的念頭。如果走到生命盡頭時，沒有任何人能帶走一分一毫，那麼生前的錙銖必較，豈不是最愚痴的行為嗎？你今天家業正盛，應該趁著有能力盡量布施修善，因為唯有善惡業報，是會永遠跟隨著你的。」音悅長者知道佛陀提點必有深意，因此又問：「世尊說財富有五種危難，敢問是哪五種？」佛陀說：「第一，不能預知的火災；第二，提防不及的水患；第三，無力反抗的官府；第四，揮金如土的敗家子；



第五，無情的盜賊。只要遇上了其中一件，就是你有萬貫家財也不得不墮入貧窮。我舉兩個例子讓你當作借鏡：譬如有人犯了王法，被打入監牢，財產充公，這是完全無法搶救的。再來，從前有一個人富可敵國，可是連連遭遇不幸，前後經歷七次破產，這是由於他宿世布施，可是卻有七次布施後立刻反悔。如果像他這樣，布施的心不夠真切，那麼福報就算來臨，也會很快溜走。」音悅長者聽到佛陀的話，各種善念在心中湧現，佛陀知道他深明道理，於是就放心返回耆闍崛山。

當時國內有一個外道弟子不蘭迦葉，他聽說佛陀到音悅長者家歌頌一首偈子，就得到了價值千萬兩的白毯作為謝禮，因此心生嫉妒，也想要效法佛陀作偈。可是不學無術的不蘭迦葉絞盡腦汁，還是無法靠自己力量作出一首完整的偈子，於是他來到精舍，想問出佛陀當天究竟頌了什麼偈。不蘭迦葉在佛陀面前裝出好幾天沒有進食的模樣，不斷哀求道：「我是個福薄的人，每天三餐不繼，衣不蔽體，生活過得實在很艱苦。前幾日聽聞您在音悅長者面前頌了一首偈子，得到價值連城的寶物，希望您可憐可憐我，告訴我那首偈的內容，讓我在音悅長者面前復

頌，求得一點寶物，換些米糧度日。」佛陀對於未來即將發生的事早已了然於心，他知道音悅長者不久之後財富將會散盡，若是不蘭迦葉不識時務，跑到他們家去說些吉祥話，肯定會被痛打一頓，因此就對不蘭迦葉說：「我把這首偈子告訴你並不會有任何損失，只是我擔心你不分時機貿然頌出，會為自己招來禍害，所以不願透露。你若執意要學應景的偈子，我大可另外再做一首贈與你。」不蘭迦葉以為佛陀想藏私，刻意編造這樣的謊言來搪塞自己，因此不願佛陀的勸告，執意要學會那首偈子。佛陀知道不蘭迦葉會有這樣的果報，也是宿業所驅使，因此也就不再堅持，終於將那首吉祥之偈教給他。

愚笨的不蘭迦葉回去後，耗費了整整一年才將那首偈子背熟；可是他卻不知道，在這一年當中，音悅長者家裡遭逢了一場大火，不僅富麗堂皇的舍宅化為灰燼，裡面珍藏的各種寶物也付之一炬，當年生下的幾匹神駒更是全數被燒死；過了不久，音悅長者的愛子染病夭折，他的對手在國王面前進獻讒言，害得長者被奪回金印，削去了爵位；再次出海的商船也遭遇大風浪，全數葬身海底。種種天災人禍幾乎奪去音悅長者



的全部資產，短短一年內，他的心情從九天之上跌落地獄，他惡劣的情緒，自然是不用說的。

這天，不蘭迦葉來到音悅長者遭到燒毀的房舍外，高聲唱出吉祥之偈：「長者今日，福運昌盛。絕大善慶，一時俱至。昔所植善，果報有四。千載難逢，人間唯一。諸天聖眾，都為敬服。快意長者，受此多福。如春播種，至秋成熟。先作後受，留意積蓄。」長者在牆內聽見了，心想：「我陷入這樣愁雲慘霧的困境，竟還有人來諷刺我，說我吉祥！難道是存心挑釁嗎？」於是他拿起棍棒，追了出去，將不蘭迦葉痛打一頓。不蘭迦葉求寶不成反遭痛毆，只能像喪家之犬一樣跛著腳回到家中，朋友看見他這樣落魄，忍不住出言關心，不蘭迦葉刻意隱瞞真相，只是咬著牙對他們抱怨：「都是佛陀那個騙子，害我落得這樣淒慘的下場！」

阿難得知了不蘭迦葉的遭遇，就趁著佛陀為大眾說法時問道：「世尊！請問不蘭迦葉與音悅長者有何因緣，經世尊多次勸阻，仍不能免去遭受毆打的命運？」佛陀告訴大眾：「久遠前，有位國王名叫音悅，有

一天他在睡午覺時，聽見鸚鵡悅耳的叫聲，於是就差遣侍衛將鸚鵡抓來，用各種水晶、琉璃、珍珠、珊瑚裝飾牠的身體，並將牠無時無刻帶在身邊，以便隨時欣賞牠悅耳如天籟的鳥鳴聲。」後來有一隻秃梟來到王宮，牠看見鸚鵡得到這樣的待遇，心裡非常羨慕，於是就請教鸚鵡，如何得到國王的寵愛。鸚鵡告訴牠：『我停在王宮裡偶然叫了幾聲，國王被我美妙的歌聲所吸引，就派人把我帶回去，以上等的珠寶為我裝飾全身，每天將我帶在身邊，並派專人照顧我、寵愛我。』秃梟聽了也有樣學樣，於是趁著某天國王午睡時，在附近盡情啼叫，沒想到國王聽到牠淒厲的叫聲，心裡頭寒毛直豎，渾身不舒服，於是就下令侍衛把牠抓起來，拔去牠身上的羽毛作為懲罰。渾身是傷的秃梟回到巢穴，面對其他鳥類朋友問起牠如何受傷，卻絕口不提自己東施效顰的愚痴，反而將過錯都推給鸚鵡。」說到這裡，佛陀語重心長地對著弟子說：「秃梟就是今日的不蘭迦葉，音悅國王則是今日的音悅長者。這兩個例子足以為我們證明，罪福報應都是自作自受啊！」最後，阿難又問：「音悅長者從前種下何種功德，一日之內得四種人天讚歎的大福報，又是造作何



種惡業，導致從前累積的福報在一年之內陸續失去呢？」佛陀回答他：「音悅長者幾世以前，打從年少就知道崇敬三寶，他在供養時常常祝願，願來生榮華富貴享用不盡。可是這樣的情況沒有持續很久，自從娶妻以後，音悅長者沉迷於女色之中無法自拔，甚至開始輕慢三寶，退卻了積善修福的初心與慈悲心；因此他的福報就像花朵般，轉眼間花開花謝，了無痕跡。現在他必須面對從前所造下的惡孽，直到惡報用盡，才能海闊天空，否極泰來。」

三十、瞽者開明

（出《佛說賢愚經》）

佛陀在舍衛國祇洹精舍弘法時，每天都吸引了大批民眾前來聽講。這一天，接近佛陀開講的時刻，城中的男女老少們又立刻放下手邊工作，趕赴法會。當時，城中有一位瞎眼的婆羅門教徒，每天聽著民眾熙來攘往的聲音，心中不禁納悶，這些人究竟要往哪裡去呢？終於他熬不過內心的好奇，攔下一位行人關切，而得到這樣的答案：「哎呀！你不知道嗎？經上說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，現在正逢如來在舍衛國宣傳道化，我們正要去聽講呢！」這位瞎眼婆羅門其實身懷絕技，能透過聽覺辨識眾生發出的八種聲音，用以判別其人的性格特徵。這八種聲音如下：第一，是背逆無道，忘恩負義的烏聲。第二，是暴戾兇殘，毫無惻隱之心的梟聲。第三，是貧窮下賤，男女錯亂的破聲。第四，是豁達不拘，交遊廣闊的雁聲。第五，是才氣縱橫，博聞能辯的鼓聲。第六，是智慧超群，長於治國的雷聲。第七，是家產豐厚，積藏無數的金聲。第八，是福德無邊，在家必作轉輪聖王，出家必得道成佛的梵聲。因此，



瞎眼婆羅門就向行人毛遂自薦說：「我有一個專長，能夠聽聲辨人，如果現在為你們說法的是具有真實智慧的佛，我一定能從他身上聽出梵聲。現在就請你帶我前往會場，讓我替你們判斷這個人是不是真的那麼賢能吧！」

來到法會現場，瞎眼婆羅門聽見耳邊傳來一股朗朗清音，梵聲具足，是自己有生以來從未聽過的微妙好音；他內心歡喜踴躍，失明已久的兩隻眼睛，竟然同時恢復了視力。婆羅門睜開雙眼，映入眼簾的正是佛陀的莊嚴妙相，他迫不及待上前恭敬禮拜，求佛說法，也由於他至誠至敬，心念專一，因此初識佛法，就能智慧開解，當場證得須陀洹果。接著，他又上前禮請佛陀授戒，收自己為弟子，佛為他開示大道，頃刻間，又證得了阿羅漢果。對此，與會大眾無不嘖嘖稱奇。

接著，佛陀又為在座眾人宣說無量無數不可思議阿僧祇劫前，他與瞎眼婆羅門的一段因緣：

當時閻浮提世界中有一位須提羅王，他擁有一雙無比清澈明亮的眼睛，能夠看見遠在四十里外的景物，因此又被稱為快目國王。這位國王

以仁慈賢德著稱，不但得到本國人民的忠心擁護，在他統轄的周圍八萬四千小國中，也享有崇高的威望。

有一天，須提羅王坐在宮殿裡，暗自思索：「我現在貴為一國之主，財富無窮，囊括四海，但這都是我前世所累積的福德所致，如今我擁有的財富是有限量的，會隨著使用的頻率慢慢減少，如果照這樣下去，我死後一定會受苦受窮。這個道理就好比農人種田，春耕秋收，播種的時候付出越多，收成的稻穀也就越多；如果春天時懈怠荒廢，那麼到了收成的季節，就只能後悔莫及了！」想到這裡，須提羅王拿定了主意，他召集大臣們發布號令，打開國庫，向全國的百姓發放他積藏的米糧與金銀財寶，接著，他又分派使臣到各個屬國去，下達這道政令，要各國王室廣行布施，惠益百姓。這項措施實行不久，原先困苦的百姓們都不必再為財務煩心，從此家家富足，人人安樂，只要提到須提羅王，眾人無不交口稱讚，奉為聖主。

在須提羅王的眾多屬國中，有一個偏遠的小國，國王名叫波羅陀跋彌，他仗著自己地處邊陲，須提羅王難以管轄，因此就在當地為非作



歹，施行暴政。他荒淫放縱，貪婪獨斷，時常課徵雜稅，並奴役百姓建設一些不必要的設施，來滿足自己的私欲。外地來的商人到了這裡，也時常被以各種藉口課徵重稅，久而久之，商人不願來這裡作生意，國家的貿易停擺，民生物資不斷上漲，人民的作物也賣不出去。小國在波羅陀跋彌的統領之下，民不聊生，宛若地獄。

有一天，忠臣勞特達冒著生命危險，向波羅陀跋彌諫言：「大王有五件疏失，可能會為國家召來禍害，導致滅亡，臣今日直言，希望大王能勇於改過，保民安康。第一，行事偏激，思慮不周。第二，耽溺女色，不問國事，人民有冤，卻無處陳情。第三，專權獨斷，不能任用賢人。第四，屢屢徵召人民興建工程，勞民傷財。第五，對外國商人課徵重稅，導致商人裹足不前，重挫國內貿易市場。以上五事，使得近年來人民無法生存，紛紛出走；我聽聞須提羅王賢能治世，閻浮提人都曾蒙受其惠，但願大王歸順須提羅王，向他學習如何以仁德治國，如此一來，或許可保我國子民長壽久安。」波羅陀跋彌聽到勞特達這樣不留情面地數落自己，實在是怒火中燒，一點兒也不想繼續聽下去，於是就直

接把他攆出了王宮。

勞特達原以為自己冒著人頭落地的風險，可以換來國王誠心悔改，想不到最後還是無功而返。他心想：「今日一言，必定引起了國王的不滿，我如果繼續留在國內，一定會被他找機會除掉。雖說君要臣死，臣不能不死，但我真要為了這樣的昏君丟掉性命，任由他繼續殘害國民嗎？」最後，勞特達決定登高一呼，率眾起義，結束波羅陀跋彌的暴政。沒想到他還沒籌劃妥當，事蹟就已經敗露，波羅陀跋彌一心想除掉這根眼中釘，於是派出國內最精銳的士兵緝捕勞特達。勞特達接到線報，立刻跨上馬背，連夜奔逃。士兵在後頭苦苦追趕，眼看就要追上，但因為勞特達是國內首屈一指的神射手，凡是出箭必中要害，所以他向後虛晃幾招，士兵們就嚇得不敢靠近，最後，終於還是讓他逃出了國境。

勞特達經過長途跋涉，終於順利見到了須提羅王。他在須提羅王面前侃侃而談，直言國政利弊，須提羅王見他文武雙全，無所不知，相當激賞，於是就授予勞特達官職，將他留在國內。在逐漸贏得了須提羅



王的信任後，勞特達終於找到機會，拯救故國的萬千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，他對須提羅王陳訴波羅陀跋彌的種種罪狀，請求國王協助自己出兵，須提羅王愛民如子，立刻答應了他的請求，並派遣使者通知鄰近各國，出動精銳部隊，約定在某處與勞特達的大軍會合。其中有一個屬國的國王與波羅陀跋彌素有交情，兩國之間也不乏利益的往來，因此一接到命令，就立刻將消息走露給波羅陀跋彌。

波羅陀跋彌知道須提羅王派出的軍隊驍勇善戰，銳不可擋，再加上其他屬國的援助，自己這一仗非要吞敗不可，心急如焚的他找來群臣商議，只求殺出一條活路。群臣們你一言我一語，紛紛提出自己的看法，可是波羅陀跋彌思前想後，總是覺得不妥當。此時，有一個大臣信心滿滿地說：「我有辦法！」眾人都屏息以待，等他繼續說下去。他告訴國王：「我聽說須提羅王愛天下人如愛自己的家人，他曾說過，這世間除了親生父母，沒有什麼是不能布施的。既然如此，我們何不找一個盲人，讓他到須提羅王面前，求須提羅王布施雙眼？如果須提羅王不答應，就是違背了自己的諾言，失去天下人的心；如果答應了，那他就成

了瞎子，還有心情來攻打我國嗎？」波羅陀跋彌得到這個萬無一失的計策，瞬間轉憂為喜，他找來一名瞎眼婆羅門，對他威逼利誘，總算打動了婆羅門，出發求見須提羅王。此時天地間的萬物似乎同時受到了不尋常的感應，紛紛起了災變；空中閃雷陣陣，流星不斷劃過天際，詭譎的雲霧遮蔽了視線，天上打下的閃電驚天裂地，飛鳥哀哀啼哭，發瘋似的使用嘴拔去自己身上的羽毛；獸類失神怒吼，就好像巢穴遭人入侵。百姓們見到這樣的異象，心裡也紛紛湧現不好的預感。

瞎眼婆羅門來到須提羅王的宮殿外，高聲喊道：「我聽聞須提羅王仁慈愛民，所有東西都能布施，所以遠道而來，向您乞求一項物品。」須提羅王聽見了，趕緊接他進宮，溫柔地問候他：「老者您舟車勞頓，想必很辛苦吧！無論有什麼需要，請儘管開口，只要是我能做到的，無論金銀珠寶、車馬衣飾、醫藥飲食，乃至國土房舍，我都會盡力供給。」想不到瞎眼婆羅門卻說：「偉大的須提羅王啊！我千里迢迢來到這裡，求的不是外物的布施，而是更重要的東西。我從小失明，對於這世間的色彩充滿渴望，我懇請您布施我一雙眼睛，讓我看這個美麗的



世界吧！」在場的臣民們聽到這樣無禮的要求，正要開口斥喝，沒想到須提羅王卻欣然答應，說：「既然老者您想要我的眼睛，那我自當歡喜奉上，請您七天以後來取吧！」說完，國王便要屬下發出告示，說明自己將在七天後布施雙眼給瞎眼婆羅門。

這段期間，無數百姓來到須提羅王面前，哭著求他：「仁慈的王啊！我們閻浮提世界的一切人民，都因為大王的仁善而得以生存，如果您將雙眼布施給一個瞎眼婆羅門，那麼以後億萬民眾還能仰賴誰呢？請您千萬不要為了他，棄天下人於不顧。」更有大臣跪在地上，苦心勸諫：「大王您的仁慈，為什麼不用在我們身上呢？國家需要您的帶領，請您千萬不要中了小人的奸計，錯把雙眼布施給惡人啊！」太子也來到須提羅王的面前，一往無悔地說：「慈愛的父王啊！如果您真要布施，那就以兒臣的雙眼來代替吧，國家就算少了兒臣一人，也不會遭受損害，但要是國家沒有了父王，那麼就等同於天下人都痛失了父親啊！」須提羅王安慰眾人：「自從我流轉生死苦海以來，早已經歷了數不盡的輪迴，若是把我無數劫來曾經擁有過的身體堆疊起來，絕對是遠遠高過

須彌山；而遭我殺害的人流出的鮮血，可以染紅整片海洋；我所喝過的母乳，多於須彌山周圍的四大海；與家親眷屬別離時所流下的淚水，可以填滿閻浮提世界所有湖泊。各位知道，墮入地獄的人，必須受盡各種火燒、水煮、刀砍、劍刺的酷刑，將身體進行無數次破壞，在這當中，眼睛也早已毀壞無數次。在餓鬼道中，要受種種身形變化，烈火不時從身上冒出，將整副軀體燒至焦黑，眼睛當然也不能倖免於難。在畜生道中，同類們互相廝殺吞食，各種人為與意外傷亡不計其數。在人道中，壽命已經相當苦短，卻時常受到慾望趨使，彼此圖謀相害。即使有幸上生天道，壽命也很短暫，福報用盡，又入三途。在前面四道中，我們三毒纏身，毀壞無數身體，拋棄無數雙眼，從來沒有人好好珍惜，也從來沒有人想過，將雙眼布施出去，以求成就佛道。像這樣臭爛脆弱的一雙眼睛，就算我不將它布施出去，不久之後，它也會因為各種疾病、天災、人禍而毀壞；今天我有幸布施雙眼，就不應該再貪戀不捨。現在我以此凡眼布施，換取佛的無上一切種智眼，如果我的心願得以實現，定不忘賜與你們清淨慧眼，希望你們不要阻攔我的無上道心。」須提羅王



說完以後，宮殿裡一片靜默，再也沒有人敢阻止國王聖行。

到了當天，須提羅王請人將婆羅門帶上來，眾人屏氣凝神看著這一幕，只見須提羅王正氣凜然，將刀子交給左右侍臣，命令他們挖出自己的眼睛，侍臣卻跪在地上痛哭嘶吼道：「我們寧可自己承受千刀萬剮，身體碎裂成種子般的大小，也不願傷害大王一分一毫！」須提羅王沒有辦法，只好叫他們去找一個膚色黝黑，低頭盯著地板的人來。那人拿起刀子，便挖出國王一隻血淋淋的眼睛，須提羅王伸手接過眼睛後，立刻發下誓願道：「今日我布施這隻眼睛給婆羅門，只求成就佛道，如果我真能成佛，就讓這位婆羅門得到眼睛後，立即恢復視力。」說完，他將手上的眼珠安進瞎眼婆羅門的眼眶中，婆羅門轉動眼睛，須提羅王慈祥的面目立刻映入眼簾。接著，國王請剛才那人動手挖下自己另一隻眼睛，婆羅門立刻跪在地上，聲淚俱下地勸阻他：「得到大王一隻尊貴的眼睛，已經足夠我看遍這個世界了。剩下的一隻眼睛，請大王自己留著，以便觀看吧！」沒想到須提羅王卻不願就此停手，他說：「我早已承諾要將兩隻眼睛都布施給你，怎麼可以食言呢？」說完，他將挖出的

另一隻眼睛放在掌心，重複立誓：「今日我布施這隻眼睛給婆羅門，只求成就佛道，如果我真能成佛，就讓這位婆羅門得到眼睛後，立即恢復視力。」接著他又將眼睛安入婆羅門的眼眶中，婆羅門得到了須提羅王的兩隻眼睛，不僅恢復了正常人的視力，就連遠在四十里外的微小物品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突然間，天搖地動，諸天神靈們灑落滿天香花，從天而降，對著須提羅王齊聲讚歎道：「善哉善哉！大王的善行實在無人能及。」接著，天帝來到須提羅王面前，問道：「你布施自己的雙眼，無私救度盲人，難道沒有什麼目的嗎？」須提羅王回答他：「我別無所求，只願以此功德成就佛道，度脫眾生，帶領他們離苦得樂。」天帝又問：「雙眼挖出的痛苦，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，我看你現在失血過多，全身顫慄，想必很後悔吧？你現在是不是開始惱恨那位貪得無厭的婆羅門了呢？」須提羅王平靜地說：「我布施雙眼是出於自願，為了成就佛道，沒有什麼好悔恨的。如果我所言不假，就讓我的雙眼恢復，完整如昔。」話才說完，須提羅王空洞的眼眶裡立刻現出了兩顆清澈明亮的眼珠，他的視力



不但恢復，還更勝以往。此時在場的人民歡聲雷動，臉上紛紛流下了歡喜感動的淚水。

婆羅門回國以後，立刻受到波羅陀跋彌的召見，他喜孜孜地問：「須提羅將眼睛給你了嗎？」婆羅門回答：「給了，我現在雙眼都已經恢復了視力，不再是盲人了。」波羅陀跋彌又問：「那他現在是生是死？」婆羅門告訴他：「須提羅王將雙眼送給我以後，許多天人們來到現場祝賀慰問，須提羅王當場立誓，此行無悔。結果他的雙眼馬上康復，視力甚至比從前更好了！」波羅陀跋彌聽到此話，既憤怒又鬱悶，一顆心揪在一塊兒，竟然當場氣絕身亡。

佛陀告訴弟子：「當時的瞎眼婆羅門，就是今日恢復視力，證得阿羅漢的婆羅門；我是當時挖眼布施的須提羅王；至於作惡多端的波羅陀跋彌，則是今日的調達^{註①}尊者。」佛宣說此法時，所有與會者皆感念佛恩，刻苦自勵，有人得了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四果的，也有發無上甚深道意的。諸弟子及與會大眾，聞佛所說，皆歡喜奉行。

註① 調達：調達尊者，又作提婆達多，提婆達兜、地婆達多。略稱提婆、達多。意譯作天授、天與。為斛飯王之子，阿難之兄，佛陀之堂弟。尊者為佛世時犯五逆罪，破壞僧團，與佛陀敵對之惡比丘。幼時於釋尊、難陀共習諸藝。佛陀成道後，隨佛陀出家，於十二年間善心修行，精勤不懈。後因未能得聖果，而漸生惡念，後至十力迦葉處習得神通力，率五百徒眾脫離僧團，自稱大師，宣導異說。曾以五百人投石器擊殺佛陀，又趁佛陀入王舍城時，放狂象欲以加害佛陀，欲取而代之，為教法之王，皆不成。其時，提婆之徒眾在舍利弗及目犍連等的勸諭下復歸佛陀之僧團，阿闍世王亦受佛陀教化而懺悔歸依。然提婆仍不捨惡念，在欲加害佛陀時反自破手指而命終。



卅一、一般奉佛

（出《佛說慢法經》）

有一天，佛陀語重心長地告訴阿難：「有人自從信奉佛法以來，得無數福德，生命全然改觀；卻也有人信佛以後，卻遭遇危難，讓生命陷入困境。」阿難立刻反問：「為何同樣信佛，命運卻是天差地遠呢？請世尊為阿難解答！」

佛說：「有人學佛以後，四處訪求名師，務必要得到真正無上法旨，並且嚴守佛所傳的戒律，屏除諸惡，一心為善；對於佛典上所記載的經文，不但深信不疑，而且還能精進奉行，所作所為但求不離佛陀教義，即使是常人難以查覺的微小惡行，他們也決不輕易犯下。這一類的佛弟子，身旁時常有諸天聖眾侍衛他、擁護他，所到之處，總是一片和樂，受到眾人的景仰。他們在現世中享有福報，來世又能得道成佛，福報綿延，不只一世。這一種人，才是真正懂得信佛、事佛的佛弟子。」

不過也有另一種人，自稱是佛弟子，卻懶得花費心力追尋好老師，對於經典中的文字與佛像也抱持懷疑，不能深信。他們不但不懂得禮敬

三寶，更無心追求真正的大道，只是在某種因緣際會之下，偶然開始學佛。這種人即使受戒以後，也時常打破戒律，不能全心全意地去遵守。他們思想黑暗，不肯讀經修道，做佛弟子真正該做之事；他們時而信佛，時而又反悔不信；由於對佛法沒有足夠的信心，自然也就無法持齋戒殺，深深地懺悔前罪。除此之外，他們也不肯花費多餘的錢財，燒香供養；行住坐臥間，總是咒罵不休；心懷殘忍，鼓勵他人殺生吃肉，種種惡行，難以一一具道。

這一類的佛弟子對經典沒有恭敬心，不是掛在壁櫥間，就是隨意丟在床上；不是散落在衣箱行囊裡，就是放任妻兒的髒手去拿取；即使經書被煙燻水浸，字跡無法辨識，他也全然不起一點慚愧心，只當那是一般的書籍。久而久之，原先護佑在他身旁的諸天聖眾逐漸遠離，惡魔就在此時趁虛而入，悄悄地帶來厄運與衰病。

這種人一旦發病，又免不了要怪東怪西，心生懷疑，認為自己學佛以後，不但沒有得福，反而招來一身病痛。在看遍群醫，問遍神明都不能找出病因後，他又白白撒出大筆家產，只求能換回健康的身體，然而



等在終點的，卻仍舊只有死亡一途。更慘的是，依據他在世時所造下的罪業，死後定要墮入泥犁註①地獄，長劫受苦。之所以招致如此悲慘的下場，總歸起來，就是因為他不能堅定意志，深信佛法；由此可見，障礙佛法的罪行是如何的嚴重。有些外道凡夫知道了，往往拿這種人當例子，在世間造謠，說信奉佛法會招來病苦，世人往往蒙受他的欺騙，卻不知道，那種偽佛弟子心行不正，屢屢犯戒，就如同在心田裡撒下荊棘的種子，往後心田裡長滿的，自然就是遍地的荊棘了。同樣事佛，享受到的是惡果還是善果，就要端看自己的內心了，畢竟無論善惡，終究都是自己招來的啊！」

註① 泥犁：梵語，地獄也。譯曰無有，因為無有喜樂、無氣味、無歡、無利，故云無有。或言卑下，或言墮落，中陰倒懸，諸根皆毀壞故。為十界中最劣境界。

卅二、五種勝因

（出《佛說者五福德經》）

有一天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為諸弟子宣說法布施的五種福德因緣。他告訴在座比丘，若有賢德之人以佛法布施人群，開導眾生，可以得到五種大福德。第一，健康長壽；第二，投生富貴之家，財寶享用不盡；第三，面目端正，容貌超群；第四，聲名遠播；第五，聰明多智。

為什麼布施佛法可以得到健康長壽呢？因為在賢德之人所說的法中，無論是一開始接觸經文時的「理解」，還是到學佛過程中對於內容的「實踐」，乃至修行後所得的「證悟」，都是純淨純善，圓融無礙的，這樣毫無雜染的教法，讓原先心懷殺戮的人聽了也不自覺放下殺念，因此說法之人可以得到健康長壽的果報。那又為什麼可以得到大富貴呢？因為透過賢德之人以正法開導，原先想要偷盜財物的人聽了，不自覺放下偷盜的念頭，轉而布施貧窮，因此說法之人可以得到富貴的果報。為什麼可以得到端正美妙的容貌呢？因為透過賢德之人以正法開



導，聽者感覺心平氣和，歡喜滿足，因此說法之人可以得到容貌端正的果報。為什麼可以名聲遠播呢？因為透過賢德之人以正法開導，聽者得以斷疑生信，歸敬三寶，因此說法之人可以得到聲名遠播的果報。為什麼可以得到聰明多智呢？因為透過賢德之人以正法開導，讓聽者心領神會，透徹法要，因此說法之人可以得到聰明智慧的果報。

賢德之人勞心勞力，對大眾應機說法，因為這樣的功德，來生可以得到這五種殊勝的大福德。佛說法結束後，諸弟子皆歡喜奉行，作禮而退。

卅三、昏睡制止

（出《佛說離睡經》）

有一天，如來在鹿野苑靜坐，照見目犍連在修經行^{註①}的地方沉沉睡去，於是就發動神通，瞬間移動到目犍連的面前。他在定中對目犍連說：「目犍連！你被睡魔纏身了！」目犍連大夢初醒，慚愧地回答如來：「世尊！弟子不知道為什麼，突然間昏昏欲睡，一個不留神，竟然就睡著了。」於是，如來就針對目犍連被睡魔纏身一事，作了如下的開示：

「精神不濟時，應該竭力使念頭清淨，不可隨著睡意作種種思維，也不可胡思亂想。如果這樣還不能驅趕睡意，那麼就在腦海中複習曾經聽過、誦讀過的經典，用得法的喜悅來振奮精神。如果這樣還是昏昏欲睡，那就為他人講說曾經聽過、誦讀過的經典。如果這樣仍無法打消睡意，那麼就應收攝心神，將曾經聽聞誦讀過的佛法身體力行。如果這樣還是止不住睡意，就用冷水潑洗雙眼及身體，藉由刺激感官的方式來消除疲勞。如果還是想睡，就用手掏耳朵。如果這樣做還是不能恢復精



神，就應該走出戶外，環顧四方景色及天上星辰。如果還是想睡，就應該到空地上往來經行，收攝六根，遠離放逸散亂。如果睡意還是無法消退，應該回到室內，把坐具鋪在床上，盤腿而坐。如果睡意仍在，那麼就進入講堂，將禮誦時著用的袈裟疊好放在床上，再將說法時穿著的另一套袈裟放在頭前，右脅而臥，兩足上下交疊。躺下後須作光明想，心不散亂，且常作起床之想，如此可令思惟安住穩定。

目犍連！你不應該貪愛睡眠，更不應該貪愛世間的一切名聞利養，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因為我沒有教你們親近一切法，也沒有教導你們不親近一切法。為什麼說不親近一切法呢？就拿在家人來說好了，你目犍連若是親近在家人，就容易因為他們的阿諛諂媚而引發驕慢心；有了驕慢，會生嫉妒；有了嫉妒，再失智慧，從此你就再也不得安寧了。此時睡魔若是趁機來擾亂你，你是一點抵抗都做不出來的。這就是為什麼我不要你們親近一切法了！那麼何時又該親近一切法呢？你遠離塵囂，獨自到山中靜坐，以草席為床，默然不語，遠離各種惡念惡行，一吐一納間，都與清淨無著之大道相應。這就是為什麼我要你們親近一切法！

目犍連！你到村莊募化前，應該先將勢利、傲慢的心放下，並且不要存有進入居士家裡的念頭，因為居士俗緣未了，容易引發事端，如果出家人進入居士家中，卻沒有得到居士的禮敬，也許會想：『是不是有人向他說了我的閒言閒語，讓他對我這樣不恭敬？』這樣嗔恚的念頭一起，驕傲自大、嫉妒心也隨之而來，心中不再寧靜，真實智慧就遠離你了。

目犍連！你在說法的時候，不要存著與他人較量的念頭，如果心存勝負，就容易與別人起爭論；若起爭論，就容易引來貢高我慢；貢高我慢一起，便有嫉妒；嫉妒一旦占領了你的心，真實智慧還會存在嗎？目犍連！你在說法的時候，應當思考如何饒益眾生，學習佛與羅漢的無畏精神，傳授真如法，但是不要去否定他人的見解。目犍連！你應該要把今天的話好好記起來，照實去做！」

目犍連聽得如來一番教誨，趕緊整頓儀容，合掌向如來提問：「請問世尊，出家人要如何才能夠達到畢竟盡、畢竟無垢^{註②}與畢竟行梵行^{註③}呢？」如來回答：「如果出家人生病了，有可能感到痛苦，也有可能感



到快樂，也可能既不苦也不樂，這時候就應該要寂坐觀照，苦樂是無常的，應當觀它的生住異滅，觀它的清淨無染，觀它的盡，觀它的止。如果能以上述各種觀法看待身上的病痛，那麼就能不執著於這個世間了，不執著，就沒有恐怖；沒有恐怖，就能證得有餘涅槃^{註④}。依此教法看破世間幻相，實相就能了然於心。這就是出家人的畢竟盡、畢竟無垢與畢竟行梵行。」目犍連得佛開示，終於成功擊退了睡魔，歡喜而歸。

降伏睡魔警語：快起勿隨臭屍眠，眠如軟縛實堪憐。若患重病動不得，似幽黑獄死刑宣。夢魂顛倒增迷妄，積累功修忍脫連。六道輪迴看此際，一生補處^{註⑤}待何年。睡魔誤盡圓寂事，慧業原存鎮定間。寂照應無休片刻，昏沉豈許犯三賢^{註⑥}。精誠所至貫金石，大覺如來坐寶蓮。降伏諸妖欽法力，酣眠無須羨彭錢^{註⑦}。

註① 經行：又稱行禪或立禪。僧人通常會選擇一塊空地，以直線或繞圈的方式步行，藉此修行禪定。經行根據步行的速度，又可分成，半步經行，緩步經

行，散步經行以及快步經行等。

註② 無垢：謂諸如來由證常樂我淨之德，而無一切煩惱汙染，故曰無垢。

註③ 梵行：清淨的行為，也就是斷絕淫欲的行為。修梵行的人死後可生於梵天。

註④ 有餘涅槃：阿羅漢惑業已盡，生死已了，而身體尚在，名有餘涅槃，或有餘依涅槃。

註⑤ 一生補處：盡此一生就能補到佛位的意思，是最後身菩薩的別號，如現在居於兜率天的彌勒菩薩，就是一生補處菩薩。

註⑥ 三賢：謂大乘十住十行十迴向之菩薩。

註⑦ 彭錢：傳說中的仙人。因封於彭，故又稱彭祖。傳說他善長養生，活到八百歲高齡。



卅四、罪福報應（出《佛說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》）

有一天，如來由迦維羅衛國帶領一千兩百五十位大弟子，往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前進。在這兩國交界處有一棵宏偉的神木，名叫尼拘類樹。尼拘類樹高壯的樹幹拔地而起二十里，直穿雲霄；枝葉鬱鬱蔥蔥地向四面延伸出去，範圍可以涵蓋方圓六十里的面積；枝幹上頭所結的果實，味道芳香甘美，可以振作精神，治癒百病；住在附近的居民們，總是等到果實自然成熟掉落到地面，才去撿拾。

這天，如來坐在樹下，觀察到諸比丘撿拾地上的果實，吃得津津有味，於是就有感而發地對阿難說：「我觀察天地間的萬物，各自有他們的宿世因緣。」阿難見如來話中似有深意，於是長跪頂禮，向如來發問：「天地萬物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因果關係呢？求世尊慈悲開示！」

如來告訴阿難：「天地萬物數之不盡，難以一一說明，我今天就以人類為例，為你們宣說。你抬頭看看眼前這棵尼拘類樹，當初它被埋進土裡的時候，只是一顆渺小的種子，但是隨著生根、發芽、茁壯，再到

開花結果，如今生得宏偉無倫，與當初埋下的種子相較，收穫是不是百千萬億倍的成長呢？這個道理，與人類積善作福是相通的。能當上國王大臣，地位尊貴的人，是由於宿世禮敬諸佛，虔敬三寶。能享有大富大貴，財寶取用不盡的人，是由於宿世慷慨布施，喜好行善。身體強健，長壽無病的人，是由於宿世修持戒律，慈心不殺。容貌超群，性情溫和，令他人心生愛敬的人，是由於宿世寬宏能忍，不與人計較。個性精進自律，樂於培植福報的人，是由於宿世修行精進的功夫。舉止莊重，善於察言觀色的人，是由於宿世修習禪定的功夫。聰明穎悟，既能自化，又能化他的人，是由於宿世修行智慧的功夫。聲音清澈，令人聞聲歡喜的人，是由於宿世歌誦三寶，勸人為善。身體清潔，終身沒有疾病的人，是由於宿世慈心愛物，救護生命。」

阿難又問：「請問世尊，『慈』的定義是什麼呢？」如來說：「慈的種類有四：第一，慈悲愛護眾生，如同父母親愛子女。第二，憐憫苦難眾生，願為他們求得解脫。第三，以仁待人，寬恕他人的過錯，心中常懷歡喜。第四，保護眾生，不令他們遭受各種侵害。」接著，如來又為



阿難宣說各種罪福報應：「舉例來說，身材高大，是由於宿世對他人恭敬有禮。身材矮小，是由於宿世對他人輕慢不敬。長相醜陋，是由於宿世喜對他人發怒。對於一切事物懵懂無知，是由於宿世不愛學習，不願發問。頭腦愚笨，是由於宿世不喜歡傳播智慧，教導他人。失去聲音，無法說話，是由於宿世毀謗他人。耳不能聽、目不能視，是由於宿世不喜歡聽經聞法。為人奴僕，是由於宿世負債沒有清償。身分卑賤，是由於宿世不禮敬佛法僧三寶。皮膚黝黑難看，是由於宿世遮蔽了佛前的光明。生在蠻荒未開化的族群，裸露身體，是由於宿世衣衫不整，褻瀆了佛寺及精舍。生到馬蹄類中，是由於宿世穿著木屐，在佛前發出吵雜聲響的緣故。生到穿胸族中，是由於宿世布施作福，卻生悔恨心的緣故。生在獐鹿兔兔等獵物中，是由於宿世喜歡驚嚇他人。生在蛇蛤等淫賤的生物中，是由於宿世經常調戲他人。身上長出各種無藥可醫的惡瘡，是由於宿世沒來由毆打他人。令人一見到就生歡喜心，是由於宿世見到他人就生歡喜心。令人一見到就生厭惡心，是由於宿世見到他人就生厭惡心。面臨牢獄之災，官司纏身，是由於宿世用牢籠繫養寵物，剝奪眾生

自由。生而免唇，是由於宿世釣魚，令魚缺口的緣故。」

接著，如來又告訴阿難：「如果聽到善言，心中感到厭惡，因此到處搬弄是非，挑撥人心，阻礙他人聽經聞法，死後會投胎為狗，狂吠不止。如果聽聞法語，心裡不能認同，更不知依法修行，死後會投胎為長耳的驢馬。如果吝嗇不能布施，見到他人飢餓，卻還是只顧自己飽餐，死後就會墮入餓鬼道中，即使業盡重新投胎人道，也會生生世世貧窮潦倒，三餐不繼，衣不蔽體。如果以腐敗酸臭的食物布施他人，將好的飲食自己留下，死後就會投生為豬或是吃糞蟲。如果喜歡侵占他人的財物，死後會投生為羊，遭受剝皮的惡報。如果喜歡殺生，死後將投生為一切短命的昆蟲，甫一出生，隨即死亡。如果喜歡偷盜，死後將投生為奴婢牛馬，清償宿債。如果沉迷色慾，姦淫婦女，死後將入地獄，睡銅床、抱鐵柱，受熱火灼身之苦，即使業盡脫離地獄，也常投生雞鴨等家禽中。如果喜歡誇大不實，宣揚他人的醜聞，死後將入地獄，接受鐵汁灌口、抽舌犁田的酷刑；即使業盡脫離地獄，也只能投生到烏鴉鴟梟等鳥類中，使人聽到叫聲就生厭惡心，詛咒牠盡快死去。如果喜歡喝酒，



犯了三十六失註^①，死後將墮入屎尿地獄中；即使業盡脫離地獄，也只能投胎為猩猩、猴子；假使有幸再入人道，也會是愚昧無知的人。如果夫妻失和，時常爭吵，甚至離婚，死後將投生為鳩鴿等鳥類。如果貪圖他人的力氣，自己卻好吃懶做，死後將投生為大象，每天載運重物。如果身為官員，卻沒來由地陷害人民，將無罪之人判作有罪，逼迫他們服各種勞役，動輒打罵，使人民投訴無門，死後將墮入地獄中，受盡各種苦痛，歷經千百億年之後，轉投畜生道中，生為水牛，讓人以鐵環穿鼻，牽船拖車，動輒受到鞭打杖責。」

如來接下去說：「髒亂不知羞恥的人，是豬投胎轉世的；吝嗇貪財的人，是狗投胎轉世的；惡毒陰險的人，是毒蛇轉世的；殺害動物，只為滿足口腹之慾的人，是豺狼狸鷹轉世的。還有另一種人，或者短命橫死，或者在母親胎中就死亡，或者出生不久就夭折，這種人死後又再墮入地獄、餓鬼、畜生三惡道中，經歷數千萬劫，沒有出期，會承受這樣的惡報，是由於他們宿世喜歡殺害物命，時常燒山打獵、採巢取卵、撒網捕魚，他們殺害動物之後，取下動物的肉與毛皮，部分自己使用，

一部分轉賣謀財，由於他們所造的殺業太過嚴重，所以很難再脫離惡道。」

如來繼續告訴阿難：「在做各種功德的時候，都應該要親力親為，不該託人代辦。因為託人代辦功德，就像是請人幫自己吃飯一樣，就算別人吃得再多，自己也不可能得到一絲飽足。如果可以親自齋戒、供養、禮拜、誦經、燒香、布施，不但能得到各種福報，還能得到諸天聖眾隨身護佑，使邪魔鬼怪不敢靠近。相反地，如果平時苟且懈怠，缺乏精進心，等到哪天生病了，各種苦痛纏身時，才痛哭悔過，那是不會有什麼幫助的。此時缺乏了諸天聖眾的庇佑，若是一個不小心，被邪魔鬼怪趁虛而入，那就要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了！所以真正發心修道的善男子善女人們，應該要恆常保持精進心，不能稍有退失，因為罪福報應是如影隨形，無法擺脫的。我們應該要向尼拘類樹看齊，在福田播下善的種子，等到開花結果的那一天，就能得到千百萬倍的收穫了！」

如來說完以後，口中唱出一偈：「賢者喜布施，天神暗贊揚。施一得萬倍，安樂壽命長。今日大布施，後福無限量。終能成佛道，度脫於



十方。因緣合會誰為親，五戒十善去貪瞋。等視一切無差別，種種境界假非真。往來五道註②如輪轉，急自營救快離塵。經戒奉持作渡船，天地尚壞何況身。」

最後，如來告訴阿難：「世人雖有肉眼，卻盲目無知，不曉得善惡業報的定理，今日我以佛眼照見眾生無量劫來的罪福報應，清楚透澈，就好像看穿我手中的琉璃珠一樣，沒有任何疑惑不明之處。」阿難於是整頓儀容，頂禮問佛：「世尊今日所說的法，應該取作什麼名字才好？」如來說：「此部經名為《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》，往後只要有善男子善女人誦讀這部經典，廣為宣傳，可以得無量功德，在賢劫註③中遇見一千佛出世，並且有幸供養、追隨千佛。他們不但不會墮入三惡道，也不會生在八難處註④，更可以修得戒定慧三法。」

如來說完此經，在場五百位比丘隨即證得了阿羅漢果，七百位比丘尼證得了須陀洹果，八百位阿羅漢發出無上正真道意，成就菩薩道；樹下聽法的男女居士一萬八千人，也都對佛法生起了絕對信心，所有人都得了阿那含果。天上聖眾聽聞此法，同聲讚歎，隨即繞佛三匝，作禮而

退。

註① 三十六失：佛言人於世間，喜飲酒醉，得三十六失。一者酒醉便不敬父母，不敬君王，君臣父子，無有上下。二者酒醉便語言多亂誤。三者酒醉便兩舌多口。四者他人隱私，酒醉便說三道四。五者酒醉便粗口連篇，隨意便溺，不避忌諱。六者酒醉便臥路中，不能返家，或遺失物品。七者酒醉便不能自正。八者酒醉便低頭橫行，墮入溝坑。九者酒醉便撲跌在地，破傷面目。十者酒醉便買賣計算失誤。十一者酒後誤事，不能謀生。十二者酒醉財物耗減。十三者酒醉便不念妻子饑寒。十四者酒醉便出言不遜，無法無天。十五者酒醉便解衣脫褲，裸體而走。十六者酒醉便妄入他人家中，牽人婦女，言語騷擾，醜態百出。十七者酒醉見人便要打架鬧事。十八者酒醉便大呼小叫，躁動不安，驚動鄰居。十九者酒醉便妄殺無辜昆蟲。二十者酒醉便摧毀家中器物。二十一者被家人唾棄辱罵。二十二者結交損友。二十三疏遠賢善。二十四者酒醒後身體不適。二十五者嘔吐不止，令家人生厭。二十六者酒醉便行為放縱，不知避開危險的處境。二十七者酒醉便不知禮敬明經達禮



的賢者善士與出家人。二十八者酒醉便荒淫放逸，無所畏避。二十九者酒醉便神識瘋狂，令人見而遠避。三十者酒醉便如死人，沒有自我意識。三十一者酒醉或得酒疹水皰，或得肝腎疾病，形容枯槁。三十二者受天龍鬼神厭惡。三十三者原先親近的善知識日漸遠離。三十四者酒醉便在長官面前舉止失態，因此受刑致死。三十五者死後當入泥犁地獄受報，銅汁入口，五臟焦爛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千萬年不能出。三十六者從地獄出離，投生為人則常愚癡。

註② 五道：五道指地獄道、餓鬼道、畜生道、人道及天道，另加阿修羅道則為六道。將阿修羅道歸於五道內有二義，一者除地獄道外，各道皆有阿修羅；二者阿修羅專指欲界忉利天的阿修羅。

註③ 賢劫：過去的大劫叫莊嚴劫，未來的大劫叫星宿劫，賢劫即現在的大劫，因此賢劫中，有一千尊佛出世，故稱為賢劫，又名善劫。

註④ 八難處：見佛聞法有障礙之八處。一、地獄，二、餓鬼，三、畜生，四、北俱盧洲，五、長壽天，六、瞽盲瘖啞，七、世智辨聰，八、佛前佛後。

卅五、因憍受苦

（出《佛說貧窮老公經》）

有一天，如來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中說法，會場聚集了上萬名菩薩、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，以及數不盡的天龍鬼神。他們恭敬圍繞著如來，一個個神情專注，陶醉在聆聽佛法的喜悅中。此時，有一位貧困的老翁拄著拐杖正要進入會場，他臉上掛著一對長長的白眉，耳朵高出頭頂，牙齒排列整齊有如貝殼，雙手垂過了膝蓋，幾乎是集所有難得一見的長壽莊嚴妙相於一身。守門人見了，忍不住打從心底讚歎，就要放行；可是當他再深入觀察，卻發現老翁衣不蔽體，氣息微弱，走起路來顛巍巍地，好像餓了許多天沒有進食，因此就改變主意，將他攔了下來。老翁心一急，忍不住大喊：「我這一生貧困潦倒，算算活到今天也已經兩百歲了，卻從來沒有吃飽穿暖過，我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不知道這樣痛苦地活著有什麼意義。十年前，我聽聞世尊以佛法度化眾生，已經有許多人得道解脫，因此我日日夜夜發願，要來到佛前，受佛度化。今天我大老遠來到這裡，你難道忍心違背我的心願，違背如來仁慈



度眾的美意嗎？」

這時場內的如來已經知道這件事，於是他問阿難：「你可曾見過宿昔惡業未消，卻同時具有長壽與莊嚴相好之人嗎？」阿難跪在地上，合掌回答如來：「世尊！這世間豈有惡業未盡之人，能得長壽相好？弟子從來沒有看過，還請世尊開示！」如來告訴阿難：「這樣的人眼前就有一個，現在正被守門人擋在門外，你去將他帶進來吧！」

老翁在阿難的引導之下，匍匐來到佛前，他抬頭望見仰慕已久的如來，忍不住喜極而泣。擦乾眼淚後，他至誠禮佛，合掌自道：「世尊！我這一生被貧苦飢寒所逼，幾度走投無路，想要尋死，可是卻怎樣也無法了結。好在我十年前聽聞您大慈大悲，四處度化苦難眾生，這個消息，終於給了我繼續活下去的勇氣。今天我好不容易來到這裡，卻被阻擋在佛門之外，我氣空力盡，前進也不是，回頭也不是，只怕死在這裡玷汙了聖地，加添罪業；徬徨無助間，有幸受到您的召見，當真是死而無憾了！現在我拖著這一口氣，只求您用無上的智慧為我解答，如何消除罪業，擺脫這難纏難解的痛苦。」

如來告訴老翁：「人的生死報應都是其來有自，現在就讓我為你解說吧！在過去生中，你是某一大國明慧王的太子，由於你身分尊貴，上有父王母后寵愛，下有萬千臣民景仰，因此造就了目中無人的個性。你時常欺侮百姓，瞧不起人，卻不知道供你食衣住行育樂的那些財富，都來自人民辛苦的納稅錢。長久以來，你不斷向人民課徵重稅，自己卻從來不知道布施的重要，更不會去體察民間疾苦。某天，一位名叫靜志的比丘遠道而來，向你募化一件法衣，想不到你存心戲弄，不但不給他法衣，還讓他在王宮裡苦苦等候，斷絕他的飲食。歷經了七天七夜以後，靜志比丘的生命有如風中殘燭，已經快要支撐不下去了，你看到這樣的情景，不但不即刻給予救援，反召來群眾圍觀，以此為樂。在你身旁有一位侍臣看不過去，冒著風險向你進諫：『太子請您住手吧！出家人的福德很大，凍之不寒，餓之不飢，他之所以來向您乞食，其實都是為了要讓您培植福報；就算您不願布施，也不應該這樣欺凌他。請您將他打發走，不要再為自己增添罪業了！』你聽到侍臣這樣說，忍不住狡辯：『哼！他算什麼人，敢在此詐稱自己有德？我只不過想試探他的能耐罷



了，才沒有要加害於他的意思。算了！趕快把他攆出去吧，省的我看了心煩！」

靜志比丘被驅逐出國後，拖著虛弱的身體走在路上，但還沒離開國境，就遇上一班飢腸轆轆的餓賊，想要將他殺來分食。他對餓賊們說：『我只是一個飢寒貧苦的出家人，自己也餓了七天七夜沒有進食，你們看看，我身上都已經瘦成皮包骨了，哪裡有肉可以供你們吃呢？你們就算殺了我，也無法填飽肚子的。』餓賊想了想，卻沒有打消殺人的念頭，他們說：『我們也已經餓了好多天了，這段日子只靠泥土果腹，簡直是食不下嚥，你瘦歸瘦，但滋味總是好過泥土的。』說完，就拿出利刃，準備將靜志比丘支解。

這件事傳入了你的耳裡，你突然良心發現，說服自己：『他來向我化緣，我不供養他衣物飲食也就算了，如今他因為被我驅逐出境，白白遭遇橫禍，如果因此遭到殺害，我真能對得起他，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？』想到這裡，你毫不猶豫就跨上馬背，趕往搭救，幸好，就在千鈞一髮之際，將靜志比丘從餓賊的刀下解救出來。當時的靜志比丘，就是

今日的彌勒菩薩；而你，當然就是那位驕傲的太子了。你這一世受貧窮的惡報，是因為你在過去生中貪吝不知布施；而你之所以得到長壽的善報，則是因為你即時解救了靜志比丘的結果。」

老翁聽完，向如來懺悔道：「過去所發生的事已經無法改變，我只能從今日起改過自新，願世尊憐憫我、接納我，讓我這殘病無用的老人，出家成為比丘，今後生生世世都能隨侍在佛旁，聞受法益。」佛陀應允了老翁的請求，隨即，老翁的形體竟在眾人面前發生劇變，蒼蒼白髮化為烏黑茂密，羸弱的身子變得剛強健壯，模糊不清的感官也瞬間清楚敏銳，更當場證得了無上智慧，修成三昧^①。

如來為他唱出一偈：「汝昔為太子，不知仁義方。驕貴常恣肆，侍為皇太子。自謂無罪過，現福可常保；不識因緣法，而今受其殃。受罪又蒙福，得見如來前；脫卻宿生罪，如病忽得癒。永拔慳貪毒，雙修福慧全；壽元超萬劫，永侍法王邊。」老翁比丘聽完以後，歡喜踴躍，向如來虔敬作禮。

說法完畢，如來轉身告訴阿難：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誦讀此經，當



在將來賢劫遇千佛出世。若能廣為流傳此經，令後世宣傳者，未來彌勒佛出世時，皆當得佛授記。如來金口宣說之法，是世間最真實不虛的道理，你們要謹記在心。」所有與會大眾聽佛所說，皆歡喜受持，作禮而退。

註① 三昧：又名三摩地、三摩提，住心定於一處，沒有絲毫雜念的境界。

卅六、轉女為男

（出《佛說轉女身經》）

有一天，如來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說法，此時會中有一位無垢光菩薩，奉了無垢稱王如來的法旨，遠從東南方三十六億佛土外的淨住世界來到閻浮提，供養釋迦如來，聽聞教法，廣度有緣眾生。在此會中，無垢光菩薩變化女子身，以她滔滔無礙的辯才剖析道要，饒益多眾。無垢光女菩薩向如來發問：「請問世尊，要修習何種善業，才能夠脫離女子身，速成男子？惟願世尊，為我詳細解答。」如來為了利益成就眾生，就告訴無垢光菩薩：「有無數法門足以令一切女子脫離惡業束縛，回復本來清淨自在的面目。」

如來繼續說道：「女子修習一法，可以轉女為男，這一法是什麼？就是以深心求菩提道，脫離一切煩惱，力求正覺，不再迷妄顛倒。為什麼修此一法就可以轉女為男？因為發菩提心時，此心就是高尚的大善人心、大丈夫心、大覺悟心。是能永離小乘狹隘之心，能破外道邪說之心，是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中最尊貴之心，是能破除一切煩惱的清淨心。」



如果有女子能於發菩提心時擺脫一切煩惱束縛，可以永離女身，轉為男子。若能以所有善根善念回向無上菩提，也可種下轉女為男的種子。再來，女子修習二法，可以轉女為男，這二法是什麼？一是除去貢高我慢，二是不欺騙、不迷惑。若能以此善根善念回向無上菩提，也可種下轉女為男的種子。再來，女子修習三法，可以轉女為男，這三法是什麼？一是身業清淨，戒除殺生、偷盜、邪淫三種惡業；二是口業清淨，遠離兩舌、惡口、妄言、綺語四種口過；三是意業清淨，斷除貪恚、邪見、愚癡三毒。若能以此善根善念回向無上菩提，也可種下轉女為男的種子。再來，女子修習四法，可以轉女為男，這四法是什麼？一是不加害，二是不憤怒，三是不隨逐貪瞋癡等煩惱，四是忍辱。若能以此善根善念回向無上菩提，也可種下轉女為男的種子。再來，女子修習五法，可以轉女為男，這五法是什麼？一是樂於聽受善法，二是尊重正法，三是娛樂時不違背正法，四是尊敬說法者如尊敬師長，五是依教奉行。若能以此善根善念回向無上菩提，也可種下轉女為男的種子。再來，女子修習六法，可以轉女為男，這六法是什麼？一是常念佛，誓願成佛；二

是常念法，以弘揚佛法為己任；三是常念僧，尊重一切僧侶；四是常念戒，勉勵修持；五是常念施，捨棄一切煩惱垢穢；六是常念天，誓求澈照一切圓明佛智。若能以此善根善念回向無上菩提，也可種下轉女為男的種子。再來，女子修習七法，可以轉女為男，這七法是什麼？一是對佛生起無上堅固信心，二是對法生起無上堅固信心，三是對僧生起無上堅固信心，四是專一奉佛，五是能捨能施，言出必行，六是正直不惡口，七是舉止謹慎，威儀有則。若能以此善根善念回向無上菩提，也可種下轉女為男的種子。再來，女子修習八法，可以轉女為男，這八法是什麼？一是不偏愛自己的兒子，二是不偏愛自己的女兒，三是不依賴自己的丈夫，四是不著迷於衣服飾物，五是不貪愛花飾塗香，六是不為口腹之慾而濫殺物命，七是對於已布施之物，不存掛念、難捨之情，八是離惡行、斷煩惱，心中常懷慚愧。若能以此善根善念回向無上菩提，也可種下轉女為男的種子。再來，女子修習九法，可以轉女為男，這九法是什麼？若有人來侵惱我，我於過去不生惱，現在不生惱，將來不生惱；面對所愛之人，我於過去不生惱，現在不生惱，將來不生惱；面對



所憎恨之人，我也於過去不生惱，現在不生惱，將來不生惱。若能以此善根善念回向無上菩提，也可種下轉女為男的種子。再來，女子修習十法，可以轉女為男，這十法是什麼？一是不自大，二是不驕慢，三是尊敬師長，四是實話實說，五是不瞋恚，六是不粗口，七是不剛強難教化，八是不貪，九是不兇暴，十是舉止不輕浮。若能以此善根善念回向無上菩提，也可種下轉女為男的種子。」

「再來，善女人，仔細聽我說！如果有女子能打從心底反省身為女人的一切罪過，並且對自身感到厭惡，如此，也可以迅速轉女為男。所謂女子的罪過，除了貪瞋癡三毒，以及一切比男子更重的雜染習氣之外，還包含了身上的膿血屎尿與無數小蟲，由於背負著這些苦難愁惱，女子的煩惱較男子來得重，所以更應該要息心靜氣。各位善女人如果有好好觀察過自己的身體，就會知道，這副軀殼裝滿了各種惡臭不淨的東西，就好像是荒廢的村落，也好比是遭到戰火肆虐的空城，一點兒也不值得留戀貪愛，所以妳們應該對這副臭皮囊生厭離心。再者，身為女人，打從出生以來，這副身體就像奴婢一樣，萬事由不得自己做主，永

遠要為男女情愛、飲食衣著、家業瑣事等煩惱所羈絆；要是懷了身孕，不但要受九月懷胎之苦，生產時更是痛不欲生，性命也差點兒保不住，因此，妳們應該對這副臭皮囊生厭離心。縱使是投生在富家王室，只要身為女性，就得要揹負在家從父，出嫁從夫，夫死從子的禮教束縛，永遠做不得自己的主人。倘若不幸些，遇上了兇惡的夫婿，每天暴力相向，惡言辱罵，那更是有苦說不得。因此，妳們應該對這副臭皮囊生厭離心。再來，女子的一生，就好像蛇鼠一樣，時常都只能守在家中，沒日沒夜地洗衣煮飯、紡織縫紉、煮茶煎藥、舂米磨粉，然而就算對於家庭、子女盡心盡力付出再多，對於飲食、衣服種種日常所需的用品，女子還是不能自作主張。因此，妳們應該對這副臭皮囊生厭離心，思考如何脫離這種罪苦。妳們應當將我今天所開示的教法散播出去，讓世間所有女子皆能依教奉行，永脫生死輪迴之苦海。妳們應當要立即發下轉女成男的大誓願，在佛法的沐化下遠離五欲六塵，精進修行，不再貪求香花染料、飾品珠寶、衣服美食、歌舞遊樂等種種虛幻不實的境界。妳們應當要靜下心來仔細想像，自己與家人活在這個世上，就好比是木偶



遭受擺布，一個念頭一個動作都由不得自己作主，各種境遇緣聚而生，緣散則滅，一切無常。再觀這個短暫虛偽的血肉之軀，乃是由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成，裡頭充滿各種不淨的穢物，容易腐朽壞滅，保得一時，難保一世。這一個身子從來不屬於妳自己，起先由父母身上的精血交合而成，終其一生，都必須受到宿業的奴役糾纏，直到命終還歸一抔黃土，再由野獸、蟲蟻爭相食啖，化作一堆白骨，經歷日晒雨淋，無人收埋。這一個身子是所有苦難煩惱的集合，時常為病魔所侵擾，遭受風寒濕熱等外在環境的摧殘，只能藉由醫藥與飲食保得一時半刻的寧靜。這一個身子貪得無厭，對於飲食不知飽足。這一個身子聚散無常，必須經歷生老病死種種磨難。所以身為女人，應當要依照以上所示反覆觀察自身，先對自身感到厭惡、離棄，再來修行善法，願自己轉女為男。各位在修善行時，如果手邊有尚未用過的飲食花果，應該先以至誠心供養諸佛菩薩，天龍鬼神，一切賢聖以及父母師長，並於供養時虔誠祝願：

『我今日以新鮮花果飲食供養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，供養十方遍虛空一切護法神及一切賢聖，以及父母師長。願我遠離垢穢女人之身，轉得

新好男子之身。』最後，才輪到自己食用。」

當如來說法圓滿時，會中五百位比丘尼皆發無上正等正覺心，她們異口同聲地說：「我等願回向所有善根善行，速離女身，轉成男子。」會中有七十五位在家婦女，因為聽聞了此法，心開意解，歡喜無量，立刻將身上的珠寶飾物一一解下，撒落到如來面前，此時如來化現神力，將撒出的瓔珞珠寶紛紛聚集在自身頭頂上方，化作七十五座莊嚴四柱寶台。寶台上裝飾滿各種金、銀、琉璃、水晶、珊瑚等珍寶，台中各有一座，座中有如來安坐其上，前後更有無數比丘比丘尼及菩薩眾圍繞。這七十五位在家婦女見到這樣的神變，更加歡喜踴躍，她們上前頂禮佛足，向右繞佛三周，恭敬地啟白如來：「世尊，我等願集合所有善根，同發無上正等正覺之心，回向無上菩提，脫離此罪惡女身。世尊大慈大悲，為眾生廣說女人惡業，言無不實；我等今後誓當勤修方便，遠離諸惡過，畢生奉持五戒，淨修梵行，並以此善根善業，回向一切有情眾生，願世間一切有情悉皆得度成佛。」

舍利弗尊者聞言，告訴七十五位在家婦女：「各位能作如此決定無



畏之誓言，實屬難得，但是妳們的丈夫能否同意妳們拋卻家庭子女，淨修梵行呢？」這七十五位婦女同時回答：「舍利弗尊者！我們若是回家問自己的丈夫，我的前世在哪裡，來生又將落在何處，他是絕對回答不出來的。可是同樣的問題拿來請教如來，他卻可以為我等分別述說，所以如來就像是我們的父母，我們的老師，我們的福田，我們的法王，是我們最尊崇的聖者，更是我們決定歸依的對象。因此我們決定從佛學道，是不需過問丈夫的。從今以後，我們跟從如來勤修方便，除去貪欲瞋恚愚癡等種種煩惱結縛，我們這一身，就再也不屬於他人所有。因為我們發下大菩提心的同時，便成就了一顆大丈夫心，再也不被女子的煩惱垢穢所障蔽。舍利弗尊者！我們現在只知道大菩提心、大丈夫心，家中那位阻礙我進修，奪去我身命自由的人，我對於他已不再做丈夫想。我們現在一意淨修梵行、行菩薩道，誓行無悔，更無所畏懼！」舍利弗尊者又鄭重對她們說：「望諸位此後精進修行，早日脫離女人身，因為女子之身，終究不能得道成佛。」七十五位婦女又說：「感謝舍利弗尊者教誨！我們今後決計不會再起女子煩惱。」說完，她們再次頂禮佛

足，伏跪在地說：「世尊！請您做見證，若我們不能轉女身成男子，就一直在此地長跪不起！」如來告訴她們：「各位！我曾經說過，若有女子能成就男子勇猛之行，依我所示十六清淨法修行，就能隨心所願，無往不利。這十六法分別是：第一，戒清淨；第二，心清淨；第三，空清淨；第四，離欲清淨；第五，離相清淨；第六，無為清淨；第七，了知身業如影；第八，了知口業如響；第九，了知意業如幻；第十，了知緣起註①法；十一，遠離二邊註②見；十二，如實了知因緣法；十三，觀一切法如幻；十四，知一切法如夢；十五，知一切法如焰，焚滅一切障；十六，誓求無上佛果。」

當如來解說此十六種清淨法時，大地隱隱發出六種震動，憑藉著如來神力，那七十五位在家婦女的丈夫們，也同時來到佛前。他們看見自己的妻子恭敬伏跪在佛前，忍不住好奇發問：「舍利弗尊者！我們的妻子為什麼頂禮佛足，不願起身呢？」舍利弗告訴他們：「這幾位女居士聽聞如來所說轉女成男的妙法，同時開悟，當場發下大菩提心，在佛前誓願從今以後奉持五戒，淨修梵行，若是不能轉女成男，就要在此地長



跪不起。你們諸位是否應該要適時放手，讓她們無所罣礙地親近佛法，離欲修道呢？」七十五位在家居士聞言，同時回答：「我等都願聽從尊者的意思，讓她們從佛出家，精勤修道。尊者舍利弗！我等見此情景，心中歡喜無量，也欲從佛學道，願如來先度我等七十五人，再度我們的妻子！」如來聽了，就告訴他們：「你們可以在我的法中隨意出家。」說完，七十五位居士鬚髮自落，旋即成為比丘，而跪在地上的七十五位在家婦女，也憑著自己的善根與如來神力，當場脫離女身，轉變為男子。他們承佛威神力，同時升到七顆多羅樹註③高的半空中，唱出一偈：「諸法都如幻，只從分別生。本無男女相，何來色與名？幻師以幻術，在四衢道註④中，幻成男女像，無端起兵戎。空惹諸煩惱，一切非真實。今悟諸塵勞，無異於幻術，如人於夢中，造作種種業；覺來都成空，事本虛如幻，只因執我見，不能破三科註⑤。事無真實體，但從顛倒生。譬如水中月，可見不可捉。法性同水月，其實無去來。亦如火焰燃，現有動搖相。或見此河池，而無有真實。諸法皆如炎，其性無所有，但從顛倒生，畢竟無有我。我本非女身，只因顛倒生，勤修清淨法，宿罪頓

然免。知空不著空，不應分別生，立於現法中，身證無罣礙。是佛境界力，復從宿福生；亦修現前法，得離女人身。若有諸女人，決欲成男子，當發菩提心，轉眼脫諸苦。」

最後，無垢光菩薩、他方國土諸菩薩與來此集會的一切天人阿修羅等，聞佛所說轉女身經，皆大歡喜，誓願奉行，虔心作禮而退。

註① 緣起：世間上的萬事萬物（一切有為法），既非憑空而有，也不能單獨存在，必須依靠種種因緣條件和合才能成立，一旦組成的因緣散失，事物本身也就歸於烏有，這種說明「諸法因緣生，諸法因緣滅」的因果定律，稱為「緣起」。

註② 二邊：有邊和無邊。邊是邊際的意思。世間一切的事物，必假眾緣和合而生，無有自性，雖無自性，但不能說是無，是名有邊；又世間一切的事物，即假眾緣和合而生，原無自性，無自性，則一切法皆空，不能說是有，是名無邊。

註③ 多羅樹：又譯作岸樹，高竦樹。樹形如棕櫚，極高者七八十尺，果實成熟則



轉為赤紅色，如大石榴，可食用，東印度界其樹最多。

註④ 四衢道：指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諦。

註⑤ 三科：一切諸法分為蘊、處、界三類，稱為三科。包含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五蘊；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十二處；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、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，十八界。

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
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

願以此功德
消除宿現業
增長諸福慧
圓成勝善根
所有刀兵劫
及與饑饉等
悉皆盡滅除
人各習禮讓
讀誦受持人
輾轉流通者
現眷咸安樂
先亡獲超昇
風雨常調順
人民悉康寧
法界諸含識
同證無上道

佛曆二五五九年／西元二〇一五年十二月

恭印：一〇〇〇本

流水號：13724
書號：Ch660-27

淺說談因（佛經故事集）

發行人：簡豐文

出版者：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

地址：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

網址：<http://www.budaedu.org>

E-mail：budaedu@budaedu.org

電話：(011) 3395-1198 傳真：(011) 3391-1341-15

劃撥戶名：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郵局劃撥帳號：〇七六九九七九

銀行名稱：台灣銀行城中分行（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）

銀行帳號：〇四五〇〇四五九七五〇三

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：

(一) 親臨本會三樓講堂。(二) 利用傳真：(02) 23965959

(三) 撥打電話：(02) 23951198 分機：11 / 12

(四) 網址：<http://www.budaedu.org/books/>。(五) 寫信指定：本會法寶流通股。

為提高服務效率，請您嚴謹考量，慎選所需經書；儘量少用電話，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，並請詳寫經書名稱、冊數及收件人姓名、地址、電話、郵遞區號，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；若大量申請，請註明用途，且避免姓名、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。

◎本會經書，歡迎翻印（請勿增刪），贈送流通，功德無量。

◎本會交通——

※捷運：善導寺站5號出口，至杭州南路右轉，過兩個紅綠燈。

※公車站牌：審計部站→212、299、232、205、276、605、257、262

台北商業技術學院→253、297、237 仁愛路二段→253、297 開南商工→208

仁愛路、杭州南路（紹興街）口→630、270、263、245、621、651、37、261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八九號



